

陳
北
橫
斷
面

周而復著

周而復著

東北橫斷面

今日出版社即行

著者周而復

出版者今日出版社

▲有版權▼

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二月出版



林彪將軍



周保中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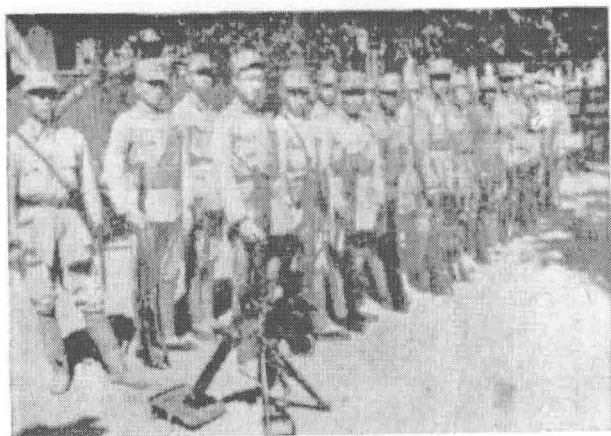
彭真將軍

呂正操將軍



李立三將軍





美械裝備的一部份民主聯軍戰士



俘獲美械之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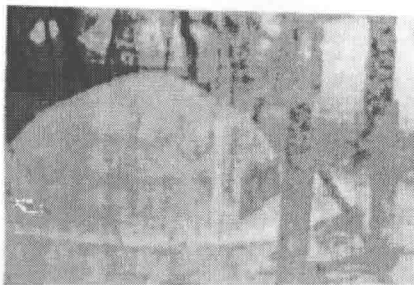


民主聯軍一戰士

李兆麟將軍被反動派暗殺後
之遺體旁立者為馮仲雲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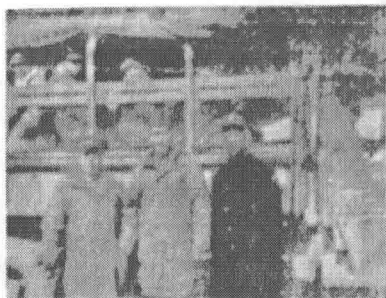


李兆麟將軍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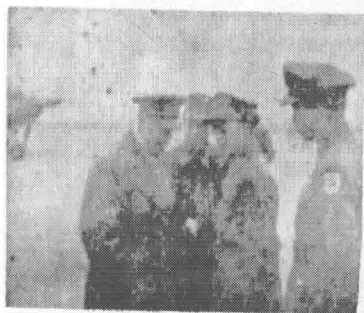


為紀念李兆麟將軍以哈爾
濱道里公園改為兆麟公園





二十八小組三方面代表。
中爲克理上校，右爲耿威
少將，左爲王照堃中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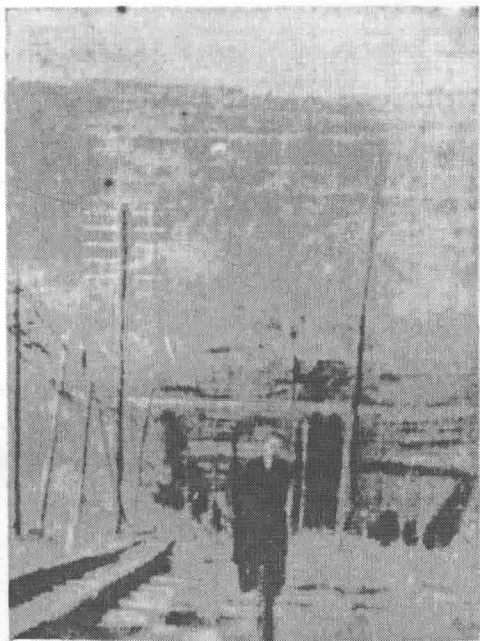


吉倫抵滬與熊式輝面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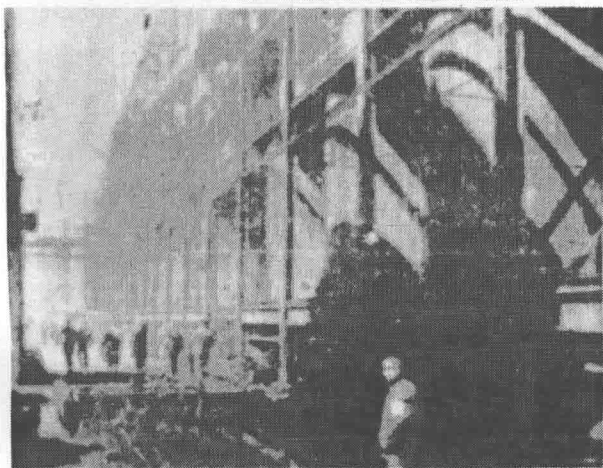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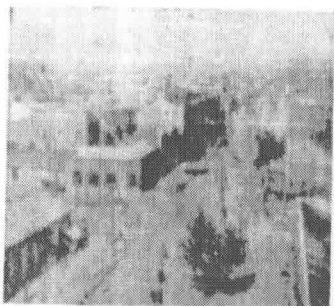
羅瑞卿中將

撫順
露天煤礦



撫順
煉油工廠





牡丹江鳥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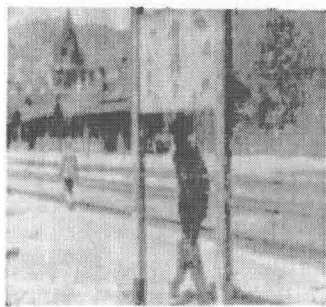


綏甯省主席張靜之(右)
牡丹江市長褚志遠(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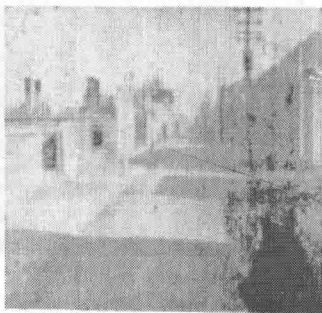
合江省行政委員會



從左至右
張伯言 行政委員
朴龍丹 行政委員
景吉臣 建設廳長
李延緣 省主席
董仙橋 委員兼市長
馬仲財 財政廳長
于少軒 行政委員



中東路上(橫道河子)



悽涼的銀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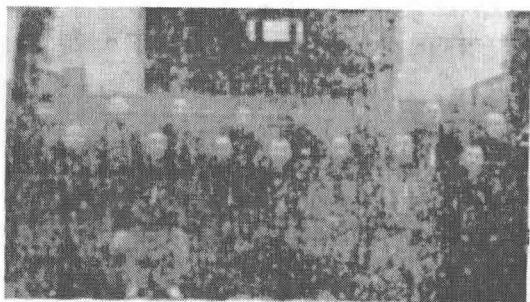
人民稱爲五千年來第一次的安東省參議會開幕

張學詩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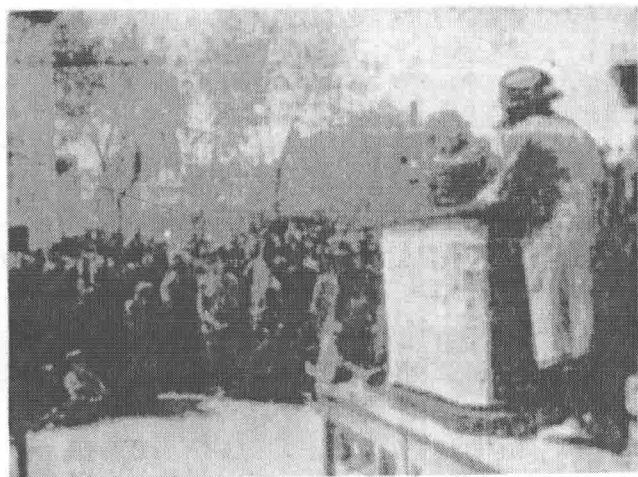


高崇民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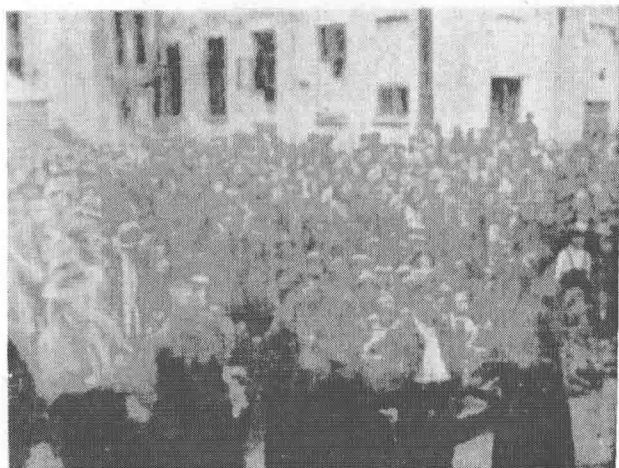
安東省參議會駐會
委員及行政委員



第一排	蔡貢之 張樂民	潘宗海 李金聲	陳先舟 士奉璋	高崇民
第二排	王明德 吳其思	戚景龍 孫己泰	徐允泉 楊竹坡	劉瀾波 李錫三



哈爾濱清算趙一拂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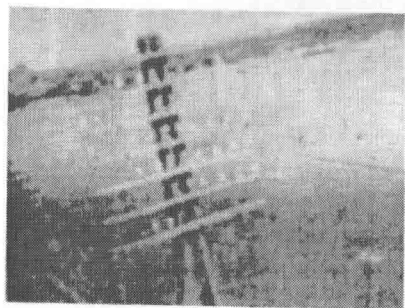
參與清算趙一拂大會羣衆之一部



黑龍江人民分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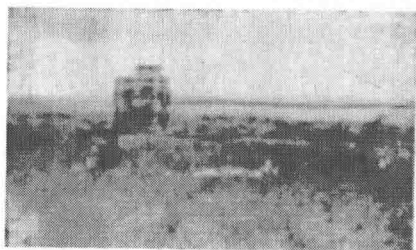
北安省副主席
楊英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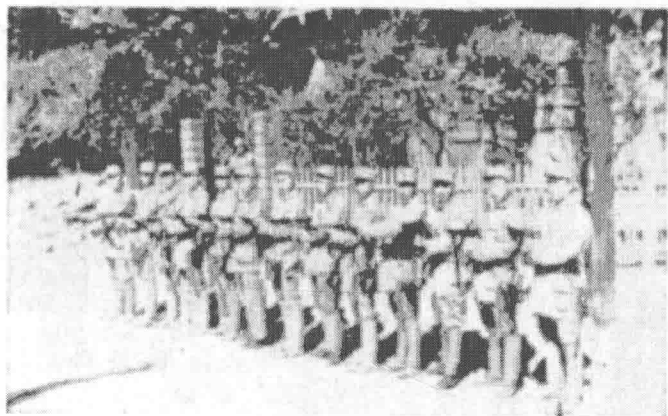
嫩江



車向忱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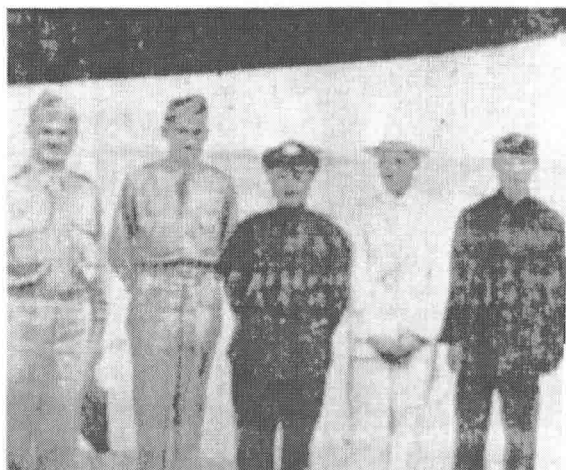
嫩江側面



林彪將軍的警衛班全部美械裝備



哈市人民代表在機場佇候歡迎執行小組



飛機翼下呂正操李立三饒漱石三將軍與抵哈小組
美方代表杜特洛及克理兩上校合影（自右至左）



林彪將軍與杜特洛晤談東北和平問題

目次

一、執行小組初到瀋陽	一
冷遇
記一個飯店掌櫃的談話
街上
從北大替想起
二、開原四日	九
唐吉訶德式的旅行
一個奇怪的地方
開原城觀光
航行的船遭遇到暗礁
三、吉倫泰德純陳士渠三將軍來瀋	一九
忙里偷閒遊北陵

訪三將軍

四、撫順——煤的都城 二五

五、進入解放區 三一

六、農村的早晨 三七

七、本溪湖的鐵山和遠東第一大煤礦 四三

八、張學詩將軍 四九

九、站在鴨綠江邊的安東 五五

安奉線上

夜訪劉瀾波副主席

過去爲舊世界的奴隸

現在是新社會的主人

十、一齣喜劇的演出 七一

——

第一幕：交流

第二幕：計劃

第三幕：暴動

十一、長春三題……………八一

兩個長春

周保中將軍二三事

反對內戰的國民黨軍官們

十二、四平街之役……………九五

歷史的奇蹟

南郊前線地堡羣

優異的射擊手

「把我的屍體堵在頑軍前進的路口」

這是羣衆的戰爭

火線下插曲

他們放下了武器

揮淚撤四平

十三、哈爾濱解放前後……………一〇七

血寫的詩篇

荒淫與無恥

莊嚴的工作

十四、穿過小盪安嶺 一一七

十五、佳木斯商人 一二三

十六、牡丹江——一個新興的流長城市 一二七

這個城的小傳

朝鮮英雄談東北朝鮮人

十七、豐鏡的黑龍江 一三三

十八、齊齊哈爾紀事 一三九

十九、蒙漢人民握手 一四三

二十、與林彪將軍談東北形勢 一四九

二十一、和平使者來去 一五五

一 執行小組初到瀋陽

冷 遇

三月三十一日中午我正在南河沿翠明莊飯廳吃飯，中共方面新聞發佈組李匯川先生遞給我兩張英文條子，叫我在上面簽字，一張大意是：此行如有意外，執行部概不負責，這是上飛機以前的例行公事。另外一張則是此次特有的，指定記者活動限於軍事調處區域，除國共地區外，蘇軍駐地不去。（當時蘇軍尚未撤退）。東北派遣執行小組，明天終於要成爲事實了。記得馬歇爾元帥三月一日和張治中周恩來兩位將軍到北平時，我曾問馬帥，東北執行小組何時可派，他沉思地點頭說：「已在考慮中。」距離今天恰巧一月。中國的事真是迂迴曲折，困難重重。即使全國人民一致希望派小組停戰的事，也還是延遲而又延遲。

執行部美方代表白魯德少將已先去瀋陽佈置，記者羣是四月一日晨七時在六國飯店集合，中外記者共十二人；大公報徐盈，中央社趙效章，華北日報趙效沂，益世報郝郁如，中宣部攝影師陳民魂，新華日報新華社是劉白羽和魯明。外記者合衆社派克(Reynolds Packard)，美聯社墨斯特松(Thomas Mesterson)，國際新聞社女記者班納(Charlotte G. Bener)，芝加哥新聞報魏勒(George Weller)。

十二人中，除派克外，都是初去東北，派克這位喝了過量啤酒肚子因而膨脹起來的大胖子，伸出三個手指對我說：他曾三去瀋陽。

十時半自西郊起飛，十二時四十分便到達瀋陽上空。天氣有點陰沉，大地上彷彿澆過了一遍水似的，濕潤潤的，有點發光。瀋陽到了，一聽到這話，大家便聚精會神歪過頭去，注視躺在地上的那個城市，這城不小，烟囪尤其多，號稱二百萬人口，從上面看，街上的人并不多，稀疏得很。

飛機着地，我們下去，有瀋陽警備司令部少校科長呂先生來檢查，戒備森嚴，把我們圍了起來，走一步，後面便有位士兵跟着。政府方面記者禮效沂先生去說明這是政府帶來的中外記者，才算放行。到了會客室，却足足等了兩小時，才進到城裏。在瀋陽新車站附近的中蘇聯誼社，臨時做了執行小組的招待所。迎面一條馬路，兩頭紮起高大的綠松枝牌坊，上書「世界和平」四個大字，牌樓下面各有衛兵數名，進去以後，才知道行動不大方便：這條路已經斷絕行人，出入須有通行證，否則不行，並且還要在中蘇聯誼社門口登記，幾時幾分出去，去何家，何時歸，麻煩之至。記者對這點的確感到頭痛。後來向負責招待的人要通行證，却始終不給。這樣來招待客人，的確不是聰明辦法。

到瀋的中外記者，現在已達四十名左右，有些爲了業務上競爭，聽到一點消息，即連忙發出，往往以訛傳訛，離事實真象甚遠。其中更有少數人混水摸魚，有意亂發消息，把東北情況弄得令人如墜五里霧中，不明真象。即拿四平街一事來說，有的說已爲國民黨佔領了，有的說已經看見了，有的說距離不遠了；實際上，相距甚遠，五十天以後，才真正到了國民黨手裏。

國民黨方面，對執行小組到東北，事先佈置頗爲周密，這不僅是在招待方面，宣傳上也用了一些苦心。早數日，當地一位高級長官，招待記者，希望記者以後稱民主聯軍爲土匪，許多記者默默不以

爲然，有位記者直率地提出了異議和保留的態度。鬧得有點不歡而散。但馬路上的標語是統一了的，到處可以看到「消滅「土匪」接收主權！」「剿「匪」安民！」……

四月二日中共代表從北平坐政府飛機到瀋陽，被扣三小時，勒令坐原機回去，經過美軍交涉，才算放行，這不是無因的。東北政府當局，對執行小組到來，甚爲冷淡，有種莫可奈何之感：「要來，你就來吧。」三方面人來了，小組却遲遲不派。而每逢禮拜二四六，必有晚會招待小組人員，彷彿小組的工作并不是調處停戰。

我們去瀋陽警備司令部訪問彭肇生司令時，他的口吻頗爲堅決，對自己武力信心很高，用武力接收各處，以爲毫無問題。瀋陽戰爭空氣是很濃的，并不曾因執行小組來而有一點點沖淡。

記一個飯店掌櫃的談話

但老百姓忍受不下去了。

一天中午，我和白羽兄到小北門一家小飯館吃飯，老闆給我訴說傷心的往事：日本人統制這塊土地的時候，一切的物資都統制起來，然後才由他配給。大米白麵是軍糧，老百姓是沒有福氣吃的，飯店裏賣的麵，配給的全是粗黑麵，瀋陽市上就看不見一點白麵。隔壁洋貨舖子掌櫃的，一天偷偷吃了一頓大米飯，幾乎送掉了命。那天經濟警察到他的店裏來，向學徒的：

「你們今天吃什麼飯？」

「高粱米飯。」

「掌櫃的呢？」

學徒一時答不下來，他知道說掌櫃吃大米飯，是會受罰的，頓了一下，說：「也是高粱米飯。」善於觀察氣色的警察當然不相信，把掌櫃叫來，強迫灌下去四大盞涼水，肚子立時膨脹起來，像一個大鼓。然後把他倒吊起來，掌櫃哇哇直嘔，水裏有沒有消化的大米粒。好，吃大米飯，按照僑滿的法律，是國事犯。警察把掌櫃帶走了，罰了一千元，坐了三個月的牢，才算保下了這條命。

另外，有一件和這類似的事件。春日町一家商店的孩子給日本汽車壓死了，肚子裂開，腸子露在外邊，有的腸子破了，警察來檢查，一看見腸子那兒有沒有消化掉的大米，集中了他的注意力，像發現什麼奇跡似的，嚴厲地問：

「誰是這個小孩子的父親，呃，吃大米，哼，國事犯，把他父親帶走。」

一個小孩子的生死，顯然對他沒有什麼興趣。死者的父親嚇得不敢出來承認，眼看着那輛壓死自己兒子的敵人汽車揚長而去，事後才敢偷偷摸摸地把他埋掉。

十四年來，我們東北的兄弟姊妹是過着怎樣的日子啊？誰叫他們這樣的？那些握軍政大權的先生們，能不內心有愧嗎？那時候，對敵人步步退讓，雙手奉送了大好河山，對內則相煎日急，十年的痛苦經驗，才換來團結和抗戰。現在又在開倒車，要向老路子走下去嗎？

那個小飯店的掌櫃給我們越談越親近，他坦率地說：「你老知道，四平街那邊也是咱們中國隊伍，有些就是過去的義勇軍哩，他們打了十四年的小鼻子，（東北人稱日本人爲小鼻子。）怎麼現在中央軍又和他們幹起來呢？」

這個問題，連我也實在回答不出來。接着他問：「聽說執行小組，美國人都來了，你老看，會不會和？」

「會和的，應該和的……」我本來還想告訴他有些將軍們相信自己的武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和之前會大打一下的，等他明白他的武力不足以解決任何問題，也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時，才會和下來，但是我怕傷害他的希望，隱瞞了他，沒說下去。

「再打下去，咱們做老百姓可吃不住了，糧食越來越貴，我今兒個早上出去買米就不容易了。兵荒馬亂地，買賣也沒法做。當十四年的牛馬，巴望中國軍隊過來，只想圖個平安日子過，自己人實在不能打了。……」

付了飯錢出來，我咀嚼他剛才所說的話，心情沉重起來。我想像不出國民黨軍隊的士兵，是在怎樣一種情緒下向民主聯軍進攻？

街上

跳上一輛馬車迎面吹來一陣風沙，打斷了我的思路。風沙過後，空氣依然是混濁濁的。在中國，我沒看見過像瀋陽這樣骯髒的城市，重慶的骯髒和垃圾堆是出名的，但她究竟還有精神堡壘，民族路，中一路等一帶比較清潔的馬路。瀋陽則不然，即連著名的浪速通、春日町、青葉町、千代田通，也還是灰塵遍地，馬糞成堆，污水似渠，瀋陽市市長董文琦先生對我說：現在已比較乾淨了。從前全城有四萬萬立方尺的垃圾，他來後，經過十天努力，以每天三十元的代價，雇日本人打掃，化了一百一十多萬元，才算有今日的面貌。我很難想出從前馬路上是一個什麼樣子。現在到處還可以看到大堆垃圾，岸然獨處，無人過問。

與馬路成一個顯著陪襯的是一些大建築物門口的封條，橫一條豎一條，顯得這個城市的行政如

封條一般的凌亂，很多人在搶接收敵偽物資，省政府封了，市政府也封，保安司令部也封……前門貼封條忙，後門則是搬運物資忙，有的門檻更精，牆上打洞，神不知鬼不覺東西便已搬走，搬走之後，以最低價錢賣出，當時市價千元一桶的顏料，五十塊錢就賣掉了，這些錢就上了私人腰包。據一位熟習本市情形的官方記者說：全瀋陽接收人員沒有一個人是乾淨的，只有那位工程師市長，董文琦先生是比較清廉的。

接收人員搬運之餘，當地老百姓也從中弄了一下：一種是窮苦的，拿去換點錢糊口；一種是報復，敵人投降後，發洩心中十四年的仇恨，把敵人房子拆掉，把物資毀壞！東北人民對敵偽的仇恨是很深的。

在春日町鬧市上，這一帶是日本人的市場，馬路兩邊全是日本人的地攤，熙熙攘攘，磨肩擦背，四周拋過來一連串的清脆的日語叫賣聲，什麼什麼「テスカ」，什麼什麼「テスカ」。就在這喧囂聲中，我遠遠看見一個中年婦，蓬頭垢面，雙眼發直，衣服破爛，披一片掛一片，手裏拿着一根竹子拐杖一步步邁來，右腿邁上一步，要停頓一會，左腿才能勉強跟上來。她是個殘廢了的女人。在人羣中傲然獨步，看見一個戴軍帽，穿着不整齊的軍服的日本人，她走過去，提起棍子來向這人當頭一棒，然後自言自語地說：

「就是你們小鼻子，把我害得好苦。……」

然後她揚長而去，被打的，低着頭，默默走去。

這，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從北大營想起

四月六日，向招待處借了一輛吉普車，我們一行記者到北大營去。

北大營在瀋陽舊城北面，一片廣場，荒草叢生，偶爾才看到三兩行人，有一種寂寞之感。在廣場中，突兀地豎起一座水門汀的四方塔，足有二十來丈高。這是五六年前，在這塊發源侵略的土地上，建起的一座紀念塔，到今天還岸然站在北郊，俯視着瀋陽城。我們打開鋼門進去，一層層往上爬，走到頂上已經氣喘的人行，大風撲面吹來，呼呼地響，大家給風吹得有點站不住。在塔頂上，整個瀋陽市在望：正面是一條雙軌的中長路，循着中長路望過去，快到市中心，便把瀋陽市分爲東西兩半，東面是繁華的市街，西邊，——即普通所謂「鐵西」，是重工業區，那兒一眼望不盡的是高人雲霄的煙囪和一字長蛇陣似的輸送電流的高架電線桿。

東面是真正的所謂北大營，那兒一躍營房，空着，沒有人住。北面不遠，有無數高房突起，是一八兵工廠。我們下來，踏着塔旁鬆軟的泥土，感到一種親切和憐慰。

這個塔，敵人是做爲侵略者勝利的紀念塔，是我們恥辱的烙印。現在雖然勝利了，但對着這塔應該警惕起來。如果國內再不和平團結，建設一個民主的強國，那東方海盜再起時，仍然是我們一個心腹大患。君不見許多日本人離開滿洲時，說：

「滿洲，二十年後，再見！」

等我們到九一八兵工廠，我更覺得我們應該警惕起來，和平團結。坐吉普進了九一八兵工廠大門，到內部工人宿舍去的時候，還開了十多分鐘。

這是一個四十里方圓的大兵工廠，敵人把瀋陽兵工廠好的機器都搬來了，另外又從德國美國買了一些機器，預備用四十年悠長的時間來建築他，現在才開工五六年，已粗具規模，一般的重武器如大砲坦克飛機都可以造了。

工人全部是日本人，上上下下工作人員沒有一個中國人，到現在還有一萬多日本工人在那兒住着，並且還保持有八千多條槍未繳械，廠內有不少機器，已給日本工人和技師暗中搬出，埋藏起來了。

敵人是怎樣處心積慮來侵略和滅亡中國啊！

回到中蘇聯誼社，聽說要換的四個執行小組組長已到瀋陽，估計明天可能出發，大家都緊張起來，準備行裝。

國共美三方中心小組組長更忙，他們在美軍小組的住處：萬福麟公館，從晚上十點鐘開始開會，直開到第二天上午十一時，連續開了十三小時的會，打破了執行部成立以來未有的會議時記錄。時間雖長，經過一番商談，總算決定先派兩個小組出去：一組到撫順本溪，一組到開原四平。記者方面，到開原的是派克，墨斯特松，徐盈，陳民魂和我。

確定明天上午從萬福麟公館出發。

二 開原四日

唐吉訶德式的旅行

四月八日早晨，我和徐益兄到三經路附近的萬福麟公館，美方代表行李都收拾停當，一個一個草綠色旅行袋和帆布的航空箱，堆在院落裏，美方人員在向汽車上搬運。

二十九小組人先到齊，他們走了。二十八小組政府方面組長是王照堃中將，中共是耿飈少將，美方是克理上校(Frank J. Calley)，這兩個小組出校的主要任務爲：調查國共雙方的軍事部署，位置，兵力，作爲調處停戰的準備。

門口一字排開大小六輛汽車，第一輛吉普，上插一面美國國旗，上面坐的是克理上校和他的翻譯隨員，第二輛是記者專車：三個中國記者，兩個外國記者。後面是政府專車，中共專車，美軍專車，行李食品汽油專車，都是大卡車。我們這一隊人如同到北極去的探險隊，什麼都準備了，美國朋友還帶了行軍床，路上的人都站下來凝視這一個新奇的組織，臉上浮着微笑，指指點點的，我下車爲小組留下幾個鏡頭，聽見一個老頭說：

「這些人是講和去的，到火線上一談，不打就好了，咱們可以過太平日子了。」

克理上校嘴上一撇小鬍鬚，手裏擎着他夫人送給他的一根馬鞭子，這是赭色籐條編的，抽開來裏面是一把匕首。他很中意愛妻的贈物，不時用鞭子敲着自己的手掌。還有他一個心愛之物，這是一條小白狗，小的很，好像剛生下來的樣子，現在坐在他的身旁，一同出發了。

由北大街，經過古老的濬陽城，過北大營，已完全到了市郊，到文官屯，則是鄉村風味了。路上這一段還算順利，可是一過文官屯就打住了：前面公路不好走，坑坑窪窪，向路旁賣油糕的老鄉打聽，說是從九一八兵工廠繞過去，可以走。每輛車都掉頭折回來，走了不少冤枉路。

到了九一八兵工廠，這是前大的舊遊之地，依舊是寂焉無人。汽車一直開到後門，迎面貼了一道封條：禁止通行，釘了木板不算，且有鉄絲網攔着。克理上校隨員走到行李車上，拿出一把板斧，兩把鉗子，解開鉄絲網，鋤斧頭使把門劈開了。門外是一片大風沙，呼呼地掠過大地，旋即捲起一團團塵土，三丈以外的事物便看不清了。透過瀰漫的風沙，慢慢看見一長列運草大車，膠皮輪子，套着五六個牲口，車上堆得高高的，有千斤以上的草，趕車的滿面風塵，披在身上的老羊皮襖上落得一層沙土。克理帶着翻譯走上前去，打聽道路，原來前面的邵家河子的橋壞了，河水雖然不深，但是陷，不好過。克理不大相信，開了吉普去看，果然如是，過不了河。這是早一二十天前就不好走的路，地方當局自然知道，可惜事先我們這一羣傻子竟沒有得到通知，白跑了一趟。唐吉訶德曾碰上了風車，我們却碰上河流。也許是有人希望我們去碰一下子。

道路不通，只有折回濬陽，沿途風沙更大，我坐在吉普車裏，不一會功夫，便感到嘴裏多了東西：不是別的，是沙子。回到中蘇聯誼社，衣服上帽子上的沙子更多。

一個奇怪的地方

第二天克理上校到瀋陽車站接洽，要了一輛專車，午後一點鐘出發，再去開原。

中長路是雙軌，每隔二里地有紅綠燈，不用路簽，搬軌用「電夾」，過去每小時能發七十列車，每天運輸量是很高的。路軌鋪得很平，車子開得很平穩。我們一行近四十人，佔有了一節由三等改爲二等的車廂，顯得很寬鬆，車子開出十多分鐘後，三方小組組長集中到一塊開會，討論到達開原後如何進行小組的工作。

六時到開原，有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高級參謀黃炳耀來接，原來以爲只有七八人，却到了近四十人，分開兩批走了。

開原是遼北省的富庶之區（中長路過鉄嶺不久，即由遼寧省進入遼北省境）；車站附近爲原來日本租界，街道是柏油路比較整潔，也有電燈，只是最近沒有電，自來水因之也成問題。現在用的是先前存水，不久，就要感到水恐慌。全縣人口據最近調查有三十三萬，城內人口却只有一萬多，縣城距車站有十八里之遙。

車子開出站，便分道揚鑣，美方和政府代表住長官部，中共代表住福賓樓飯莊的樓上。

福賓樓頓時成爲一個奇怪的地方；說它是招待賓客的地方，但有一排美軍裝備的武裝駐在那兒，進行極爲周密的「保護」：大門有崗，後院有哨，樓梯口有哨，臥室門外有哨，臥室側面有長官部派來的電話員住在那兒，室內更有二位林炳鏞少校參謀住在那兒，整天坐在那兒不走，沒事也在那兒，有人也在那兒。第二天上午，另外還有兩位不夠老練的特務，被中共方面的耿飈少將發現了。

事情是這樣的，兩個便衣到樓上偷聽中共代表和客人講話，不料客人出來太匆忙，竟然使這兩位先生躲避不及，下不了樓，就避入隔壁耿飭少將的臥室，正好耿少將在那兒，見來了兩位不速之客，行色倉惶，鬼鬼祟祟，形跡可疑，便問道：

「你們是幹什麼的？」

這兩位倒也誠實，直率說出：「是警察，奉長官部的命令，化裝便衣到這兒來，監視中共代表，怕他們和奸軍聯系。」

「中共的人你們都認識嗎？」

「他們剛來，還不認識。」

「你們別地方佈置好了嗎？」

「佈置好了，」他們老實實地回答，「屋子裏面是我們兩個，門外還有便衣，附近老百姓家裏也放了坐探。」

「好，」耿少將點點頭，說，「不過我知道中共方面不會給民主聯軍聯系，也沒有必要，中共代表來，是爲了調處停戰，是爲了和平。」

一幕戲劇性的對話，到此結束，那兩位先生感覺出和他說話的人正是他們所要監視的人，狼狽而去。

下午七時，我去訪問東北保安司令副長官梁華盛將軍，他是前進指揮所的最高負責人。談過一些東北問題後，他對我說：

「對你的安全我是很關心的，你要到什麼地方去，要事先告訴我，我派兵保護你，以免發生意

外，你知道在重慶不是有位記者失蹤，而在香港也曾經有兩位記者失蹤。」
我是很懂得這些話的意義的，我的採訪自由的限度從這些話裏可以窺測出來了。

開原城觀光

想起今天中午到開原城去，竟然是一個冒險的行動。

本來上午和徐盈陳民魂兩兄就想到開原城裏去觀光，車子也交涉好了，坐我們帶來的吉普車，爲記者預備的專車。但那位林炳鏞少校說：「梁副司令長官要招待小組全體人員，希望我們不要去。」

遵命不去，我們三人就到附近市場觀光。市場上多地攤，把一條大馬路排得擁擠不堪。攤子上多日本貨，這些貨的來源，由於八一五後，混水摸魚，輾轉得來，加上敵人投降以後，許許多多人失業，生活困難，就變賣自己的東西，從服裝到一切日常用品。貨品都很粗劣，布匹綢子多絲麻織，用品則是代用品，皮鞋的皮子大多是豬皮，馬皮，偶爾也可以看到一點毛織品，陳民魂先生就幸運地遇到兩套西裝料子，日本嗶嘰，用四千元代價買來。

從市場折返長官部，向政府代表打聽是否梁華盛將軍招待小組人員，他們并不知道，再向長官部祕書，據說是改到下午二時半。我們見有將近四小時空閒，跳上吉普，便向開原舊城開去。

北去途中，公路兩旁深黑泥土，一望無邊，田大部份沒有翻，田中春耕的人很少。東北向有慣例：清明後兩天，如不耕種，則將誤農時。現在清明已過數日，田仍未種，田裏只有少數婦女在種蔥，青年壯丁被動員做戰爭勤務去了。今年農民收成，實堪憂慮。公路甚寬，不過不平穩，坐在上面有些顛簸。不遠，從側面來了數百民伕，擄着鐵鏈，擊着枷頭，向開原城走去修築工事。

快到開原城，前面有一條清河，橫跨清河上有一座洋灰大橋，有十六孔，與此橋平行的是團（原）豐（東豐）鐵路。清河附近，是一大片稻田，全是日本人開發，現仍爲朝鮮人所種，稻田的水是用清河的，所以現在清河的水淺了。過去清河橋邊，柳樹蔭下垂釣，是日本人很欣賞的一個娛樂，現在這些人已流浪到街上擺地攤，沒有這種閒情逸致了。

城門口有美軍裝備的士兵數人把守，城樓上更有位士兵，抱槍岸然獨坐，有如一尊佛像。凝神四顧，甚爲警惕。出城門口五步遠近地方，有一穿咖啡色中山裝青年，胳膊上帶着白布臂章，凡是來往行人，必要一個個舉起手來，讓他從頭到腳仔細檢查一番。許多老百姓不僅很馴服地讓他檢查，而且很熟練。是的，敵人曾如是這般檢查過他們十四年，他們對這種事是不會感到生疏的。

此城十天前還在民主聯軍手中，後被政府軍以大砲攻城，而撤退的。正面城牆已倒塌不少，到處看到槍彈砲彈的傷痕，青黑色的磚牆上留下一個一個的白色的窟窿。入城的大街上，從城外就可以看見有不少民房也給砲轟倒了。當時砲火是很激烈的。

守城的士兵不讓我們進城，但他也說不出任何理由來，經過再三的交涉，才算讓我們進入。城很小，無怪乎只有一萬多人口，人再多了恐怕就住不下了。城中心有一鼓樓，在房屋櫛比中兀然突起，全城都在他脚下，上面住了隊伍，不能上去。我們穿過城中心，到北門，即折返。街上有些鋪子還未開門，很多人在街上東張西望，匆匆忙忙出來一看，便迅速地進去，人心惶惶，仍在戰爭威脅之下。

戰爭在昌圖一帶進行，而開原城二十里以外，就是前線，不時可以聽到砲聲。

航行的船遭遇到暗礁

回來碰到那位林炳鏞少校，告訴他我們從開原回來，他的面部表情立刻起了變化，對不起的很，事先既未報告，也未請求「保護」。

事後有人給我們担心，怕我們「自行失蹤」。

因為情況是很不妙的，梁華盛將軍公開給中共方面耿少將說：

「我派兩名衛兵給你，你出去帶着，你的安全，我保證，你們小組其餘的人員，如果和你一塊出來，我也可以保證。」

不和耿少將一塊出來呢？這就危險。

但到了晚上九點鐘，情況更不妙了。

下午九點半鐘，那位林炳鏞少校率領四十名武裝，威風凜凜，來見耿屬少將，說中共電台波長擾亂他們電台工作，要停止中共電台工作。耿少將問他有無命令，答稱奉長官部口頭命令。耿少將說在政府區域，要停，只好停，要有一書面命令，即可以停。據少校說，這個可以回去報告，但馬上就要停止電台工作。二十分鐘後，林少校再來時，謹對中共張松濤中校說：只有口頭命令，沒有書面命令，有重要電報，可交長官部代發，說罷便揚長而去。

這時已是十點多了，外面戒嚴不能出去，中共想和長官部及美方聯系打電話，電話員拒絕接線，福賓樓便成爲一個和外界隔絕的孤島了。

恰巧這時克理上校在王照堃中將處，商談小組事，以後，來訪耿少將，準備明日小組正式開始工作。耿少將聽完克理上校所談與王中將商談經過後，耿少將就把剛才發生的事敘說出來，說：

「我這個地方，現在就不能工作了，你看：」耿少將指着電台室給他看。克理上校站起來，手裏

擊着電筒，向黑洞洞的電台室走去，進門用電筒一照：

一個美軍裝備的戰士，握着槍，坐在那兒，見他進來，端着槍也站了起來。克理上校問他道：

「你是那一部份的？」

「新一軍三十師。」

「你在這兒幹什麼？」

「在這兒警衛，警衛電台，不准發電報。」

「好，」克理上校點點頭，說，「謝謝你。」

克理上校告訴少將，說午後長官部有祕書去問小組有幾個電台，告以各方都有一個，長官部意見以為最好只有一個，恐怕中共在此將情報供給民主聯軍。克理上校告訴他不會的，因為在中共區域也有政府小組的電台，這是執行部的規定。晚上却出意料之外地發生這件事。克理上校說完了，就去找政府代表，政府代表去找梁華盛將軍，毫無結果。

說是中共電台波長擾亂，那美方電台更大，擾亂不是更厲害，為什麼不停止呢？說是有電報可由長官部代發，這也實在有些為難，一方面向上級請示商討問題，要經過對方，確實有點不合理。

談到深夜許，得不到任何結果，只有散會，大家回去休息。

第二天早晨，開原街上已從緊張轉到有些動亂了。中共住的福賓樓門口不僅在建築工事，而且大事逮捕來往行人了。地方軍事當局動員不少民伕去做工事，走着走着，新一軍戰士們忽然走過去，從其中隨便抓出一個人來，就逮捕了。上菜場買菜的小市民，做買賣的生意人，都隨便被捕了，用繩子拴了大串，有十多個，給帶走了。很多人不敢在街上走路，關起門來，躲在家裏不出去。

街上到處看到美軍裝備的新一軍，一連人一連人地齊整地在街上走過，像遊行似的在街上轉來轉去，嘴裏唱着岳武穆的滿江紅。

派克和墨斯特松他們在長官部住得不舒服，看見開原空氣又是劍拔弩張，戰雲密佈，他們氣喘喘地跑來，和我談了幾句，下午便回瀋陽去了，他們覺得此地新聞不大好採訪了。

這個小組目前主要的工作是調查雙方軍事部署，番號，兵力，以便調處停戰。我看這任務，短時間很難完成。

小組到開原第一天，未正式會商，第二天剛商談了準備開始工作，中共電台就被迫停止工作。第三天晚上原定小組聽取梁華盛將軍軍事報告，可以得到一份軍事地圖，了解政府方面部署，實地調查後，即去四平街中共地區進行同樣工作。這天晚上會倒是開了，耿少將因昨天過度疲勞，身體不適，派張松濤中校出席。會議一小時，梁將軍關於軍事部署隻字未提，甚至作戰對方的番號和將領都說不知道，只要大家去看橋樑傷兵等。

次日耿少將見到克理上校及王中將，以為小組中心任務，在了解軍事部署，了解之後方可調查，至於橋樑傷兵在調查事件內是比較次要的，故不同意去。後來政府代表王中將保證當天晚上七點鐘交出軍事地圖，和番號兵力，於是大家便權且去看了。回來以後，如何，七點鐘應該開會拿出地圖來了吧？

這種想法，未免過於忠厚。

這時候，據說梁將軍到前方去了；將軍不在，找秘書，秘書也到前方去了。那麼請政府代表王照堃中將來開會吧，天下的巧事都在同一個時間內發生：王中將忽然病了。

此處不行，克理上校想到前面先調查看看。

這也不行。

據梁將軍說交通成問題，火車不通，汽車不行，克理說他是騎手，可以騎馬過去。梁將軍說無馬，（但克理在外面看到不少馬。）克理上校沒有辦法，要騎牛過去，這倒很有意思，却也不行。他要步行過去，梁將軍無話可說，第二個問題來了：不安全。

二十八小組如一隻航行的船，遭遇了暗礁，擱淺了。

記者在開原採訪既遭到多方限制，而小組情況又如是，我和徐盈民魂兄於是搭上去瀋陽的客車，告別了開原！

三 吉倫泰德純陳士渠三將軍來瀋

忙裏偷閒

車過鉄嶺，以八十元（東北九省流通券）代價買一隻燻鷄，三個人便在火車上大嚼起來，加上一些燒餅，便算晚餐了。車上沒有電燈，這時已經暮色蒼茫，過新台子以後，則黑暗席捲了大地，車廂裏伸手不見五指，唯有車外每隔二里地必有的紅綠燈，在大地上發出耀眼的光亮。

天空星星漸出，慢慢軌道兩旁事物也約略可見。中長路分別四日，現在當括目相看了。四天前還看不出什麼戰爭氣氛，現在已改變了它的面貌：沿途軌道兩旁每隔四五里就有一個完整的堡壘，橋頭堡壘更大，駐兵也多，荷槍立于橋頭，注目遠視，似身臨火線然，四野則寂寂無聲，死寂得連狗吠聲也沒有。

戰爭氣氛沉重地壓在每一個人的心頭。

九時許車到瀋陽，雖在戒嚴時期，那空氣較開原要輕鬆緩和一些。街上悄悄地，月光照在空蕩蕩的馬路上，看不見一個人影。兩邊商店和人家，都關了門，迎街的窗戶裏看不到燈光。

瀋陽的人們，已經睡了。

一走進中蘇聯誼社，那穹窿馬廐不同，七樓的大禮堂裏，燈火輝煌，音樂幽揚，執行小組的一部分工作人員在歡笑聲中度他們的週末。碰到記者羣，知道吉倫將軍已到北平，在候國共雙方代表來瀋。

早些時候就謠傳重慶三人小組要到瀋陽，我對此希望不大，因為小組工作尚未進行，他們來了如何解決小組問題？就是吉倫他們來了，也不過是來了而已，不會有什麼重大進展與結果的。

十四日中午十二時半，果然吉倫、秦德純、陳士渠三將軍到瀋。我因為等候和王首道、李聚奎兩將軍一同坐車去，結果晚了，我們車子開到北陵機場附近，一長列黑色小汽車風馳而至，——吉倫等三將軍已經到了。

他們到了，照例是三方面開會，記者是無法參與的，也好借此機會到北陵去看看也不壞。

四月一日從北平飛臨瀋陽上空時，就看到一片樹木參天之中，露出一大片一大片的金黃色的琉璃瓦，從天空上看，正在機場旁。下了飛機以後，始終沒有空閒去看。

北陵是清太宗文皇帝之陵，在一片森林中。入門，兩旁松樹參天，葱葱鬱鬱，滿地綠草，如一張地毯，走到大門那兒，正面掛着一個木牌，上面寫着：

國軍歡迎

閒人免進

第一句是「協和語」法，在瀋陽寫法到處如是，很多人都看得很習慣。正對大門是一亭子，內有龐大烏龜一個，揹負着沉重的石碑，多少年來，牠無聲無息地被碑重甸甸地壓着，從來不發出一聲怨言。

龍恩亭就在亭子的後面，亭內陳設頗爲簡單：一張案桌，兩張龍椅，上面一個神龕，供着兩個神主牌位，上書：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恭睿孝敬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神位

李端端正敬仁慈哲順慈禧莊敏輔協聖文皇后神位

侵略者即使死後也還要把自己化裝得很漂亮，掩飾得很乾淨的，他們的正統是「神」，是「天」。

亭後，四周高起丈餘的城牆，城牆後面隆起更高的是皇陵，用白洋灰粉得光溜溜的，但有些已經剝脫，陵前有一碑，文曰：太宗文皇帝之陵。從此碑向東西兩面而去，到頭各有一個亭閣，朝南的東西兩角也各有一個亭閣在城牆上，四個亭閣構成一個齊整的四方形，城牆下面是一片綠草，有些荒蕪。北陵在外邊，特別是上空，看看倒也不壞，進來一看，却很平凡，既不瑰麗，也不雄偉，然而還算精緻。

訪二將軍

回到住處，桌子上放了一張請帖：東北三方面中心小組長在中蘇聯誼社七樓設鷄尾酒會，歡迎古倫等三位將軍。

客人倒是來了不少：熊式輝、美國領事、蘇聯領事、李立三、伍修權、余紀忠、彭壁生……在鷄尾酒會上，大家舉起高腳酒杯，裏面裝着Whisky，葡萄酒、白蘭地，找自己的對象，碰杯，低低地談着話。

這時候，我去訪問吉倫將軍。吉倫將軍是第五軍軍長，指揮渡萊茵河的名將，一肚子的英勇故事，自己也常歡喜講點渡河故事給朋友聽聽，是一個很有風趣的人。三月間，我隨馬張周三將軍巡視各個小組時，他也是同行者之一，所以已經很熟了。見了面，我就直率地問他這一次到東北來的任務，他那滿佈着酒刺的臉上頓時充滿了笑容說：

「這一次來東北，主要是聽取當地中心小組和其他小組的報告，以便帶到重慶供三人小組參考」。

談到他對東北印象，他點頭說，很好很好。

正在談着，熊式輝將軍帶着他的翻譯過來，彷彿有什麼事要和他談，我便讓開去。

秦德純將軍似乎有意在迴避記者，他和一位朋友遠遠坐在主席台左側的一個冷靜的角落，低低地在談着什麼。我走了過去，等了一會，見他們兩人的話好像業已談完，那位客人站起來要走，我便走上給秦將軍招呼，聊了幾句閒天，我問他對東北感想如何？他說：

「事變以前，曾經到東北來過，這次來，看到東北，完全和過去不同，大變了。」

請問他對東北問題的看法如何時，他說：

「世界大勢已定，是和平。東北不能除外，東北問題也應該和平解決」。

他對前途，甚表樂觀。

在另一角落上，那兒有兩個高個子被一大羣人圍住了，走上去一看，被圍的兩個高個子，不是別人，是中共方面的羅瑞卿中將和陳士渠少將，他們在記者重圍中。羅瑞卿將軍以堅定明朗的口吻說：「我們堅決主張立即無條件的長期的停戰，有什麼問題，以政治協商方式解決。中國打了十年內

戰，八年抗戰，日本投降了，我們自己人再不該打內戰了，人民需要的是和平民主，不是戰爭。我們要用一切力量盡早地無條件停戰，實現和平民主。」

二十八二十九兩小組從前方調來，第二天早上，古倫等三將軍，聽取這兩個小組的報告。

十六日三將軍返平，來瀋陽前後幾達三日，不過是聽聽報告而已，未能解決任何問題，在戰雲密佈的情況下，也不可能解決什麼問題。

三將軍來，人們彷彿得到某種程度的滿足，因為究竟是來了；旋又感到一種空虛，因為來了，不過是來了，沒能解決什麼問題，匆匆地走了。

因為國民黨的將軍們，愛好戰爭勝于和平，他們還相信自己的武力能夠解決一切問題，不惜重蹈過去的覆轍。在這樣的環境裏，尋找和平是很難的。

四 撫順——煤的都城

駐在長春城裏的偽「鐵石」部隊爲民主聯軍解決後，民主聯軍進駐長春的消息，像一聲春雷，震動了興奮了許許多多的人。但留在瀋陽的接收大員們將軍們却不以爲然，長春寧可讓偽軍去駐，也不能讓民主聯軍進去，他們緊張起來，忙亂起來，到處調兵遣將，增援四平街和撫順前線，急得恨不能一傢伙跳到長春。

和平之神，離東北越來越遠了。

恰巧二十日下午廿九小組三組長從撫順回來，第二天下午回去，我和大公報的呂德潤兄一同隨着他們去撫順，準備從撫順這條路進入民主聯軍區域去探訪。

三時許，我們乘一輛大卡車，沿渾河左岸，向郊外開去。出市區時，路上每隔一二里便有所謂軍容哨，馬路兩旁有堡壘，路當中有鐵絲門，出入其門，不僅檢查軍人，而且檢查老百姓，檢查得很嚴。

渾河兩岸，樹已綠，春在東北是姍姍來遲，遙望江南，早該是柳暗花明處處春色了。不久，過東陵，在一片唯一的綠松林叢中，隆起片片金黃色的琉璃瓦，想起數日之前的北陵之遊，對東陵并不如先前那樣神往了。

三時半到撫順，這是東北著名的重工業地帶，日本人把她叫做「炭都」，炭蘆煤也，炭都者，煤的都市也。不僅產煤著名，也產鉛、鐵、油等。

撫順完全是一新建築的市，原來的鎮市已降居次要地位。市區東西長六十里，南北只有十多里，是一個長方形的市，過渾河大橋即爲新市區，旁山建築，街道兩旁樹木甚多，空氣很清潔，有一種鄉村的幽靜之感，略似青島。市內有日僑八萬，其中五千人生活頗難維持。

到執行小組下榻處，稍坐，即應當地市長羅永年先生招宴，閒談了一會，回到招待所不久，二十九小組美方代表德拉克（Drake）組長派車來接我們，原來今天是復活節，他在大和旅館設宴請客。二十九小組在這兒的工作也沒有什麼進展。他們到後，要找五十二軍軍長談這一線的國民黨軍事佈置番號兵力等情形，據說軍長在前方，不在撫順，小組人員要到前方去找，車子開出去，不久天黑了，未能再前去，回來了。叫當局找，當局說不知軍部在何處。這就困難了。

但是他們比二十八小組有點成果：這就是他們到了民主聯軍區域——本溪，會見了民主聯軍當地最高軍事負責人：蕭華和程世才。談了一下那方面的軍事情況，然而國民黨這方面不知道，依然沒法進行，他們也就同樣地擱淺在撫順了。

第二天早晨，五十二軍第二師長劉先生來訪，劉師長是黃埔四期學生，年近半百，陝西人，矮而且胖，但很精悍。他談到半輩子在二師，當兵二十年，不勝感慨。對陝西戰士吃苦耐勞精神，甚感興趣。他希望國內早日停戰，實現和平。因爲事先約好今晨參觀工廠，不能暢談，心裏很悵悵。劉師長的心情我是了解的。到大和旅館，和幾個美國朋友一同去參觀煤礦。

撫順礦，明朝時就有高麗人燒窯的，小規模開採。清初，由于太宗陵在東陵，因該地風景好，不

准開採。到清朝末年，有王成堯其人，是宮內家臣，他從皇帝那兒得到開採權。日俄戰後，日本人就野心勃勃插進手來了。從一九〇五年起，經營了四十年，集中英美德日專家的力量，才有今天的規模。這地方礦是有四個特點；第一是靠南滿鐵路近；其次是煤層中油頁岩；第三是露天開掘；第四從油頁岩中可以提煉出飛機油來。

礦區面積約一千八百二十萬「坪」，煤層的厚度平均為一百三十尺，埋藏量有九億五千萬噸。撫順煤質和日本煤差不多，屬於第三紀層。色潤，黑得發亮，有煙煤的熱量能夠到達七千，而且灰分少。

最大的露天煤礦在占城子，東西長六千六百公尺，南北廣一千三百公尺，深一百五十公尺，到三百五十公尺，煤層約有一百二十公尺。過去一天能出二萬噸煤，現在經國民黨接收後，一天才出一千多噸煤。

露天煤礦，開採極為簡單，事先將炸藥埋到煤層裏，炸開，然後即以起重機上的大漏斗，從地上「一漏斗一漏斗往火車上裝，（一漏斗一次可裝起一兩噸煤）。到火車以後，開到上山電車站旁，用 Skiep 機器往上一拉，就完了。Skiep 機器，有一千二百匹馬力，每次可拉二十八噸。全廠有四個。

如果一天出煤二萬噸，還可以開採三十年，這是指地面上的。三十年後，地下還有豐富的煤層可以開採。但如照國民黨經營的效率來講，現在一天只出煤千餘噸，僅僅地面上的煤，就足夠國民黨開採六百年了。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露天煤礦。

當我們從瀋陽坐汽車來時，遠遠望見一片山上，野火叢生，這就是露天煤礦，這個火撲滅不了

的，這地方滅了，會在另一地方着了。走進露天煤礦，火更大，滿地是煤，俯拾即是。

露天煤礦共有三層：上面一層綠的是地面，黃的是油頁岩，黑的才是煤層。煤層開發越多，一層一層的油頁岩也同樣多了起來，放在什麼地方和他的出路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科學家發明這種如石頭似的油頁岩，可以化油。

把上千斤的巨石似的油頁岩，整火車運來，放在碾石機中碾碎，過篩，放到爐子裏溶化，一個三四個人抱不過的數丈高的大爐子，每次可裝百噸左右，燒到五百度後，可以溶化，提油，多餘下來的渣子，就送到已開採過的礦地上填起。

我們到製油工廠去參觀，全廠有一百一十個爐，却才有二十個爐子開工。開二十個爐子，每天要一百五十噸煤，三千噸油頁岩，每小時要三千五百K.W.的電，才能出四十噸的粗油，從四十噸粗油裏，能提出四十桶汽油。但過去，是每天二百八十桶汽油。現在許多機器在空閒着。

一切重工業所需要的原料，東北都有，不需要外邊供給，就是汽油缺少，從油頁岩裏找到了補救，雖僅出產還不夠豐富與應用。

油頁岩裏還不能完全解決油的需要，從煤裏還可以提煉出飛機油來。我們撫順煤礦第二化學工業所。這是從煤裏提汽油的輕化工場。因為煤裏缺乏H（氫），不能成爲汽油，加入H後，即可提煉出汽油來了，可以供飛機上用。這是缺乏汽油德國想出來的法子，每天如全部開工，可出三噸飛機油。另外還可以出瓦斯、酒精、酸素、現在完整的機器大部停工，產量很少。

然後又去觀光了年產一萬噸鉛的輕金屬工廠，和每小時能發二十九萬K.W.的發電所。

撫順的工業設備，絕大部分保持着完整的姿態，但生產量大大降低了。撫順一度在民主聯軍手

裏，爲了避免戰爭破壞，保存中國稀有的這個重工業城市，當國民黨軍隊推進時，他們自動撤退，所以保持今日完整的面貌。只是可惜這些工廠礦山，不能好好運用到建設民主中國事業上去。

參觀完畢，和德潤兄到市內觀光。撫順的煤，不僅是供燃料之用，而且可以做日常用品，如烟盤、烟嘴、等小東西，更可以做裝飾品用，如花瓶之類。撫順的琥珀也是很有名的，我們兩人買了幾個魚狀的烟嘴，和琥珀穿成的練子，可惜琥珀都很小，不過多就是了，到處都有。

五十八元買了兩個煤製烟嘴三個琥珀練子，不可謂貴。

明天有汽車去本溪，我準備搭這趟車到民主聯軍區域去。

五 進入解放區

東北的天亮得很早，越向北走，亮的越早，四點鐘的樣子，撫順就天亮了。今天一共有二輛美國卡車去民主聯軍區域的本溪一帶，一輛是起重車，準備把早幾天執行小組陷在那邊泥裏的卡車起出來，今天一方面送我過去，一方面是把那輛車接回來。

早晨，撫順靜靜的。街上只有日僑扶老攜幼提着小包，背着背囊，排成一長列，在等候買糧食。在我住處的對面廣場上，有數百個穿着敵偽服裝的新兵在操練，那口令是靜悄悄撫順市裏唯一高亢的聲音。撫順的備戰是很積極的。這對住在廣場西側的奔走停戰和平的國共美三方執行小組的工作人員，是一個冷嘲。小組工作在撫順遭到阻礙，似乎是必然的。

車子從撫順開動，許多人還在晨夢未醒中，只有古城子那一帶露天煤礦的地面上的煤，在熊熊地燃燒着。一路上行人很少，接近火線的地方，人更稀少了，只是山頭上的碉堡工事裏，時時伸出頭來望望我們。這一翼，國民黨主力較少，到最前線，也沒有如想像中的壁壘森嚴的對峙陣地。在前線，雙方大概都是以游動的偵察部隊活動，如果遇到部隊會打起來的。

車子沿着敵偽時代所謂的「國道」開去，有一段很長的路上，沒有遇到任何一個行人，這是戰爭地帶。

進入一個屯子，我發現白灰牆上有着如下的黑字標語：

——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和平解決東北問題

——擁護和平建國綱領

——擁護解放東北有功的民主聯軍

我知道開始到解放區了，老百姓對我們很注視，但是並無懼怕的感覺。這一次帶路的，民主聯軍遼東軍區副政委莫文驊將軍的警備員，他跳下車去向他們打聽，大家圍攏起來，他像回到家裏似的，和這個打招呼那個點頭，大家都要拉他到自己家裏喝水，可是不能夠，他還要帶我們趕路呢！問清了路和前面部隊情況，車子在人叢中慢慢開動了。

到前弧家子，水把橋沖壞了，汽車開不過去，司機想從田裏繞過去，一開到田裏，土太軟，陷進去了。那一輛起重車去拖，拖來拖去，拖不上來，大家在焦急的沒有辦法。

我在橋那兒四處看看，找不到木頭什麼的可以搭橋，迎面來的兩個趕路的老鄉，手裏推着一個膠皮輪車子，以爲我們都是民主聯軍，過不了橋，其中一個紫臉色面孔的胖子，放下車子捲起褲子，過來說：

「我給你把橋這邊的道用木頭填平，汽車就可以開過來了。」

我說：「你趕路要緊，我們慢慢來弄。」

他說：「你們回到民主聯軍那兒去不是？公事要緊。」

他馬上動手把附近木頭，斷了的電線桿，枯了的樹，和原來橋上垮下來的木頭，統統弄來，填在橋這邊的那條泥土道上，依然不濟事，胖子就叫另一個人推車子過去，叫前弧家子的人來幫忙。

這個人走了不到一半路，遠遠就見從屯子裏跑出一大夥老百姓，揹着鋤頭，揹着高粱桿，抬着粗大的木頭，迤迤邐邐而來，——他們遠遠看見汽車陷住，自動集合來了。

那個胖子丟下手裏活計，跑上去兩步，提高嗓子叫喝道：

「快些，跑步來，咱們民主聯軍的車子過不去！快……」

「來啦……來啦……」

那些人果真跑的更快了，像一陣風似地捲到橋的附近來，爲首的是一個六十上下的老漢，戴着笠帽，一張熬黑的臉，下頰飄着花白的鬚鬚，他把棉袍的擺往上一提，塞在腰帶裏，他指揮大夥，先把木頭一躍平鋪在泥土上，上面加上高粱桿，用七一鋪，馬上成功了一條平坦的路了。

老頭看見路雖鋪好，汽車還在田裏沒有拉上來，便對大夥說：

「咱們給同志們扛汽車去！」

大夥又像一陣風似的，捲到田裏去。前面一輛汽車斜陷在一條溝裏，起重卡車把鋼條拴在那輛車上，不容易拖，大夥過去把前面那輛車輪扭轉過來一些，車輪陷的淺一些了，能轉動了，一會功夫給拖了上來，老鄉們高興得都拍起掌來說：

「好了！好了！」

汽車開到新路那兒，司機下去用腳使勁踩了踩，很堅實，他驚奇老鄉怎麼一會功夫能鋪出這樣好的一條路來。車子開過去，我們都上了車子，莫文輝將軍的醫備員對老鄉他們說：

「謝謝你們，老鄉太辛苦了！」

「沒什麼，」那個老頭手裏捧着花白的鬚鬚，笑嘻嘻地說，「您老別客氣，民主聯軍給咱們做了

多少事，咱們做了這點事，算個啥！」

車子開出去快二里地了，老鄉們還用手遮在額頭上，蹣跚腳來，遙望着我們。

坐在我旁邊的一位新一軍的司機感嘆地對我說：

「民主聯軍共產黨，到一個地方，就把老百姓組織成這樣好，要是民主聯軍八路軍裝備再好一些，那簡直不得了。」

「只要爲老百姓做事，任何人都可以把老百姓組織得這樣好的。」

我們向前走去，邊走邊問路，同時打聽前面情況，正好走到一村，遇到三位戰士，穿着齊整清潔的黃色棉軍裝，兩個揹着三八大營槍，一個腰間掛着一把盒子，是個排長，三個都掛着一個鮮明的白底藍字的臂章：「民主聯軍。」我注視他們，想起十四年來，他們在東北擔負起抗日的重担，在白山黑水之間，冰天雪地和敵人做無休止的搏鬥，歷盡千辛萬苦，終於使敵人屈膝了。我默默站在旁邊，謹向三位戰士致崇高的敬意。

這三位戰士是三縱隊九旅二十六團的，到這個村來買給養的。莫文驊將軍的警備員給他們聯絡，知道我們原先要找的三旅，已轉移了，那麼就找九旅吧，也是一樣的。但旅部只有團首長知道，他們不知道。他們派一人帶路，領我們上團部。

我們到營部時，團部已派政治處主任來接，一邊去團部。劉團長是長征過來的老幹部，極爲爽快，一見如故，他知道我們要趕路，就叫伙房做飯。馬政委過去是蕭克將軍司令部的指導員，我在北平西郊蕭克司令部裏好像曾經見過他，更是一見如故。從他那兒知道去九旅旅部還有半天路程。飯後，已是下午三點鐘，他派了兩個騎兵通訊員送我，劉團長指着他那匹小白馬對我說：

「你騎這一匹，別看牠小，跑起來，可快哩！」

莫文驊將軍的警備員和我同去，同來的兩輛汽車，他們到另一條路上去拖那輛陷在泥裏的汽車，我們分道揚鑣了。

六 農村的早晨

四人策馬而行，忽然烏雲四起，狂風大作，右前方捲起沙塵，看過去只是迷濛濛一片，烏雲越來越低，彷彿要壓到我們頭上，——雨要來了。我們急忙從「國道」插入路旁田裏，向路邊一個屯子去避雨。快到村邊，看看天快黑盡，尚有二三十里地，今晚反正要趕到，不如走吧，心里還存着一種倖倖的心理：快點也許可以跑過雨了，因為風正向我們左邊吹去，即使有暴風雨，也只是橫掃而過。

果然避過了雨。到歪頭山村邊牛堡屯九旅旅部，天已黑盡，伸手不見五指。旅長不在家，政委開會去了，碰到政治部主任鄭爲之先生。鄭先生是廣東人，還很年青，才二十多歲，戴着一幅度數頗深的眼鏡，講話時，老是熱情地注視着你，使你感到一種友誼的溫暖，像是會到老朋友似的。

政治部在老百姓家裏，主任室和他們警備員秘書等佔有一間房子，室內很簡單，一張桌子，兩條對炕，牆上掛着幾條短槍，桌上一些筆墨紙張，他就在那兒處理一切公文。

有三年多我不曾騎馬，今天騎了半天，腰酸背痛，疲勞不堪，和鄭先生談了一會，便一同倒在炕上睡了。

彷彿只有一瞠眼的功夫，晨夢未醒，迷迷糊糊就聽見室外的高亢的鵝聲和低沉的豬叫聲，已是第二天早晨了。走出去一看，迎面一片青山，村邊一溜柳樹，已抽綠條了。柳梢頭上，一輪斜月（正是

陰歷三月二十邊。清幽地發着光輝，涼爽的山風徐徐吹來，吹得人清醒多了。

院子是用高梁楷圍成的，院裏靠近豬圈和火車附近，是一個高與屋齊的高梁椽子，雪白的鵝，烏黑的豬在院內悠然自得地走來走去，鵝不時伸長頸子唱它單純的歌子。

正屋有付對聯是：

東北淪陷十四年

祖國光復第一春

橫額是「中華萬歲」。旁邊還有一付對聯是：

安居莫忘八一五

樂業應由九一八

宅主是白玉堂，奉天省漢醫會會員。他們現在生活雖然過得還算優裕愉快，過去却有一段悲慘的故事。

白玉堂是一名漢醫，其子去年春天，被偽滿警察抓去當偽滿州國的「國兵」，坐火車快到瀋陽，自己不願給敵人當砲灰，一狠心，從火車上跳下來摔死了。事被發現，又回來把他二十三歲的大孫子抓去補缺，不久，八一五事變，孫子至今不知下落。

家中現在還有六口人，祖父，大兒媳婦，兩個小孫子，一個孫媳婦，一個女兒。原來這一家是個中農，有三十多畝地，一輛大車，生活過得不愁吃穿。我走到他家屋子去，老祖父七十二歲了，胸前掛着一片銀白的鬍鬚，耳朵有點聾了，一問到他家這十四年生活怎麼樣，他流下老淚，走到炕頭那兒，從枕頭下面拿出一個小白手巾包來，一邊打開，一邊咒罵，指給我看：

「可害死人哪，你老看這個！」

包裏打開是一疊儲蓄票，這一堆廢紙就是他家全部財產。九一八事變後，那幾年，生活還算好，到後來，就一年不如一年，老祖父幾乎是帶着哭泣的聲音對我說：

「你老看，一塊地要上組合出荷六百八十公斤，一點不能少，也不敢遲繳。一塊地還要上公倉三升，這是糧食，一垧菜地，出個兩萬斤菜，要上組合出荷二千斤，一垧瓜地，出個二三千元的瓜，要上組合一千元，還要繳付稅錢，一垧地是十三元六毛，什麼驗青苗，測量土地，都要錢。你老想想看，一垧地能出多少莊稼，也不夠化銷。這個不算，還有那個捐呀稅呀的，就出也出不清，牛有牛捐，馬有馬捐，大車有大車捐，戶口有捐，門牌有稅，人口有捐，一年到頭往外拿錢就是了，沒一個完。」

「收成夠開銷嗎？」我問他。

「那裏夠，不夠就賣地，地賣完了，就賣牲口，你看，」他指着院子裏高梁垛子旁邊的大車給我看，說「牲口賣了，大車就放在那兒，拖不動了，有個大小事，走動走動，還得向本村人借牲口，」他嘆了一口氣，說下去，「村里牲口也不多了，從前咱們村里，大小牲口，驢子馬不下四百頭呢，如今只剩下三四十頭了。」

他手裏那疊儲蓄票，就是賣地賣牲口時存下來的，這是「滿州國」的法律：凡動產與不動產買賣，要以半價存入銀行，做爲儲蓄。敵人用各種方式，把他一個小康家庭的財富，掠奪去，給留下來幾張廢紙，連冥票還不如的廢紙。我是理解這位老者一見了我就把這「廢紙」給我看的的心情。

他眼淚忍不住掉下來了：

「這十四年，小鼻子害得咱們東北人好苦啊，兒子死了，孫子沒有音信，地無一隴，房無一間，

連這點破房子還是租人家的，吃也吃不下，吃了上一頓，沒有一頓，到後來連高粱粥也喝不上，就吃椽子麵了。」他指着自己的肚皮說：「你看，全吃椽子麵，肚子都大了。」

他們從小康之家一變而為貧農了。

八一五，對他們是個印象深刻的日子，蘇聯紅軍和民主聯軍解放了東北。窮人翻了身，民主政府成立，老頭當了副村長，二孫子是自衛隊隊員，他們一家分得了敵傷的三十八畝地，一切的苛捐雜稅免了，只要有錢，什麼東西可以吃，什麼東西可以自由買賣。今年二月間，他向本鄉老徐家，借了兩千塊錢，養了一頭豬，多下一點錢又買了一對鵝，地已經耕好，等一場雨水，就要播種了。老頭地賣了後，快六年沒有地了，現在忽然又有地了，而且一個錢不花，他似乎不大相信這是事實，他每天都要到地看三遍，一看就看個把鐘，在田塍上踱來踱去，有時俯身下去抓起一把土來看看。每次往地裏，都是笑喜喜地到處給人說：

「我家又有地了，——生活不愁過了。」

我想他家那兩付對聯的確寫出他的心聲和他家的歷史的苦痛。十四年，對他家是一個漫長的苦夜，蘇聯紅軍和民主聯軍給他們帶來了一個和平安靜的早晨，在這個早晨，他們翻了身，第一次做這塊大地上的真正主人。軍隊不是像過去壓迫他們的人，而是保護他們的人，政府不是像過去專向他們要錢的人，而是給他們辦事的人，我想起昨天在前弧家子那兒農民修理的熱忱，不是偶然的。

給老頭話未談完，就被鄭爲之先生請去吃早餐。汽車已經預備好，兩三個鐘點以後就可以到本溪湖。開了二十里路，至一橋邊，因連朝陰雨，又加春泛，汽車陷住了。下車步行至前面石家子屯訪遼東軍區參謀處處長羅文將軍，國民黨的那輛陷在路上的汽車，已爲他們設法拖出，修理一下，今天

就可以送還新一軍了。現在只等來接他們的那輛汽車，一同回去。羅將軍另外派了一輛汽車送我去本溪湖。

七 本溪湖的鐵山和遼東第一大煤礦

一個多鐘點之後，便到了本溪湖。本溪湖，這個聞名已久的鋼鐵重地，從山溝裏轉出，進入市區時，給我的印象是一個羣山環抱的小市鎮，街道既狹小，房屋也低矮得可以，我懷疑：這就是鋼鐵重地所在嗎？待過了橫跨太子河上的和平橋，柳暗花明，却是又一番景象。

本溪湖和宮原（這是敵人爲了紀念日俄戰爭中有功的宮原大將而起名的一個車站。）相距有十里之遙，這十里并不大，而且是建築物幾乎把這兩個地方連接起來了。重工業地帶在本溪湖與宮原之間，宮原完全是一個現代化了的都市，不過是還未建築好的現代城市，廣闊的柏油路還未完全修好，市中心的大轉盤，仍然是一堆黃土，尙未動工，馬路兩邊的樹木，不過一人多高，樹幹單薄得很，馬路兩邊的紅色洋房，斷斷續續，其中有許多空地還沒有蓋房子，正好給那些日本僑民擺地攤。

遼東軍區司令部就在馬路盡頭左邊靠山的一座大洋房裏，原先的一個學校。

在一間精緻的小房間裏，我會到軍區司令員程世才將軍，他過去是中共四方面軍裏的一位軍長，抗日戰爭期間是蕭克將軍的參謀長，和晉察冀民兵運動的領導人，滿口湖北鄉音，身子修長而結實，明朗，果敢，口直心快，有時語氣中還夾有一些詼諧。一會進來一個學生模樣的人，年紀很輕，但從他眼光和舉止談吐上看，是一位飽經風霜的人，程將軍給我介紹，這是遼東軍區政委蕭華將軍，今年才

三十二歲。他是山東解放區創造者之一，想不到這樣年紀的人，在抗戰八年中，在山東做出那麼大的事業來——把山東人民解放了。

他們這兩天很忙，正在開一個會，當時沒有時間談，而今天也沒有火車去安東，決定在本溪湖停留一天，參觀工業設備，訪問遼甯省政府。

首先我到煤鐵公司，這是本溪湖重工業的總司令部，在會客室裏見到周蓀泉先生，他是遼甯省實業廳廳長兼煤鐵公司的總經理。周先生抗戰期間在山東工作擔任抗日軍政大學第一分校的校長，和濱海區行署副主任，他原籍湖北，現在已是四十掛零的人，中等身材，心寬體胖，眼睛不大好，一隻常常閉着，而且有些浮腫，我懷疑他這隻眼睛已經失明。但他精力很旺盛，辦事很幹練，在煤鐵方面，并非專家，但在他手下，煤鐵公司大部分的機器，又在轉動了，恢復了生產。

敵人早在明治四十三年就有所謂「大會組」在本溪湖設立製鐵所。本溪湖成爲重工業地帶有他的優越條件，這兒有鐵，煤，石灰，耐火粘土，木炭……距離安（東）奉（天）線南坎站三〇·六軒，有鐵礦石，南坎站東北面有鐵山，八軒長的輕便鐵道修到山麓。太子河南岸三大鐵山：鞍山，弓張嶺，廟兒溝，這是東北產鐵的大據點，廟兒溝就在本溪湖附近。

廟兒溝這個礦區面積有一百九十萬坪，附近一帶海拔八百米，有二層到三層鐵層的鐵脈延長到四里之長，每層鐵層，從二十六尺到一九五尺，鐵的質量和鞍山的相同，貧鐵含量百分之三十三到三十六，富鐵含量百分之六十六到六十七，含量這樣多的好鐵，全世界除美國一處有以外，只有中國東北有。廟兒溝富鐵埋藏量有一千萬噸，總的埋藏量是六億二千六百五十萬噸。日本投降以前，這個公司的太上皇是日本海軍，海軍省派一名海軍上校駐此，一切的鋼鐵出品，全由他支配，直接交海軍使

用。在本溪湖，當時敵人統制得很嚴，一切鐵不准買賣。據專家研究，本溪湖的鋼鐵所製的武器，相比之下，美國的鋼都顯得遜色。

據昭和五年的統計，那時敵人每年需要二百五十萬噸鐵的礦石量，日本國內年產只有二十五萬噸，加上能從朝鮮咸鏡北道茂川等鐵礦掠奪來二十萬噸也還是不夠。東北約有十億噸埋藏量的鐵便成爲海盜掠奪的目標。鞍山年產二十八萬噸銑鐵，本溪湖年產八萬噸銑鐵，敵人從這兒得到補救。

東北煉鋼事業缺乏耐火黏土，但本溪湖沒有這個困難。從廟兒溝取得鐵後，以破碎機破碎它，煉成低磷團鐵，用低磷團鐵和普通炭（即焦子）煉爲金型低磷銑，再煉就成爲日本人所謂的壓縮高純鐵，這就是鋼了。過去每月能出一千多噸特殊鋼，連普通鋼在內，年產十多萬噸。

本溪湖的煤，是黏性煤，日本所謂的低磷炭，能煉普通骸炭，即焦子。煤礦有兩大井，一爲豎坑，一爲豎坑。有十五萬噸的埋藏量。

按照敵人新五年計劃，要把本溪湖的建設和生產量超過鞍山。周廳長給我看了一煤鐵公司的全景圖和各種礦物的原料同成品，然後帶我去參觀。煤鐵公司獨立成爲一個龐大的小城市，內部有一切這公司所需要的單獨設備：我參觀了發電所鐵工廠，電業工廠，木工廠，修械所，瓦斯廠，燒窯場，電話局（有五百個自動電話機。）……凡是公司里所需要的東西，全由自己工廠製造。瓦斯廠有兩個燒瓦斯爐一個已經過了保險年齡，一個因爲八一五停火，所燒之鐵已凝固，要從新生火，用瓦斯倒回，把鐵燒溶了流出來，才可以再出瓦斯。其他方面都已復工。全廠有七千工人，豎坑煤礦，現在每天產一千噸到一千二百噸，較敵人的每日平均產量來說，生產量增高到百分之六十七。

參觀完了以後，周廳長打電話叫來一輛電車，我們一同到豎坑去。這座煤鐵公司有四里地的樣

子，是敵人新建築的一個全遠東最大的一個煤礦，比撫順豎坑的規模還要來得大。所謂豎坑，就是直打下去的開口煤井，在高大的樓房上，又蓋起一座高樓，屋頂上是大轉壓機，四面電梯尙未開動，從紅色的高架梯子爬上去。日本國內并無建築這樣宏大規模的技術人材，敵人特地從德國請了兩名專家來，日本最有名的專家，只當德國專家的助手，在他們領導之下，建築了六年又半，還未完工，但運煤燒焦的設備已粗具規模，從英國買來的四五分厚的運煤用的膠皮已經裝置妥當了。敵人以有此等偉大工程爲光榮，常在人面前誇耀他這個遠東第一的豎坑。有些房屋基業已打好，鋼骨也已按就，可是八一五一到，敵人投降了。

我們走下來，周廳長指着豎坑屋頂和四周的建築物給我說：「在民主政府手裏，半年之內，就可以完工出煤。」

這和我在撫順參觀國民黨區域的工業是一個顯明而有趣的對照。那邊設備齊全的工廠在停工，這邊設備尙未完工的工廠要生產；那邊完整工廠，封條重重，你拿我偷，把工廠的心臟劫掠而去，動轉不得；這邊的工廠一切照着原來位置放着，而且提高了生產量。

這裏面有一個祕密。

就是那邊爲自己服務，這邊爲人民服務。工廠裏爲工人服務，改善工人生活，執政者不貪污，自然很快可以開工，很快可以提高生產量。

民主政府在本溪湖一開始就成立國產保管委員會，統一保管一切資財。把敵人倉庫裏的棉衣，取出來，發給每個工人一套。從前一個工人，每天工作十五小時，沒有休息，却只拿一元八角的一天工資，還要扣去五角的「飯伙」。現在八小時工作制，有娛樂休息時間，星期休假，工資十二元到十九

元，月發粟米五十斤，家屬不滿十二歲的一月津貼十元，直屬親屬，不能生產的，每月津貼二十元，能生產的，津貼十元。普遍發給貧苦工人救濟糧，一人十公斤。

這樣，工人生產熱忱怎麼會不提高？

乘電車回來，周廳長留我在那兒吃飯，並且已叫飯館子準備好了，但我婉辭謝却了。一則我希望停留在本溪的短時間內多做點事，看看談談，二則要到省政府去，更何況程世才肅華兩將軍一定要設宴請客，我已經答應，不好不去。

八 張學詩將軍

遼甯省政府在本溪湖街上，下車進去一問：省主席張學詩將軍，不在，已去長春了。四月十八日民主聯軍進入長春，許多人都到這曾經是偽滿首都的所在地去了。

當時沒找到，頗有點懊喪。

後來我到長春時，五月十二日，在長春車站附近的中國旅館的一房客房裏，碰到他。他穿着一件草綠色的布軍裝上衣，咖啡色的絨絨馬褲，配着一雙日本皮鞋，走路來挺精神。他的人原來就很英武和俊秀的，一張瓜子型的臉，淡眉，長鼻樑，鼻尖有點下垂，雙眼炯炯有光，配着剃光了發育的絡腮鬍鬚，更顯得英姿勃勃。講話時喜歡把頭低下來，好像在思索什麼。桌子上放着一堆書，其中有一本是「西安半月記」，他今年才三十二歲，可是在七歲時就上瀋陽省立第四小學，十四歲時已是同澤中學的學生了。後來轉學到北平匯文中學，辛克萊的「屠場」，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斐莫維文的「鐵流」……是他課餘愛讀的書。沉醉在進步小說之中時，社會科學的書又吸去了他的注意力，成了「國家與革命」「辯證法唯物論」……等書的熱情讀者。而和他同房間的同學楊孟喬先生給他思想上更多的影響，他看到中國人民的災難，他要參加革命工作，當時他參加了反帝運動，後來選擇了學習軍事的道路，計劃到國外去學習軍事，而且手續已經辦好了。這時張學良將軍從歐洲回來，兄弟兩人

在上海碰了面，張學良將軍並不反對他學軍事，只是覺得要到外國去學軍事，非先了解中國的軍事不可。

二十四年七月，張學詩將軍於是乎入了南京中央軍官學校，是十期二中隊，步科。

雙十二事變，他在安徽宣城近亭山實習打野外，在野外戰棚中住着。隊長忽然派了三名戰士把他叫去，要他回南京。送到總隊部，一宿也不讓睡，每天哨兵換班都把他叫起，這時他已不是學生，被當做犯人看待了。第二天總隊附和他一同到了南京，立即把他監禁在練習營裏，一位上尉連附看守着他，他正式成了犯人。吃飯拉屎，都只准在那個屋子裏，不准出來，更不准和任何東北人講話。

十二天後，他聽見飛機聲，看守他的上尉連附說：「你哥哥回來了，你回隊上去吧」。

他懂得「你哥哥回來了」這句話裏所含的意思，和同時所帶來的消息。他到宋子文先生家裏會到張學良將軍，沒有談什麼，約好第二天去暢談。第二天去的時候，張學良將軍已失去了自由。

一九三七年一月畢業後，母親去南京看他，兩個人一同回到天津，在萬福麟的五十三軍裏當排長，當上尉參謀，當代理連長，七七事變不久，他到浙江溪口去會張學良將軍。張學良將軍住在中國旅行社裏，被二十名衛兵監視着。在這樣的場合，兄弟不過只能見見面，什麼話也不能談的。

他一直在爲張學良將軍的自由奔走，但是促進中國團結抗戰的張學良將軍仍然被拘禁着。

奔走無效，張學詩將軍遂專心參加抗日戰爭，他在河南偃城組織游擊隊，發動游擊戰爭。後來他到河北大平原——參加堅持冀中軍區的抗日戰爭，日本投降前，他是冀熱遼平西軍分區的司令員，這時他帶着那支勁旅，深入東北大平原，配合蘇聯紅軍和民主聯軍，解放了淪陷十四年的鄉土。他在民族革命事業上，初步完成了自己的宿願。

現在他正從事民主革命運動。

去年十一月，在瀋陽省政府召開的全省人民代表大會上，出席代表二十五個縣市的一百一十多人中，他被選爲遼寧省主席。大會上通過了施政綱領，主要有六點：

- 一、實行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
- 二、肅清敵僞殘餘，審判戰爭罪犯，
- 三、恢復工商業，加強生產，
- 四、安定社會秩序，肅清土匪，
- 五、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教育，
- 六、樹立廉潔政治作風。

十二月初，省政府遷移到本溪。一月二十六日到二月初，又舉行了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二百六十五位代表全省各縣人民的意志，提了一百七十多件議案，選了九十七位省參議員，七位駐會參議員，張學詩將軍再度當選爲省主席。

省政府成立以來，省屬保安隊二分之一用於剿匪，二分之一用於整訓。省境原有上萬土匪，這是老百姓最感頭痛的事。剿匪不到一月，即將大股土匪消滅，在鞍山以東，吉洞峪以北，有一股二千多人，省政府派兩個團去，消滅了一千多，俘虜了四百多。現在全省只有二三百土匪了。

敵僞殘餘在國民黨區域又得到一官半職，像僞滿時代的警務科長，化了百萬元東北九省流通券，又買到撫順市的公安局長，依然騎在人民頭上，耀武揚威。但在民主區域，他們是沒有出路的。敵僞時代的新賓縣縣長張文山，是一位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原來有三十多萬人口的新賓縣，現在只餘留了

十多萬了。他曾經設了萬人坑，對付抗日英雄楊學宇將軍和他的戰士。民主政府把他捉來，公審。一個青年婦女上去打了他幾個耳光，走下來，一個農民嘆了一聲向她跪下說：

「我想打他幾次了，還沒打，你打了，等於我打了，給我出了一口氣，我認你做我的乾姊妹，謝謝你！」

人民一致要求；把他槍斃了。

民主聯軍過去在撫順的時候，槍斃了一個配給店的漢奸特務，一個姓王的老太太忽然走上來，大聲地說：

「這個漢奸殺死我的兒子，過去我不知道哭過多少次了，想報仇雪恨，可是誰也不管我，今天民主政府給我報了仇，現在我最後一次哭了，以後再不哭了。」

十四年的血海冤仇，民主政府給人民一一清算。受難的人民還得到救濟：在瀋陽附近發了一百多萬的救濟金，省府發了九十多萬噸救濟糧食，整個遼東區，發了一萬四千萬的貸款，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農民得到了減租的實惠。

談過了一般情形，我問他回到東北來的感想。他不滿地長長嘆了一口氣，心情很沉重的說：「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到現在恐怕也回不了東北，更說不上抗戰勝利了。九一八以來，政府對東北義勇軍毫無援助；對東北軍，不但沒有很好組織，運用來保衛疆土，在抗戰中反而到處遣散分化，我哥哥爲了要求抗日，失去自由，到現在還未釋放。」

說到這兒，他憤恨地站起來，走到一堆書面前去，找出一堆日本警務廳的情報材料，指給我說：「我們從敵人方面的材料裏，可以清楚看出，十四年來，完全是中共和義勇軍在冰天雪地裡抗日

，這兒沒有一支部隊是所謂中央軍的，不要講一支部隊，連一個中央軍的影子也沒有。人民武裝自衛了十四年，今天自己解放了東北，應該實行民主，人民有權力，同時也有能力管理自己事情的。我們要按照孫中山先生的地方自治原則去做，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案，應該徹底在東北和全中國實現。東北人民經過十四年的苦鬥，推翻了敵偽統制，不應該再遭受專制獨裁的迫害了。東北人民受的災難太深了，太深了，人民要求的是和平與民主。建設新的東北。我要竭力向這方面去做。」

祝福爲民主革命事業而獻身的張學詩將軍，正如經過八年抗戰，我們取得民族革命的勝利一樣，民主革命也一定會勝利的，因爲這都是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啊！誰違反它，誰就要被這個排山倒海的民主浪潮打下去的。

歷史的車輪是不容情的。

九 站在鴨綠江邊的安東

安奉線上

回到遼東軍區司令部，不一會，正好開飯。席上有主人程世才蕭華兩將軍，和剛到本溪的各縱隊司令政委，把一張大桌子擠得滿滿的。完全是老「八路」作風，桌子上放着幾隻大臉盆，臉盆裏滿滿是菜，整隻的鴨，大塊的魚，大塊的肉，……菜把桌面填得滿滿的，我的飯碗都沒地方放了。

程世才將軍舉起一杯紫色的葡萄酒說：

「乾一杯！」大家喝了一口酒，程將軍接着說：「我們是老八路作風，沒有多少碗，多少碟，只是這幾樣菜，誰愛吃什麼就吃什麼。」

他自己揀了一大塊魚吃，笑着說：「這魚好吃。」

這兒沒有虛偽的客套，賓主無拘無束，邊吃邊談，借用一句常用語。「在和諧愉快的空氣中」，結束了這令人懷戀的晚餐。我因為不會喝酒，喝了兩口，竟然醉醺醺，飄飄然了。回到臥室裏，躺在沙發上，沉沉入睡了。

次晨五時醒來，軍區司令部祕書處長李毅處長約去同進早點，蕭華將軍來送，八時到車站。十分

鐘前，火車業已開出，幸好碰到運輸處長雷丁先生，是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學生，搞文學的，現在改行，搞交通；說「改行」并不妥切，搞交通，可以豐富他的創作源泉，能深入生活了；談起來，他認識我，曾經見過面。他幫助我派了一個火車頭，坐上去到前面去追，同時他打電話給前面站上。到孫家堡趕上了開去的車。

這條安(東)奉(天)線大部是在山岳地帶開闢出來的，沿途過許多山洞，山頭山腰有堅固的鋼骨水泥堡壘，地勢很險要。現在這條線從安東官原對開，雙方到草河口折返。我在一輛貨車裏找了一席之地，坐下來。車到南茂門，這是山脚下的一個小站，在綠茵茵的山上有一溜齊整紅洋房。下面上來二十多個日本婦女小孩，即使是年青的十多歲小孩，肩上也都如大人一樣的背着背包，一律向窗外舉手告別，口裏說着：

「沙揚拉拉，沙揚拉拉……」

說着說着，都用白手帕把眼睛蒙起來，哭了。車外月台上也有幾十個日本男女，有的也哭出聲音來了，看樣子，她們是離開這地方和親友分別。同車的老百姓笑了，他們想起十四年來日本人在這兒飛揚跋扈的情景，忍不住說：

「哭什麼，你從前對咱們中國人那個樣兒，你爲什麼不哭，……嘻，哭鼻子呢！」

一個中國商人說：「八月十五那天，聽日皇廣播，哭的更厲害呢！」

坐在車廂角落裏的一個老頭，捧着胸前鬍鬚，走到人叢中來說：「害人的人，沒有好收場，我知道小鼻子早晚有這一天！」

日本人在東北播下了太多的仇恨種子。

這批日本人到連山開下去了。十一時半到草河口，我們全體下來，安東的車要一時半才來，我便到車站附近一家小飯館裏休息一下，叫了一個白菜炒肉，一個蛋湯，吃了二十個棒子蕎麥混合麵的餃子，餃子六角一個，連菜總共不過六十二元，甚爲便宜。角票在全國其他地方已經絕了跡，這兒却還可以派用處。

二時車到，二時半開出。車廂裏座位經過八一五之亂，多給老百姓拆去，變成燃料了。現在的座位是用木板改裝的，也還乾淨。車在羣山中穿行，過通遼堡，過鷄冠山，過鳳凰城，我想起抗日英雄們在這一帶光輝的事蹟，很想下去尋訪一番，可是車停時間甚短，不過十分鐘，時已黃昏，只見山麓下黑烏烏一大片，靠車站這邊有些突起的烟囪，這就是鳳凰城。五龍背一過，很快就到了沙河鎮元寶山了。雖是農村卻也燈火輝煌，人聲吵雜。到達安東時已是夜晚，全市燈火通明了。

披着夜色，上了安東軍區司令部所在地——鎮江山。我住在司令部朝南的一間屋子裏，玻璃窗外給一棵松樹和無數的含苞未放的櫻花圍繞着。早晨推窗一望，橫在腳下面是安東市，在紅色的屋頂上，升起陣陣青色的炊煙，和淡薄的晨霧混在一起，罩在市的上空——安東市披上了薄薄輕紗的晨裝。一條綠色的鴨綠江，把中國和朝鮮兩個國家隔開，江上那一座有三〇九九八呎長的大鐵橋又把這兩個國家連接起來，她們在鴨綠江上握手。原來這座橋可以開閉，現在停止了。

安東市敵人計劃建設成爲容納二百萬人口的大工業都市，市區南北長六十里，現在把九連城也劃入市區，就長到一百二十里，東西則有二十里闊。工業設備在南北兩端，煙囪林立，走到這些地方，便知道現在的安東市，只是計劃中的一小部份耳。

安東是有她優越條件的。東面是鴨綠江，東北最遠區域起於長白山，北邊靠着本幹山，南邊臨

海，有名的大東港就在那兒，這是不凍港，吞吐量很大，可以停泊四千噸級的船舶，航運絕不次於大連。全省極大地區雖是山岳地帶，但農產品足夠全省人民食用，並且有豐富的寶藏：煤，鐵，金，銅，鋁，鹽，黃菸，木材，柞蠶，絲，豆油……其中木材柞蠶和豆油安東省可以大宗出口。這些寶藏有一個特點：不像東北其他各省，礦物多半未開採，安東開發的晚，像煤鐵最豐富的通化開發，是近年來的事。長白山下，鴨綠江邊，在這十四年間，到處燃燒着人民抗日的火焰，這些英雄的領袖們是：唐聚五，苗克秀，鄧鐵梅，楊靖宇……安東人民爲了紀念他們，安東市上有幾條路就用他們的名字起的：在毛澤東路旁邊是楊靖宇路，鄧鐵梅路……人民整天走着他們的道路。

市長呂其恩是個精明幹練的人，穿着一身布軍裝，他不是高高在上蹲在辦公室裏批閱公文的市長，而是整天在區上解決各種問題，市上糧食缺，他派區長下鄉去給老百姓買糧食，糧食一到，糧價馬上從十八九元一斤降到九元一斤；小學生有一萬四千人失學，他知道了，第二天就派人做一萬多張椅子，開辦學校……人民需要什麼，他做什麼。

安東市以嶄新的姿態，站在鴨綠江邊。

夜訪劉瀾波副主席

安東省主席是高崇民，他到長春去了，我訪問了副主席劉瀾波先生。劉主席安東人，四十歲上下，既瘦且矮，也許有點像管仲，經常睡眠不足，眼睛紅腫，好像精神不振，却善於談吐，妙語橫生，省政府和軍區在遼東飯店歡宴遼東新來的一百多個幹部，大家要瞻仰副主席豐采，他站起來給自己介紹道：「高主席出去了，現在大小有個什麼事，就歸兄弟辦。」他巡視了一下幹部，點點頭。引得全

堂哄然大笑，他却鎮靜地坐在我旁邊，我們閒聊起來。他是安東省最忙的人物之一，每天常在深夜一兩點鐘才睡。我給他約了三次談話時間，有兩次都因為臨時有會，改了，第三次還是在夜裏十一點鐘，才在省政府主席室裏碰到他。

在他面前，我提出了幾個問題。

我問：安東省民主政府建立的過程。

他答：在人民自衛軍和地方工作同志的努力下，按照人民的要求，建立了各級民主政府。先後有省縣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決定了省和縣的工作方針，並且在這方針下，建立與健全了各級政府。去年省人民代表會議上就決定了要實行民主，成立參議會，改選各級政府，爲了執行這一決定，忠實實行孫中山先生實行地方自治的遺教，和政協會議關於政治民主化的決議，三月間縣長會議上又做了討論，現在各縣都成立了縣參議會，選舉了縣行政委員會和縣長。省市也如是，我們的政府從成立第一天起，就是老百姓選舉的。這是安東有史以來的新紀元。

（這時劉主席夫人楊女士，端進來一盤蘋果和一包安東造的煙捲，我們邊吃邊談。）

我問：在很短時間內，怎樣進行選舉的呢？

他答：時間不在乎長短，主要的要看有沒有決心去實行民主，如果有決心，就能辦，一次比一次會辦得更好。我們參議會選舉，政府事先頒佈了選舉條例，省級市級等（個別的縣因爲幹部不夠，還沒有實行普選。）都是採取平等直接不記名的普選法。省參議會是三萬五千人選舉一位代表，安東市先進行選民登記，全市選民有十萬人。然後從街代表選舉起。街先成立選舉委員會，登記選民，展開競選熱潮，鎮江區證三輪車的車夫也參加競選，發表競選演說：「大家要是選舉我，我一

定不欺騙人，不壓迫人，給大家好好幹活，只要對大家有好處的事，我就做。」街代表選出，開街代表大會，市召開街代表大會，按照省政府規定，選出市參議會會員，現任市長呂其恩先生，就是從市參議會選舉出來的。

我問：人民文化水準比較低下，進行選舉有什麼困難嗎？

（他拿起一個蘋果，一邊削着皮，一邊意味深長地望着我。）

他答：困難是有的，但不是不可以克服。在選舉方式上就得照顧人民的文化水準問題，我們選舉採用了三個方式：舉手，投票，投豆。選舉時，候選人站在台子上，背向着選民。他們每一個人都珍重這份權利，三輪車夫甯可一天不拉生意，要自己去投票；一家媳婦抱着小孩來參加選舉，人家想幫助她把票投到票箱里，他拒絕了說：「這事不能馬虎，選出了壞人，可怎麼辦？」識字有識字的辦法，不識字有不識字的辦法，對自己區域裏的好人壞人，每一個選民都很清楚的。而且每一個人都選舉代表自己說話的人，我曾經參加安東市的一個區選舉，看到穿袍子馬褂的人多半選商人資本家，穿短裝的勞苦人民，大多數是選工農份子。你能說他水準低下嗎？我看他們的政治水準相當高的。在選舉中，選上的都是好人，都是老百姓所要選的人。說什麼中國非要經過長時期訓政，不能實行民主，要一個人去獨裁，這種說法，在安東就充份證明是錯誤的，沒有根據的。

我問：民主政府成立之後，實行民主的成份怎麼樣？

他答：我告訴你一個故事，你就可以知道。安東市改選後，其中有一個組，是中心區六合南街的一個組，當時沒有改選。老百姓自己開會商議，大家說：「現在民主了，五千年來第一次，咱們這個組長，敵偽時代做過事，咱們不要他」。他們於是乎在街附近佈置了一個會場，釘上木板，設立

投票箱，到區公所來請區長去開會。區長不知何事，就去了。他們從街選舉當中學來那一套辦法，集合選民，報告開會意義，投票改選，選出一個做了二十多年工的工人當組長，區長當場承認這個組長是正式組長，這是人民任命的。至於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信仰等自由民生活，你已親眼看到，不必細說。我們剛開始實行民主的人，也有的開明士紳怕實行民主，控制不住老百姓，或者選進壞人來。

（我想起在重慶的時候，像這位開明士紳一樣的人，是更多的，便笑着說。）

我問：事實如何呢？

他答：事實是：只要這個政府是爲老百姓辦事的，就不必怕控制不住老百姓，因爲老百姓要做的事，正是政府該做的事。選出壞人來，當然也有可能，不過壞人終究是少數，而且壞人畢竟是壞人，掩藏一時，最後還會露出狐狸尾巴，他逃不過人民雪亮的眼睛。

我問：既然是不記名普選，怎樣保證實行中共所倡行的三三制呢？

他答：如果選舉結果，中共黨員超過三分之一，中共就自動退出，如果不到三分之一，那就不成問題。不過中共黨員在各地爲人民服務，自然易於當選，所以常常是超過三分之一而自動退出的多。

我問：安東省的情形怎麼樣？是不是團結了各階層的力量？

（從一包公文裏，在其中挑出一張照片來遞給我，這是一張安東省行政委員和參議會駐會委員的全體照片。）

他答：請你看看這張照片，它可以回答你所問的問題。省政府十一個行政委員當中，只有兩個是共產黨員，一個是我，一個是呂其恩。高崇民正主席是國民黨員，蔡貢之是地主，曾和莫德惠到莫斯科

科辦過外交；楊竹坡是慶泰福老板，工商聯合會會長，在安東做了三十多年生意的商人；王季璋（兼教育廳長）是地方上老教育家；位樹德，抗日份子，和唐聚五一崗抗日；王明德是六合成的工人；李錫三是小地主出身的大學生；徐元泉和孫己泰都是抗日英雄。

（他答完我的問題，這時省政府裏鴉雀無聲，人都睡了，劉主席叫警備員把他的汽車夫叫醒，送我回到鎮江山。街邊沒有一個警察，秩序却很安定，沒有小偷，也沒有搶案。）

過去爲舊世界的奴隸

四月二十七日，我和軍區張祕書從軍區司令部走出來，鎮江山有點像香港，和香港不同的是滿山櫻花，山麓有個小花園和運動場，軍區司令部隔壁是日本神社。原來這些地方都是禁地，中國人不准來的，現在都可以隨便來往了。

偕張祕書到了市總工會，門口搭着一個紅綠布紮的牌坊，橫額寫着「組織起來」四個字，兩旁有付對聯，是：

過去爲舊世界的奴隸

現在是新社會的主人

我們進去會到市總工會的祕書長林志明先生，林先生原是瀋陽鐵西德和紡織工廠的工人，後來到通化安東的。我從那兒知道今天他們正在開會，舉行工人短期訓練班的畢業典禮，準備明天即分派到

各地方去開展工作。

正好給我一個機會，我請林祕書長給我介紹幾個工人談談。下面是談話記錄。

姜順海，從前是鐵礦工人，現在是石棉工廠工人，四十多歲，身體還算結實，臉上有點浮腫，發紅色。

我是安東人，一天到街上踴躍，給敵人憲兵和偽警察抓「浮浪者」抓去了，送到通化鐵礦當勞工。做了沒兩天，因為鐵鏽，就把衣服弄紅了，臉是紅的，身上也是紅的，變成一個紅人了。有一天，累的實在不行，剛停住手，就被小隊長看見了，他叫我立正，我也不知道什麼事，就立正，他又叫我仰起頭來往天上看，我剛抬起頭來，小隊長對我臉上劈哩啪啦就是幾個耳光。人累的不行，也不敢休息，真不行，果倒了，動也動不得，眼睛上嘴上蒼蠅就來吃你，生蛆，一個人就這樣活活地死去。這樣的話，誰也幹不了，就想法逃走。在半路上捉回來，捆在大木板上，雙手也捆起，倒灌涼水，肚子脹了，敵人就用皮帶朝肚子上抽，打得死去活來。

我們班上有兩個人逃到山海關，也給捉回來。（因為紅衣紅臉，要半年才能變過來。）過關時，紅臉一看，就看出來了。捉回到礦上，把所有的工人集合起來，對大家說，這兩個人要逃走，反對皇軍，當着大家的面，用刺刀就把這兩個活活挑死。

那時候，咱們當工人的，早晚只有一個死。

張全義，永昌橡皮工廠裁斷工人，二十多歲。

區上挑勞工，上面要五個，他挑十個，多五名空額，讓別人花錢運動，他好上腰包。去當勞工，就帶一包棒子麵，吃不飽，餓不死，那兒有勁去推車呢？推不動就打。下班後，要唸五個訓：國民訓，勤勞訓，隊伍訓……還得到廣場上去受訓，每個青年都要去的，是軍事訓練，誰不好好受訓，馬上就揍你。果到晚上，想在坑上舒舒服服睡一覺也不行，要打更，睡一二個鐘點，就要起來打一次更，起晚了，又是打。我每天却總吃不飽，配給的糧食不夠，咱家裏當然更不夠吃，沒辦法，就派人到鄉下去借糧，給「黑帽子」（偽警察）捉到，不得了，這是經濟犯。每天戴月亮披早晨幹活，一天只掙三塊多，那筆賬，聽他們隨便去算，算少了也不准問，去問也沒用，他不理。你又幹嗎？廠裏馬上會打電話到市公署，抓你的勞工。現在每天工資四五十元，自己吃得飽飽的，還能養活家小。從前一天出二三百雙膠皮鞋，現在一天可出二千二百雙膠皮鞋了。

曲家祥，原來是大東港建設局工人，現在是軍區後勤部鐵工廠工人。

小鼻子對鐵工廠，和現在比起來，相差天高地遠，一天只給咱們兩塊多錢工錢，開口就罵「八格」，動手就打，一見工人穿新衣服，就說是經濟犯，要捉去。吃不飽，穿不暖，咱們工廠，那時候，平均一天要死兩個人，死了夏天就埋掉完事；冬天地凍，不能埋，夏天先挖好坑，一個坑能埋好幾百，挖好了準備冬天用。病了，小鼻子就把病人拉出去，讓他凍死，有的時候，燒死。個別人放在那兒不管，等人多了，再一捆捆用油布包好，拿出去燒掉，有的還沒有斷氣，活活的給燒死。

那個人心不是肉做的，看了這樣子，誰都不想幹下去。要逃，逃到那兒去？和我一塊到廠裏來的一個鄉親，叫徐德和，他實在忍受不了，逃走了。給小鼻子抓回來，叫他自己掏土挖坑，挖到一人

深，叫他跳下去，用挖出來的新土把自己埋起來，沒有法，他只有慢慢地埋，埋到膝蓋，埋到大腿，他看自己要死，就使勁跳出來，旁邊小鼻子和偽警察看到，就打他，用刺刀刺他。自己只好再跳下去，又一邊埋，一邊流着眼淚，埋過胸脯，兩眼發直，呼吸困難，慢慢死了。

（說到這兒，曲家祥低垂下來，我看見他藍布工裝的胸前落了兩滴清淚，他浸沉在悲慘的往事裏。我也默默地坐在那兒，停下筆來，沒有再問他。）

現在是新社會的主人

林祕書長告訴我；現在全安東市有三萬多工人，工人生活都得到改善：總工會和市政府商定：以糧食計，最低是二百二十斤棒子，最高四百斤，童工從一百三十斤到一百七十斤，特殊工人，像技師，最高是七八百斤一月。過去工人每月只配給他四十斤棒子麵，二三十元工資，（當時三元一斤棒子麵），一個人也養不活，就磨洋工，偷東西，現在工資，連本人在內，可以養活三個人，做工好比給自己做工，誰也不偷東西了。而且有些工人六時上工，五時半就來了。公營工廠普遍成立俱樂部，清算後，工人保衛工廠，要求「開發腦筋」，要學習識字，市總工會的區分會開設訓練班領導他們學習。

我到三個工廠去實地參觀。

第一個是安東造紙廠。

安東造紙廠在中區北邊東坎子，我早晨六時前去，碰到廠長劉天達，就是從前認識的小說家雷加，安東人氏，彪形大漢，長方臉，眼睛大而有神，講話時兩個眼睛老是對着你轉動，滿面笑容。他

還是保持過去那付活潑的神情，一見如故，緊握着我的手，拍拍我的肩膀，說：

「老周胖了，上樓來坐吧。」

樓上是廠長室，我們談了許多後方文化界情形，從他那兒我也知道安東一些故友的近況。我急着要參觀，他却不慌不忙地說：

「吃過早飯再參觀，現在還沒開工呢。」

這頓早飯頗有特色：大米粥，棒子麵窩窩頭，四碟小菜之中有一樣是朝鮮鹹菜，有一股說臭不是臭，說鹹不是鹹的異味，並且還有點辣。飯後他送我一本共存社版興亞綜覽第三輯「大東亞共榮圈」，和一本「溥儀皇帝陛下御幸安東造紙廠」照片手冊，前者加上林志明秘書長送我的三本滿蒙全集滿洲篇，對我探訪東北材料有不少幫助，使我對一些事物有個初步了解，不啻是一把探訪鑰匙。

安東造紙事業，九一八後就開始建立，因為有鴨綠江的水源和朝鮮的舊麻布衣供給紙的原料，全市有三個造紙廠：安東，六合成，和鴨綠江製紙廠，這三個廠全歸九子製紙株式會社管理，安東造紙廠有兩部機器，現在造捲煙紙，每部機器每天可以出二百五十盤紙，每盤值東北幣六千五百元。（如果造捲煙紙，可以造捲筒紙。）這個廠是去年十二月七八兩日民主政府接收的。十五日就正式開工了。七天以後開工，這在「接收史」上不能不說是奇蹟，在國民黨區域，接收了七個月以後的工廠，不是許許多多還癱瘓地躺在那兒，機器不能轉動嗎？

雷廠長陪我去參觀，我親眼去看這個奇蹟。

這是完全電氣化了一個工廠，從碎麻，去麻的灰塵，洗麻，泡麻，漂白，變成纖維，過銅篩，乾燥，成紙，切開……全部是電，人只是在旁邊監視而已。

在泡麻那部分的一間小房子裏，我發現在上工時間，有五個女工在讀報，在她們當中的牆壁上掛着一塊黑牌，上面用粉筆寫着「政治協商會議」六個字，我悄悄走過去，看她們沉浸在讀報中。我有點奇怪，轉過臉來，問雷加：

「上工的時間，她們讀報？」

雷加點點頭，告訴我，這是她們利用各部門休息時間，輪流抽出人來相互學習，現在學習空氣，夠上說一句；「濃得化不開」。工人要求識字，讀報，看小冊子，一個不識字的工人，數個月以後，就能識上六百多字，不用功者，也可以識上二百多字，工作幹部寫工作報告時，都注明今天識了多少字。

工廠基本上是工人在管理。工廠管理委員會由三部分組成：工廠行政人員，技師，和職工會。紙材科科长是工人，工務科科长是工人，秘書也是工人。工人愛護機器像愛護自己的東西一樣，開工時，乾燥機上的毛巾起初說只能用兩個月，現在快半年了。不但沒壞，而且還可以用下去。銅篩（這是造紙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估計在敵偽時代就不能用，開工時經過修理，一直用到現在。過去敵偽時代，敵人廠長用盡各種辦法，依然禁止不了偷紙現象，白天偷小紙，夜晚整盤偷，現在不用想法，沒人偷了。除了增加工資，最高到四百斤棒子麵外，又實行獎勵制度，三月選舉一次生產模範，由工人裏產生評議委員會，分三等，第一等千元，二等五百元，三等二百元，（千元等於他們半月薪水。）增加工資和獎勵，因此工人生產熱忱特別高。雷加告訴我，他遇到一件苦惱的事；原來廠裏規定早上七時上工，午後五時下工；不少人却不按照規定，六時半就來了，放了汽笛也不下工，直做到五時半。個別工人向廠長提出了意見，說這硬影響他們，他們也不好按時來，要早到晚退。這是工人自

願的，沒有辦法勸他們。

最初日本人看不起民主政府能接收了這個工廠，現在看看管理得比原先還好，有些他們以為絕對辦不到的事，如禁止偷紙，現在實現了。從此，他們不再輕視，也無話可說了。

第二個是安東紡織廠

安東紡織廠原名東洋人織，後改爲東洋紡織株式會社，現屬省政府。這個廠可以從木頭裏提出纖維來織布。廠在安東市南邊，靠近浪頭區。省政府只派了一個人來接收，這就是特派員李志聞。廠內有五萬個錠子，五百台織布機，復工主要是靠工人和政府各方給予的幫助，像貸金，像人力……

李特派員陪我在廠內四處走了一遭，他告訴我三件事：第一是敵人管理時，日夜開工，只出三十匹布，現在只是白天開工，却可以出二百三十四。第二是敵人千方百計設派出所招工人，招不到，就要省府去派，工人還是不夠，現在每天有不少工人自動來報名，他用「門庭若市」這四個字來形容工人之多。第三工人成了工廠的主人，自覺性提高，愛護機器，增加生產，一部機器規定二十天修好，十五天就完成了。織布是實行累進工作制：一人看四台機子，每台機子要求出一匹布，如果多看一台，或多出布，都增加工資。工廠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第三個是牡丹江製材廠。

這個廠在鴨綠江邊，從前的名字是「牡丹江製材株式會社，造船的。四年前開始建立，歸關東軍六五部隊所管，都是造木船，最多的載重量是二十四噸。過去廠長伊藤，現在由工人自己管理。工廠管理委員會的會長曲元春，山東人，是一位四十八歲的老工人。

他領我去參觀：電鋸廠，有大小各式各樣電鋸，不管多粗多大木頭，一眨眼工夫就劈成兩半：有

鐵工廠，木工廠，……廠內的面積很大，當中排着一長列尚未完工的大木船：船頭上雕着：「岫巖縣勤勞隊」，「寬甸縣勤勞隊」，……這是敵人從各縣強迫抓來的勞工，組成各縣勤勞隊，每隊工作六個月，把每個人的精力剝削得差不多了，就叫他們回去，船上留下這一個奴隸的烙印。最高的時候，每縣抓來的勞工和廠內固定工人，有一萬人以上，八一五以後，被當着奴隸使用的勞工，都放回去了，現在廠裏有六百多工人。

廠在鴨綠江邊，有個船塢，那兒停着五六隻造好的船。江面很寬，一片綠水上飄着數隻白帆布船，江水不深，江邊澄清，可以見底，靜靜地流着。對岸就是朝鮮，那兒是新義州，也是靜靜的。

「打到鴨綠江邊！」

我們和東北同胞一樣，盼望了十四年，這願望終於達到了，這兒現在充滿了一種靜穆和平，建設的氣氛。遙望四平街，勇於內戰的將軍們，還在那兒瘋狂地向民主聯軍進攻！

望着對岸的朝鮮，我想起光緒二十年間中日戰爭中，敵人從那兒過來佔領了安東，在日俄戰爭中安東又處於爭奪的要地。戰敗國日本現在倒反而趨向安定和平，走着建設的路子了。若干年後，日本仍然是不可小視的國家。

中國呵，你什麼時候才能得到和平？什麼時候才能建設成爲一個名符其實的民主強國？

回到公事房，在路上看到從各方面匯集來一隊隊工人，他們向大操場走去，曲元春會長告訴我：今天開全體工人大會，鬭爭過去剝削工人的廠長伊藤。

一個工人高興地給我說：「早些時候，我們清算了喝工人血汗的呂作周，王道裕和吳立峯，我們每人分得了三千四百塊錢。今天鬥爭伊藤，這傢伙，從前騙我們做一個船給多少錢，做好以後他却不

給錢；說到日本做工有工錢，去了以後也是沒有錢，抓來的勞工也不給糧食吃；沒有錢，自己當衣服吃地瓜，吃豆餅，臉都發黃了。……咱們過去十四年喝的苦水，吐也吐不完。從前，咱們幾十歲大人，見了日本小孩子都怕，現在我的小孩也可以說話了。歷史翻過來了，翻身了，咱們做主人了，工人整天樂的不行。

我想起市總工會門前那付對聯完全是現實。

劉瀾波副主席說的不錯：

「這是安東有史以來的新紀元。」

十一 齣喜劇的演出

「五·一」的早晨。安東市工人正排隊到會場上去舉行這個偉大紀念日時候，我和許部長左部長一行人離開安東，因為等人，在市內又休息了近兩小時，借此空隙，我們到鴨綠江飯店進了一點早點，五個人不過化了一百一十七元。飯後，我和許左兩部長坐在前面的一輛小轎車里，他們帶的幹部和隨行人員則在後面那輛大長車上。

安東市郊，綠柳叢中，紅色磚瓦洋房林立。鄉間村莊不多，原來小村，爲了防止抗日聯軍活動和便於統制，小屯子都併成大屯子了。山中土地已耕，棒子梳連根翻過來，地上有規律地放着一個個糞堆，像野塚似的。萬山叢中雙河在兩山之間奔流而下，過去不遠，到毛甸子休息，五時到寬甸。

寬甸頗冷，康控嶺更冷，遍山毛林，如一片烟塵，四十里高山上，看不到一點春色，黃的土，黃的茅草房，枯黃的樹，春在嶺那邊。我從寬甸買了一本遼東書店出版的茅盾先生的「腐蝕」，許部長今天起身時買了十塊錢的葵花子，一路上，在汽車里我看了一百多頁的腐蝕，休息時，嗑着瓜子，聊聊天。過了康控嶺，因為汽車開的時間太長，停下來讓汽缸風涼風涼，左部長夫人送來豆腐皮，大醬，大蔥，都是東北名產，肚子已有點餓，就在汽車旁邊的林麓下舉行了一個別有風趣的野餐。

一過牛毛場，將近桓仁，又是一番景象，滿目翠綠，春意蔥蘢了。

五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到了通化，在路上走了兩天又半。

在長白山系的萬山叢中的通化，位於鴨綠江右岸，敵人稱她是「寶庫東邊道」的開發中心，設立東邊道開發會社。寶庫裏有大栗子鐵山，五道沟鐵山（鐵礦內含有百分之五・二的錳），鐵嶺子煤山，烟筒沟煤山，五道江煤山，石人沟煤田，和金，銀，銅，鋁，石綿，雲母，石灰石，長白山麓的森林，是尙未開發的大原始林。人參，烟草和亞麻是她的名產。尤其是藥草，全省佔有了整個東北百分之八十。

不但豐富，而且有一個特點 就是這些寶庫發現的晚，開發的更晚。通化在東北工業發展史上，還處在嬰孩時代，有着璀璨的前途。

整整三個月前，在這個未來大工業的城市里，演出了一齣喜劇，這些那些反動派在東北演出的無數的光榮戲劇之一，我根據我的採訪和主角的供詞，把他記錄在下面，以垂不朽。完全是真人真事，毫無假托。這齣喜劇的名字是：

中日聯合政府

地點：通化。

時間：一九四五年冬到一九四六年春大中華民國戰勝屠殺中國人民的日本法西斯之後。

第一幕 合流

時：十二月十四日。

景：田友家中。

（室內佈置簡單，田友盤腿坐在「塔塔密」的灰色網墊子上，室內當中有一小的矮方桌。他閉目靜思，回想往日的光榮和驕傲，他不了解大日本皇軍爲什麼會失敗，總覺得這不是事實，即使是事實，他要「崛起」。

田友的真名字是藤田實彥，一百二十五師團的少將參謀長，一名屠殺東北人民的犯人。

一會，孫耕曉上，原名孫際虞，四十七歲，安東省寬甸縣人氏，曾肄業東北大學理科。他是偽滿時代的紅人，敵人的忠實走狗，屠殺東北人民的幫凶，曾充任佟江中學教務主任，通化支會宣傳部長，康德七年（即民國二十九年）任省立通化地方職員訓練所所長，康德十年任王道書院教務主任和院長等職。

日本投降後，國民黨大概以他和敵僞往來有法，奴化東北人民有功，國民黨遼甯省黨部主任委員李光忱先生，獨具智眼，選賢任能，委他爲通化縣黨部書記長，并且高昇爲暫編東邊地區軍政委員會主任委員。

田友一見孫耕曉，起立歡迎，握手。

田：（田友簡稱）您好，孫書記長。

孫：（孫耕曉簡稱）參謀長，您好。（十四年來孫耕曉已經學會對敵人那套卑躬屈膝相，現在還保持得一如往昔，難能可貴）。

田：想不到做國已經是戰敗國，做人已是戰爭罪犯之身，還能和閣下在這兒見面。（言來不勝今昔之感，語調黯然）。

孫：（馬上陪着笑臉，精神忽然振作起來，好像剛才方知道自己是戰勝國的官員，儼然擺出架子來。）
那些事，已成過去了，不要再提了。

田：不是的，我怕共產軍政府不放鬆我，我過去做過一些對不住貴國人民的事，怕他們……

孫：（連忙插上來說）不要緊，有我就是了……（拍一拍自己胸脯，很有把握）。

田：（有點懷疑，）你？

孫：（肯定地）唔，我是國民黨書記長，我代表國民政府，共產軍政府是偽政府，什麼事，要我說了才算合法，我們是正統派。

田：書記長，你忘記了你現在在什麼地方。

孫：我知道，這是共產軍區域，但你看短時期以後，通化就歸咱們國民黨中央政府了。（忽然想起一事。）啊，十一月里，咱們瀋陽黨部給你的命令收到了嗎？

田：（思索了一下。）收到了，是國民黨東北先遣軍的命令，令我負責組織東邊各區部隊及收集通化各區潰退的日軍。

孫：東邊各區包括的地點，你知道嗎？

田：知道，知道，包括迪化，臨江，撫松，長白，安圖，輯安這幾縣，是的嗎？

孫：是的，你現在需要進一步工作。

田：怎麼樣？

孫：組織日本義勇軍。

田：這幹什麼。

孫：自然有這個必要，在我告訴你之前，我希望做一件事。

田：只要書記長有什麼分付，敝人是樂於接受的。

孫：我想介紹你參加國民黨。

田：（大吃一驚，驚慌裏又露出喜悅之色）。我，我也可以參加國民黨嗎？書記長您不要給我們軍人開玩笑，我和貴國進行過十四年之久的戰爭，我也可以參加貴黨嗎？

孫：可以，可以。

田：好的，好的。

孫：從此我們就是同志了。

田：從此我們就是同志了。

孫：（伸過手去，和曾經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握着，那手上還有未乾的血跡呵。）同志！

田：同志。我們過去在一塊合作十四年，日滿一心一德，進行大東亞聖戰，想不到今天又合作了。

孫：中日要永遠合作。

田：現在你可以告訴我組織日本義勇軍的使命嗎？

孫：可以，（想一想）。請你等一等，我以東邊地區軍政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資格，任命你為整編東邊地區軍事部長。

田：是。（鞠躬，表示謝意。）

孫：瀋陽國民黨部李光忱主任委員來的命令，（過去低聲地。）要我在通化組織暴動，我現在命令你全權負責，組織日本義勇軍就是爲了這個任務。你有把握嗎？

田：（慎重地考慮，很久以後。）有，經費呢？

孫：十一月底，濟陽黨部派遣貴國特務近藤先生，給我帶來十萬元。

田：這個數目恐怕不夠。

孫：那邊允許，事情成功，再給你一千萬活動費。有什麼事，你和阿部元接洽，他也是咱們的人。

田：暴動的事不是容易的，完全是用自己生命和血汗去做，要是成功了，我們這些戰爭罪犯和俘虜怎麼辦？

孫：噢，你怎麼說這些話？你已是咱們同志，不是戰爭罪犯了。

田：別人呢？

孫：遼寧省黨部已經想到這一層，答應組織國民黨和日本人中日聯合政府，那時候閣下一定是中日聯合政府的要員，有什麼事還不好說嗎？

田：好，中日聯合政府萬歲！

孫：你要嚴密組織暴動，一定要成功。

田：這沒有問題，完全由我負責好了。

（幕）

第二幕 計劃

景：通化日人栗林住宅的一個房間里。

田友和阿部元在密談。

阿部元在偽滿時代曾在濟陽警察所任職，并曾在通化作過特務，由遼寧國民黨黨部派來和田友接

頭。

阿：（阿部元簡稱。）按照奉天國民黨黨部的命令，計劃在通化地區舉行暴動。

田：這個孫書記長已詳細給我談過了。這一次真危險？

阿：怎麼樣？

田：我被共產軍政府以戰爭罪犯名義逮捕到龍泉旅館里，幸虧我把被子扯破，裹着身子逃出來了。

阿：這次暴動成功，我們又會回到滿洲帝國的黃金時代了。現在和奉天的聯絡怎樣？

田：小向俊行和千葉幸雄對我說，用無線電能取得和奉天的聯系，和潛藏在山中部隊也有了聯絡，芝蘭屯有一千六百餘名，由山田少校指揮的部隊聯絡，中國也有若干部隊，要和我們配合在一起，能有很大力量。

阿：共產軍的力量和佈置，調查好了沒有？

田：我已派近藤晴雄去調查。

阿：共產軍的內應份子呢？

田：你是說國民黨派遣去的特務嗎？

阿：唔。

田：專員公署里有十餘名。暴動的兵力，我計算一下，有這些方面：第一散駐在輯安芝蘭屯四平街五道江各山中的日本部隊；第二散駐柳河，輯安，三岔子，濛江各地區的公安隊五千餘名；第三，通化市內日系義勇軍退伍軍人；第四共產黨內部反叛部隊等配合一起。

阿：這些兵力暴動起來是有絕對把握的。不過武器，怕不易解決。

田：山中部隊，可以帶出一部武器，市內隱藏的手鎗和日本刀，反叛者的武器，可以勉強夠用。只是這次要好好計劃一下。

阿：攻擊通化的計劃，我倒準備好了。

田：我看看。

阿：首先以外部兵力迅速將通化山地佔領，深入通化的主要交通，當時遮斷通達桓仁的交通，以防該方面共產軍來援，以一部隊攻擊之，佔領二道江地區，同時掌握該地區發電所。內部兵力佈置是這樣：通化市和日系義勇部隊是基本隊伍，佈置於司令部，專員公署，市公安局，飛機場，發電所，龍泉旅館，特別注重於司令部和專員公署以縱橫戰略進行攻擊，以掃除共產軍，下令給桓仁柳河的共產軍，說東邊軍已順利接收通化，應各在其地候令。

田：暴動成功後，就和奉天國民黨先遣軍聯絡，把日本軍公安隊和反叛共產軍組成新隊伍，在日本人居留地區佈置日本軍……（說到這兒忽然大聲笑了）。這是大日本皇軍再度雄視東亞的起點！

阿：想不到大日本降伏以後，還有今天，參謀長。

田：我現在已不是參謀長了，我是國民黨黨員，國民政府暫編東邊地區軍事部長了。

阿：（給他開玩笑似的）。哦，大中華民國的軍事部長！

田：你不要諷刺我，說什麼大中華民國，我還是天皇的子民，爲了効勞天皇我才這樣幹的。

阿：二月一日在三爲宅開會，令近藤晴雄召集各部隊指揮官來，宣佈各地攻擊目標。

田：二月三日晨四時行動！

阿：好，二月三日以後，通化又是大日本皇軍的了

田：大日本皇軍萬歲！（狂歡）。

阿：（緊接上去，高呼）萬萬歲。

第二幕 暴動

時：二月三日晨四時。

景：通化市街上。

專員公署，後方司令部，公安局，楊靖宇支隊司令部，發電所，紅十字醫院等機關門前排成各種隊形的日本人持着各式武器，長槍，機槍，手槍，刺刀，棍子……雜在日本人當中，有少數中國人，這是國民黨員，總共有三四千人，向各個指定目標前進。這是勝利以後國民黨和「皇軍」聯合的大進軍，多英勇，多雄偉呵！

電燈開了又熄，熄了又亮，三次。日本人已經佔領了發電所。

玉泉山上忽然升起通明的火柱，照耀着整個通化市。——這是信號。

槍聲，機槍聲，中國人喊殺聲，日本人的「啞」聲，國民黨和日本人聯合進攻民主聯軍交響曲。日本人勝利了，十四年來他沒能消滅了東北人民的軍隊，現在又和國民黨聯合進攻，繼續過去的雄圖大志了。日本人勝利了，佔領了紅十字會，佔領了公安局，又佔領了專員公署第一層房屋，專員和公署里的職員們，不得不轉移到第二層樓上，日本投降以後，他們又遭受到國民黨和日軍的聯合大進攻。

民主聯軍出動，擊退了專員公署的敵人，擊退了紅十字會的敵人，最後擊退了公安局的敵人，……

兩小時以內，他們大體上解決了暴動的主力，到晚上九點鐘的樣子，完全肅清了叛逆者；打死了三十四人，俘虜到三個人。那主謀者，前一二五師團少將參謀長，現國民黨員，軍事部長田友，即藤田寶彥先生，是在暴動的前八小時，就被民主聯軍發覺，逮捕了。孫耕曉和藤田先生真是好朋友，現在又在一塊，不過地方換了，是民主政府的監獄裏，這是屠殺人民者的最後去處。國民黨和呈軍聯合主演的喜劇，到此於是結束，閉幕大吉。

十一 長春三題

兩個長春

民主聯軍四月十八日進駐長春，四月二十一日在瀋陽出版的和平日報，發表一篇社論，叫做：「哀長春」。社論開頭就哭哭啼啼地寫道：

「長春終於被匪攻陷了，這是抗戰勝利以來，第一個淪入非法部隊手中的大城市，消息傳來，不僅東北人民咸具悲憤之感，全國人士，亦必極感沉痛。……長春的被匪攻陷，可以證實了人民的真正解放，祇有在國軍保護之下才可求得……祇有國軍所到的地方，人民的生活才算真正安定了，人民才算真正得到了保護。」

東北民主聯軍吉遼軍區政治部在「告長春市民書」裏，有這樣的幾段：

同胞們！大家都知道：在過去三個月裏，在長春嘯聚的是「天下好」，「滾地龍」，「訪賢」，唐玉，陳惠民等一些東北土匪和黨棍，以及姜鵬飛等一些偽軍武裝。在抗戰中爲敵寇走狗，最忠實於其日本主子的「鐵石部隊」，以及人所共恨的惡霸黨棍的武力。長春的日寇戰爭罪犯，特務、漢奸、巨逆，不僅沒有清查嚴懲，反而逍遙法外，得到中國法西斯派的種種支援和

掩護。

這些匪徒和奸僞，他們在長春市內和四郊，倚藉中國法西斯派的幫助和掩護，依然橫行霸道，搶掠奸淫魚肉我長春人民，不過是三個月光景，失業，物價高漲，生活困難和流亡，這種種苦難，壓倒我們長春同胞的頭上來了，長春人民大批集體流亡到了我們各地民主政府和民主聯軍所轄區域來，他們要求民主聯軍入城受降，他們要求我們消滅長春匪逆，除暴安民，解除長春僞軍武裝。

同胞們，順應人民的要求，澈底消滅敵僞殘餘，確保東北和平，長春的和平，保衛長春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保衛長春人民的民主自由生活，是我們的天職，我們進駐長春的目的，就是這機。

五月五日我從通化過吉林，到了長春。

長春曾經有過數月的長時期，在所謂「國軍」保護之下。「國軍」是從北平空運而來，用飛機運了將近十天，起初有人去歡迎，待見從飛機中走出來的，所謂「國軍」，就是壓迫東北人民的僞滿御林軍，——精銳的「鐵石部隊」是也。八一五時，駐防唐山，由國民黨收編，運到南苑，上飛機前換上中央軍服裝，匆匆忙忙，化粧術不大高明，一到東北就被識破。這種部隊的紀律，可想而知，不講對老百姓，即連政府官員也不在眼下。「鐵石部隊」打破矗立在大同廣場旁邊的中央銀行門窗去住銀行，章經理給他說他是此地負責人，要住，得事先告訴他，不能如此無理。「國軍」走上去就是兩個清脆耳光，住房子還用告訴房主嗎？在「國軍」眼裏，自然是笑話。

接收人員和「國軍」「異曲」，但有「同工」之妙。東北有三寶：人參貂皮靛靛草。接收大員要

三寶：人參貂皮金子。接收人員每次坐飛機只能帶八十斤東西，大員不在此限。慢慢從內部傳聞開去，有行營某人逃走了十多箱，羣衆大譁。這位要人連忙出來聲明：不是他，是他部下一位處長。鬧到後來，連他們自己也覺得不像話：飛機來去要檢查了，一查，果然有，却無下文。因爲能坐飛機帶三寶者，是何等人物？檢查者是誰？檢查不過是「等因奉此」，官樣文章。

東北人民過了十四年的艱苦樸素生活，接收大員來了之後，市面頓時繁榮起來，這「繁榮的市面」，并非別的，乃是「酒吧間」和舞場。過去長春是沒有舞場的。一位老百姓說的好：「大員們早上喝牛乳，晚上喝鷄子，有功夫抱抱女人，算是接收東北了。」

其實不確，大員們也做了不少事的。他們最感覺興趣的，首先是發票子，老百姓起初見了東北九省流通券婉言謝却：「咱們沒見這號票子。」官方被迫減少發行數量。其次是接收物資，接收之後，如著名的大陸科學館一部分物資，就給賣掉。有時也辦公事，例如經濟大員張××，就曾叫做哈爾濱銀行經理到長春來談話。這位經理中午十二時從哈爾濱趕到長春，適張××睡午覺，直等到午後四時，才見了一面，談了數句，便算完事，經理含怒而去。其他職員和區區小民，便可想而知。

接收大員喜歡罵東北人民奴化太深，有位要人擬一稿，交市政府秘書去抄，秘書用打字機打好呈上，他一見大怒：「這點小東西爲什麼拿到印刷所去印？」告係打字機打出，破口即罵：「奴化奴化！」

接收大員還做了一些事：不准使用鋼筆，公文要用毛筆，廢除小算盤，改用大算盤，舉行生活紀念週，每天站一小時，等等……實行新生活運動。

做爲東北行營任處的滿炭大樓門前曾有這樣一張布告：「行營大員，妙想天開」，內容大意是：

接收人員持一錢去鐘錶店修理，限當日要，勉力修好，次日此人自己將錶弄壞，硬要賠償。

另外還有一匹佈告，也是貼在行營門口，宣佈接收人員十大罪狀：貪污、腐化、官僚、欺民……而長春市政府門前出現的標語則乾脆明瞭：「此處不養爺，爺就當八路。」

從物價上就可以看出接收人員所予人民的痛苦，因為亂發鈔票，公開貪污，四出享樂，物價自然直線上漲：米二十多元一斤，豬肉三十多元一斤，白菜三十多元一斤，高粱米七八元一斤；……民主聯軍一進長春，物價馬上下跌，白米現在只賣十五六元一斤，高粱米三四元一斤，白菜十二元一斤。

當民主聯軍進入一街，馬上就有人出來抬傷兵，打掃，做大米飯給戰士吃，戰士不吃，要吃高粱，吃完了，戰士以同量的高粱米還給老百姓。曾經有位受法西斯宣傳很深的日本婦女，是位反共專家，她以為共產黨部隊是土匪，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後來她家住上了民主聯軍，借物還物，甚有禮貌，事後她到處對人說：她沒有看見過這樣好的隊伍，不反共了。民主聯軍官兵和政府工作人員，一律布衣，生活簡樸，任何老百姓都可以到機關裏去找他所要見的人，很多老百姓感動下淚，認為共產黨和國民黨大大不同，共產黨是真給老百姓辦事的，不講究吃和穿。

進城三日，交通水電馬上恢復，行人往來擁擠，商場開市，只有國民黨在時餘留下來的舞場和酒吧間，在日趨蕭條，如果不走到大同廣場，看到中央銀行和市府舊地的戰跡，誰也不會想到這樣一個和平繁榮的城市，十多天以前曾經是激烈的戰場。

目前在長春市上展開一幅人民翻身的圖景：我前天曾到市內吉林分區參觀，那兒正進行分配土地房產清算配給店。該區原有敵偽掠奪的土地三百六十九畝八分六，房屋三百五十七間，國民黨在時，丈清土地，準備征收地皮捐，民主聯軍來了，不但不徵收地皮捐，反而把敵偽奪自人民的土地歸還貧苦

人民，房屋分配給大家！按家庭生活狀況分成四等，特等爲軍人家屬，每戶得磚瓦房一間半，一等爲鰥寡孤獨，每戶得磚瓦房一間又四分之一，二等爲貧困情形次於一等者，每戶得地七分，三等爲牛活較不困難，每戶得地四分。過去剝削人民的配給店，配給米，揆沙；油，揆米湯；酒，揆水；尅扣白糖麵粉，等等；德增盛等十家配給店，配給該區五千四百多人口，從康德六年到現在，大人被剝削四百斤高粱，小孩二百斤，清算總值三百多萬，現在已交出三十多萬，收到後，隨時分還給當地人民。我又訪問了長春烟草公司，現在工人當了廠長，敵僑時代，每月發給工人四條煙，從薪金中每條扣五十元，國民黨來了，漲到一百六十七元五角，因此每月扣煙錢要到六百七十二元，無形之中，減少工資，工人去見國民黨總辦張人傑要求減低，總辦說：「混蛋，漲價不漲價，完全用我決定，你沒有說話的必要。」

民主聯軍到後，四條煙捲照發，一點工資不扣。從前，工人每天只准小便六次，且先要到系主任去全身檢查，發給公用證，然後才能小便，如果超過六次，就要辭退工人。現在可以自由小便了。僑滿皇宮的主人，現在已不是溥儀，而是工人，工人大學設在這兒。

東榮區是長春市貧苦之區，過去敵僑也不放棄在此剝削，這次民主聯軍來後，分配過土地房屋，該區還有敵僑一個當舖，叫「大興當」，存有寶物一百四十多戶，核計二萬多元，現在全部無條件歸還原主。

市內房租，因房主圖利暴漲數倍，現在各區展開減房租運動，樂土區減了一千三百多戶房租，原來工人住宅八一五後，每間爲二三十元，國民黨來後，漲到六十元，商店房子也由每間二百元，漲到四百元，現減爲八一五後初期的房租。

長春市上，在重要區域，可以看到紅底白字的大標語：「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到處在召開清算，鬥爭，講理大會，過去壓迫剝削人民的敵僞殘餘，在人民面前低下頭，承認錯，人民站了起來，要做這塊土地上的主人。他們生活不受任何限制，要開會就開會，要講話就講話，婦女界代表趙遜，在十萬市民慶祝民主聯軍進駐長春大會上說。從來沒看見過這樣讓老百姓隨便講話的大會。」長春烟草公司工人說：「停着工，我們開會鬥爭，這政治自由是什麼人給我們的？日本壓迫我們，國民黨也壓迫我們，今天能有自由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解放長春的民主聯軍的受傷戰士。而在瀋陽是公開禁止人民集會結社。當民主同盟三位先生在瀋陽，國民黨藉故不保證生命安全被逼走時，在長春的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新報」已經籌備就緒創刊了。

現在還留在長春的國民黨吉林省代主席王甯華先生說：「國民黨在長春很久，未做何事，中共到了幾天，就做了許多事，秩序恢復，羣衆活躍，物價降低，士兵紀律好，戰鬥力強，埋頭苦幹」。

在中央大街的樹蔭下，在兒玉公園裏，在大同廣場上……人民愉快地唱着：

民主聯軍進長春，

老百姓呀翻了身，

漢奸特務都消滅啦，

啣兒呀兒啣，

民主政府愛人民哪，

啣兒呀兒啣。

民主聯軍到長春，
幫助人民翻了身，

清算運動大開展啦，

呷兒呀兒啲，

清算過去剝削你的人哪，

呷兒呵兒啲……

我在路上聽到飄揚在長春市上的歌聲，頓時想起一個前在瀋陽也流行的歌聲，不過那歌聲沒有這樣高亢，很低沉；沒有這樣愉快，很悲憤；沒有這樣曠亮，很幽怨，也不大敢在馬路上大聲唱，只是低低地暗中流傳着：

想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一掃光。

今天想，明天想，中央是個打軍狼。（計一）

巴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遭三荒。（計二）

今天巴，明天巴，巴到中央衝了家。

恨偽警，不相當，偽警中央是一個娘，

白天掛着中央牌，晚上變成胡子狼，

東家被搶案，西家也遭殃。

天惶惶，地惶惶，何時才能趕走這般狗虎狼。

計一：打軍意思是打人民的軍隊。

註二：三荒：即糧荒，隨時被搶被殺驚慌，被逼無法的逃荒。

這是一個強烈的對比，它告訴我許多事物。

長春是一塊試金石，中國兩大政黨都管理過這個城市，國民黨起先管了一個時候，上面記述了他的一點德政，共產黨管理長春是一個月另一天，（四月十八日進入，五月十九日爲了實現東北和平，而自動撤退。）短短一個月功夫，他給老百姓做了不少的事。誰是爲人民，誰是剝削人民，事實是最好的說明者，和裁判者，長春人民完全知道。

如果說要「哀」長春的話，我看，不應該「哀」她落在民主政府手裏，要「哀」她落在民主政府手裏太晚了，要「哀」她落在民主政府手裏只一個月短時期，又落到另一個政黨手裏，長春人民能不像瀋陽老百姓一樣唱出憤怒的哀歌嗎？

周保中將軍二三事

周保中將軍有着樸素、堅強、機警、勇敢、爽直的綜合性格——當我跳下長吉線火車第一次碰到他時，便得着這樣一個印象。我和他幾次接觸兩度深夜長談之後，還保持這個印象。

他是雲南人，但是十四年來在東北堅持抗日戰爭，已是滿口道地的東北話了，細瘦的中等身材，十四年的風塵，使得他臉上了皺紋，而且黎黑，因過度的疲勞，上眼皮經常發腫下垂，顯得眼睛較小，穿一身黃呢軍裝，黑馬靴，外面套着他副官穿的一樣的灰布雨衣，這已是他最講究的服裝。在十四年的抗日戰爭中間，平均起來，有五年沒脫過衣服睡覺，穿着和戰士一樣的服裝，戴着鮮帽，別人提醒他這樣到前線去，怕人看不清，發生誤會，他這才臨時戴上管理員的一頂舊軍帽，他不注意自

己的營養，人家送給他的啤酒，他不要，轉送給輕傷的人員和負勤務的同志。

在長春，我所見到的中共負責人，他是忙人當中的一個，也許可以說是忙人當中最忙的。這些時候以來，差不多每天早上六點多鐘起床，要忙到深夜二時左右才能睡覺。他現在是東北民主聯軍副司令兼吉遼軍區司令，長春市衛戍司令，和吉林省政府主席，每大要處理公文，和會不完的客人在等候着他，而他，不但有過人的毅力，且是驚人的精細，事無巨細，他都要親身計畫領導，絕不放鬆任何一個小的環節，甚至在部隊移防時，他還要到各處去看看。在離開雙陽時，他檢到一個遺下的信封，馬上就給部下說：部隊離開要消滅一切痕跡，不要留給敵人一點點線索，那會遭到損失的。

某次二十多個縣一級以上的幹部來談話，他細心耐煩聽每一個幹部談的問題，每一人的問題都一一分析解釋，處理，然後他却向幹部提出問題，估計可能發生的困難，及如何解決，這才讓他們回到工作崗位上去。對二十多個幹部，他一邊聽，一邊看文件，同時又不斷給對方一指示，思路一點也不紊亂。他的記憶力特別強，能記住他常用的電話號碼部隊番號，每一個人只要他見過，就永遠也忘記不了，一個幹部曾經見過他談了幾句話，在二三個月後來找他，一提名字，就知道他是何人，談過何事。他的秘書袁石錚，常常被周將軍考問住了。一個文件交給袁秘書保存，半月後，他要查看，袁秘書忘了，以為沒有收到這個文件。他馬上告訴他在十四日上午交給他的，還告訴他這是重要文件，按着日子一查，果然有了。

他雖然這樣忙，却總要在忙裏偷閒學習，在領導義勇軍抗日的艱苦鬥爭裏，他擠時間看黨史，黨的文件，還做筆記。現在雖然是長春忙人，每大報紙必看，即使忙到不可能看報，也要抽出一些時間把未看的報和參考消息看完。

他關心戰士的生活和人民的痛苦，在行軍當中更不忘這些事。在雙陽一條叉路口上，行軍時休息下來，那時有一班戰士躺在地上，他也躺下去，給每一戰士談，問當地人民的生活。我曾經和他的部下與老戰士在一塊談，沒有一個人提到他的名字，臉上不閃着熱愛他的光芒的。

他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在軍隊裏度過的。民國四年在雲南就參加討袁（世凱）戰役，民國十五年北伐時，是程潛林祖涵團附和團參謀長，攻克南昌，南京戰役中，他是出色的親身指揮衝鋒的勇將。

大革命失敗時，他認識到中共是爲中華民族而奮鬥的，是人民的政黨，參加了黨，擔任湘東警備司令，後因不執行反動的屠殺革命農民政策，被撤職出國去留學。

九一八事變後次日，他被中共中央派到東北來組織人民抗日武裝，二十四年，他擔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五軍軍長，二十六年任抗日聯軍第二路總指揮。

東北十四年的抗日鬥爭，是和他分不開的。他是一面抗日的大旗，在十四年的暴風雨裏，永遠在白山黑水之間矗立着，經歷過無數次的險惡，飢寒，冬天沒有棉衣，就用麻布把自己包起，凍得忍受不住哭了，還是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大家擠在一塊，用各人的體溫來互相溫暖。沒有吃的，白天不能出去，夜間分成組，分成班弄糧食，所謂糧食，就是土豆，高粱，棒子和黃豆，黃豆在當時是最好的營養品了。拉回來以後，還得把蹤跡消滅，偽裝蹤跡，怕被敵人發覺。在深山叢林裏，沒有碾磨，勉強把高粱連硬殼吃下去，拉屎可極困難，拉不出來，戰士哭了，說：「我不知道生小孩爲什麼要哭，現在我知道了，我拉屎猶如生小孩」。黃豆雖好消化，但不易找，找到吃後無水，就吃雪。

二十七年十月，在牡丹江西岸沿松林裏，大雪紛飛積雪尺餘，周將軍帶着四十多位戰士，雪上行

軍，後面有三四千敵人四面搜索，周將軍縱然身入重圍，也無懼色，他帶着戰士，轉到敵人背後，利用敵人走過的雪道行進，走了一段以後，大步又入叢林中，另外一道，走了二三里後背雪回來，將足跡填平，同時在另外一道上，偽裝足跡，這樣把敵人引得如入迷途，不知周將軍及其部下何處去了。周將軍和他的部下離敵人二三里處休息下來，掃去地上之雪，圍坐下來，折點松枝生火，前面烘暖背脊發冷，轉過背來烤火，就是坐着睡覺，因為極度疲倦，戰士的帽子都給火苗燒了。周將軍這時候除了看書作筆記外，還諄諄語戰士：要提高警覺性，注意警戒，防備敵人襲擊，夜晚召集部下，低聲談話對他們曉以大義，即使受難而死，是爲了中華民族死也光榮。終於堅持渡過每一個難關。

在夾皮溝也是同樣情形，敵人封鎖大道，封道之後，改爲搜山，夾皮溝在三四道溝中，周圍三十多華里，每日上空八架敵機偵察，地面敵人二千多，每日不斷派有百二十敵人到處搜索，周將軍繞到敵人尾後，以脚跟倒走派出一班人，也被消滅，往合子走去，越走越高，哨兵偽裝在樹上，或裝做石頭，敵人已搜索到離二十步遠，哨兵有命令：敵人不發覺，即不開槍，敵人畢竟受騙了，以爲沒有義勇軍。經過四十天的艱苦鬥爭，周將軍估計敵人千餘，民伕所帶的糧食吃完，必退，派人去偵察，才三天半，果然退去。

周將軍混身閃着勇敢的光芒，而且出乎常人以上的機智。一九三七年十月，周將軍以第二路總指揮身分，從烏蘇里江十八垌地處，到第七路軍去開會，解決那邊工作上的問題，由十八垌地到花納子，只有他和七個部下，一架電台。走着，迎面來了七八個騎兵敵人，問周將軍是那部分的？告以第五路軍；又問有多少人？周將軍見們行色不對，立即說道：是尖兵（偵探兵），本隊還在後面。這自稱爲七路軍的敵人，放他過去，在等本隊了。等到後來不見本隊，前來追趕尖兵，周將軍已遠去了。

困難隨着日月增加，周將軍和他的部下的意志，也隨着日月增加而益堅強，即使到了沒有飯吃，沒有衣穿的時候，也在最前綫上堅持着反滿抗日的戰爭。周將軍當時說，縱然死了，也不到別處去，死了頭也要向着西邊，向着祖國。

東北之所以能有今日，人民能夠得到解放，周保中將軍和他的戰友們，實有莫大的功績，這功績永亘地照耀着中華民族的史頁，我不知道那些十四年來從未派過一兵一卒到東北來的反動派，有何面目見東北父老？更有何面目見周保中將軍和他的戰友們？

反對內戰的國民黨軍官們

在長春×地一家旅館裏，我看到長春戰役放下武器的國民黨軍官們。首先看到的，是行營少將高級參議吳士瑜先生。他們現在每天三餐五菜一湯，生活優裕，也常上街逛逛。吳先生表示吃的太好，住的也好，甚為感激。他認為民主聯軍這樣招待他們，是中國一定要走向和平的象徵。對民主聯軍在長春時，市面繁榮，生活安定，物價下跌，吳先生倍加讚譽。他說，國民黨初到長春時，秩序甚亂，商店很早即閉門，且時有搶案發生，物價不斷上漲。政府大員不做什麼事，日爲謀慮如何貪污腐化。他說行營有位交通處長，金典戎，利用自己職權，運走十多箱人參貂皮黃金，人民積恨日深。這位金處長括飽之後，坐上飛機，離開長春，連他的上級，行營參謀長董彥平，都不知道他何時走了。

董彥平將軍也運走不少人參貂皮金子。據吳士瑜說，他另外還安插私人。凡是他的親戚故舊，同鄉同學，無不得了一官半職。吳先生氣憤地說，國民黨軍隊中，實有僞軍特務，警察，和「鑽石」部隊。國民黨軍到長春的人員都羞與此輩爲伍，然而這是董將軍一手辦理的，大家敢怒而不取言。這部

隊爲非敵歹，行如胡子，隨便搶人東西，政府官員對他們無法指揮，直屬董將軍。當長春有戰事時，要吳士瑜他們去中央銀行，說有「國軍」保護。吳先生等以由此等被稱做「國軍」的偽軍警察特務保護爲恥，加以拒絕，但當時別無他法，只得勉強前去。

對東北問題，吳先生以爲要和平解決。他說：國共爲兩大政黨，勢均力敵，國民黨不可能消滅中共。美國不能以原子炸彈解決世界問題，要政治解決；國民黨也不能以優越武力解決中國問題，要協商處理。吳先生內戰時是周渾元部下，曾經與中共部隊交過手，他有十年內戰的經驗，覺得過去中共力量甚小，人口不多，地區不廣，都不能武力解決，現在更不必說了。

當時負責招待他們的是彭加倫先生，在十年前，吳先生和彭先生在江西曾交過手，打過仗，今天吳先生受招待更給他許多感想，更覺得打下去是沒有出路的。他以爲中國不能再是一黨專政，要走向多黨政治，實行民主。最後他說，國民黨內部大都厭戰，要求和平，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我到另一個屋子，見到東北保安四支隊司令趙雪堂以下六位軍官。趙先生行醫近二十年，日本投降後他才組織所謂「地下軍」，發展至千人左右，內有大部分是偽滿時代的「國兵」。有人來說中央軍到了長春，要把他們收編爲國軍，每支槍發千元，每人發慰勞金五千元，和三個月的新水，吃大米白飯，生活優裕。國民黨軍隊第一次來了，只是省政府發了六百套軍衣，就派到九台擔任勤務，以後什麼錢也沒看見。四總隊十四團團長孫義文更苦，來了之後，吃高粱米飯還得用手捧着吃，連飯碗也沒有，鹹菜也沒有；更不用說什麼衣服了。到此後即擔任防守，這才知道原來是要進行內戰，這才知道上了騙。大家被迫留在工事裏，只想如何逃走。

國民黨內部大多數官兵是不願打內戰的，新六軍二十二師六十四團九連排長陸中傑日記上寫道：

「唉，又要打仗了。都是中國人，有什麼打頭？天哪！還是和平了吧！爹媽聽到這消息不知要怎麼急呢？其實我也不是怕打仗，只是想不到從遼遠的南方開到這裏挨冷受凍，結果還鬧不和平，還自己打自己人，太傷腦筋了。」

新一軍二十二師六十六團×連文書李蘇生在日記上更現出千萬萬國民黨軍戰士的情緒：「我不願去作我不忍心去作的事，現在已逼我去作。目前的形勢是避免不了戰爭，唉！以美國精銳武器來內戰，來殺自己的同胞，我根本反對，根本不贊成。但是我也是一個可憐蟲，反抗又有什麼用呢？唉！我也只得昧心去執行我的任務。與同胞拚命，我心痛極了。」

在前綫，更是流行着厭戰的情緒：本溪前綫，一個山頭上的國民黨守軍，×連長，守着數十個傷亡的兄弟，沒有飯吃，一個老百姓送飯去，連長守着屍體哭，不肯吃，說吃飯不過多活兩天，不吃不過早死兩天，在他都是一樣：沒有意義。他自稱不是中央軍，他到東北來，是喂狗的，死了，就像他的兄弟們一樣：死了便喂狗。

五十二軍一個營長，召集連長開會，四個連長來了聽說要進行內戰，大家相視，一言不發，抱頭痛哭而去，會也未開成。

這些，不過是在國民黨嚴密封鎖下透露出來的一點點，但已看出反動派是如何用盡各種方法，在強迫驅使中國人民進行自相殘殺的戰爭。

勇於內戰的反動派將軍們，請聽聽你們部下的呼聲，人民的要求吧。吳士瑜少將的話，雖然「逆耳」，確係「忠言」。他十年內戰經驗所得出的結論，是值得反動派將軍們深深反省的。

十二 向四平街英雄們致敬

歷史的奇蹟

四平街之役，是一個歷史的奇蹟。

在遼北大平原上，四平街是一個重要的鐵路交叉點，南通瀋陽，北去長春，東到梅河，西往齊齊哈爾，——平梅平齊的終點，中長路則從他的心腹中貫穿過去。

大平原上，既無崇山峻嶺險要處可依靠，又無鋼骨水泥的大建築物可利用，一望無邊，最高的制高點，不過只有二十米遠，更高一點的是一座紅樓房，這在國民黨軍隊手裏，國民黨調動了十一個機械師進攻她，這十一個機械師是精銳裏面的最精銳部隊，主力是第一軍曾經在印度緬甸揚威海外的常勝軍，而且這一次帶有飛機，坦克，大砲，火箭炮等等優良的裝備，他的後方正不斷的用美國飛機和美國輪船輸送來美軍裝備跟在美方訓練下的國民黨人馬，源源不絕。

這樣的陣容，不可謂不堂皇。這樣的聲勢，不可謂不浩大。這是國民黨軍隊第一次在東北國土上出現的雄姿。真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可惜來晚了一步，不在日本投降之前，敵人尙盤踞國土之時，而在日本投降之後，人民已接收主權之際，然而精神却比對付敵人還要「旺盛」，將軍們的意志

也似乎比「外抗強權」時代，要堅決得多。

民主聯軍面對着這樣強大的軍隊，選擇了大平原上無險可守的地帶，爲了自衛與和平，他們阻止了國民黨的千百次的瘋狂進攻，不是一天兩天，也不是十天半月，正面相持了整整三十三天，戰役前後一共則有六十天之久。最後，依然不是國民黨打進來的，而是民主聯軍自動撤退，讓國民黨走進來的，並且民主聯軍撤退以後，當時國民黨也還不敢走進來，過了兩天才慢慢膽怯地一步步試探進入。這是一個歷史的奇蹟。

南郊前線地保羣

四月十八日上午十時，國民黨軍隊放了向民主聯軍進攻的第一砲，四平正面的戰鬪開始了。

第一次，一千多國民黨軍隊向四平陣地進攻，失敗了。

第二次，十九日上午又是一千多，在炮火掩護下進攻，結果是，被擊潰了。

國民黨改變了計劃，這是二十日，一路用兩個團兵力向四平民主聯軍東南與西南兩側陣地猛攻，一路向另一陣地發動攻勢，另一路是下午八時向民主聯軍西北陣地進行第三次進攻，得到和第一第二兩次的同樣命運。

接着是東西南三面千百次的全面進攻，隨着是千百次的失敗

頭七天的激烈戰爭中，沒有得手。

接着是四平外圍保衛戰，在百餘里的前線上，國民黨曾以這樣猛的炮火：大炮每五分鐘放射二十五發，一來就是數千發，爲了爭奪一塊高地，十五天中，發動了百次以上的衝鋒，開關不出一條到四

平的道路，打不開四平的大門。

東南高地，三道林子山地和南部前線是四平戰鬥最激烈的地方，戰士用血和肉創造出人類保衛和平民主的光輝史詩。

在南郊前線的地堡羣上。

在鋼鐵的暴風雨下。

千千萬萬的羣衆，在搬鋼磚，抬鋼板，運木頭，遇到對面射來的子彈，老百姓就機警地把鋼板豎起，擋住了，又往前走，一直送到火線上。火線上每個指戰員都參加修築工事，他們的口號是：

「戰前多流一滴汗，戰時少流一滴血。」

在平原上，他們挖了一人深的露出地面只有一尺多高的地堡，一個個散佈在陣地上，鋼板很厚，每個地堡都有三層厚鋼板。這些地堡和國民黨工事相距只有二百米，一百米，甚至近到只有五十米。距離雖然這樣近，地堡裏的指戰員，他們安詳地在看各個連隊出的油印鉛印的小報：如「自衛報」，「保衛四平」，「戰地快報」等小報，有的乾脆躺下來休息，待國民黨軍隊進攻時，馬上放下手裏的事物，拿起槍來去抵抗，憑着堅強的工事，加上堅決的意志，地堡是攻不落的。

等到國民黨軍隊炮火一停，他們知道緊接着上來的是一陣猛烈的衝鋒，這時他們在地堡裏精神休息得很飽滿，跳出地堡，一個反衝鋒，國民黨軍隊潰退下去了。

陣地依然無恙，有時也常有一些毀壞，在戰鬪的空隙中，戰士們放下槍來，拿起鋤頭鐵錘修補工事；加深交通壕，加築鐵絲網，加裝新地雷，有時還有時間增修一兩個地堡。

地堡鞏固若金湯。

優良的射擊手

每一個鞏固的陣地上，還有鋼骨的支柱：這就是幹部和優良的射擊技術。

鐵道最前面是三排排長張富帶一個班守着，二排排長董連靜在一條對面進攻必經的路口扼守。董連長是一個二十多上下的小排長，戰士們一發現目標就告訴他：

「有一個，在河溝裏做工事……」

董排長舉起槍來，把那個做工事的打倒。通訊員在旁邊又指出說道：

「小屋的後面，你看，排長。」

那兒一個敵人用腳在鐵鍬上擦泥，槍聲響處，這位被迫進行內戰的先生倒在鐵鍬上。

大樹底下又露出一個人來，董連長一槍又結果了那人的性命。

這一天董排長打了十六槍，有十四個敵人在他面前倒下去了。

「戰鬥四平」的報上出現了「特等射手董連靜」的名字，各個連隊裏的戰士裏都出現很多很多的董連靜。

砲兵連裏出現的是白石亮。

白石亮也是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打砲却很出色。他向敵人發了六砲，都中了目標，要打什麼地方，就打什麼地方。

五月十二日黃昏，馬司令員在一所瞭望台上督戰，他向下面走來走去的羣衆說：

「今天咱們的砲兵，向我作了保證，說保險要把紅房子轟掉！」（紅房子是四平前綫的最高的建

築，它曾威脅過民主聯軍。」

他的前面，白石亮連發三砲，紅房子就被轟平，只剩下半截煙囪了。不僅射擊技術優良，最主要的是指戰員堅強的意志。

「把我的屍體堵在頑軍前進的路口！」

每一個戰士保衛着地堡，像守衛自己的生命一樣，不，比保衛自己的生命還看得珍重。他們誰都明白，「打不退進攻的部隊，得不到和平。」在反沖鋒的時候，大家常說：「我們沒有什麼可怕的，爲人民而犧牲，是無上光榮的。」他們更一致宣誓：

「死了，也得把我的屍體堵在頑軍前進的路口！」

在三道林子，一個連扼守陣地，連長陣亡了，指導員接上去指揮；指導員犧牲了，支部書記兼班長了指揮員；支部書記負了重傷，排長代理連長指揮，排長都相繼傷亡，班長做了全連最高的指揮者；等到班長都一個個負傷了，所有的戰士自動地選舉出一通訊員做指揮員，繼續戰鬥下去，堅守陣地，一直到黃昏增援部隊上來的時候，軍心沒有一點渙散，沒有寸土陣地陷落。

在另一個陣地上，只有一班人堅守着。

國民黨軍隊二十門大砲齊對着這個陣地發，一個個傷亡，全班人只剩下一個人。這位戰士，利用砲火的間隙，他把傷亡的同志們身上的手榴彈都集中到一塊，自己緊緊地握着槍。猛烈砲火之後，照例敵人又沖鋒上來了，他沈着應戰，把全班的手榴彈一個個向沖上來的人羣中扔去，進攻的二十多個敵人退了，他自己也負了傷，從此，「守陣地英雄」的光榮稱號，就和他連在一起。

只要陣地上有一個人活着，國民黨就別想過來。一個地堡裏有兩個戰士修完了工事，在談：

「要是我受傷了，你怎麼樣？」

「我死守陣地。」

「你死了怎麼樣？」

「你把我的屍體揹出去，放在敵人進口的地方，堵住他前進！」

這是一個羣衆的戰爭

戰士李鬥說：「我們打仗是爲了保衛老百姓，是爲的和平民主，就是犧牲了，也是光榮的犧牲，爲了人民，死也甘心。」

爲人民，戰士前線拚命。

爲軍隊，人民後方效勞。

幫助修築工事的，是千千萬萬的羣衆。幾十人一組，幾十人一組，他們在市內各處修築工事，迅速地送黃土，送鋼板，送鋼磚……

各區羣衆組織的担架隊，冒着生命的危險在槍林彈雨下抬傷兵，市內四區一次八個担架員抬着一個傷兵正向後邊送，幾個担架員毫不恐慌，慢慢伏下去，隱蔽起來，等砲火稀疎，爬起來送到目的地，接着又去抬第二個。

從長春，從哈爾濱，從北安，從各個地方不斷送來慰勞品。有的老百姓來慰問，看見傷員們睡了，他悄悄地在每一個傷員枕頭旁邊放下五個雞蛋，又悄悄地走去。傷員醒來，看見老百姓的慰問品，

感動得掉下眼淚，相互急著要再上火綫，說：

「爲了保衛人民，我沒有理由不勇敢！」

人民選舉出來的四平街的民主政府，她領導人民進行自衛戰；老百姓房子毀了，政府出來幫助調劑着住；沒有糧食了，政府出面借，借給老百姓，保證戰後，甚至不等到戰後，就由外邊運來還。在整個四平街戰役中，沒有一天停過電，沒有一天停過水，政府派人坐着汽車到處修理。

在砲火威脅下的四平街市面，並不蕭條，反而很繁盛，起初關了幾大門，後來商人就自動要求開市，政府爲了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分區輪流開市。小販市場却比從前更加熱鬧，太陽一出，馬路兩邊就擠滿了無數的攤子了，西頭是紙煙小販，東頭是農民賣糧食和菜蔬，南邊是豬肉牛肉，中間那兒是零用雜貨和食品，在市場上要什麼有什麼，應有盡有。

在砲火下，人民生活得有如和平時代。

從各個地方來慰勞的人民代表，他們親眼看到這個歷史的奇蹟，驚住，最後不禁狂呼出來。
學生代表賈適亭從前方慰勞回來說：

「我常想前方部隊生活一定很枯燥，他們作戰之外，有演劇，跳舞表演，唱歌，簡直是最理想的青春啦！林彪將軍講：這次戰爭是民主與反民主的戰鬥，光明與黑暗的戰鬥，解放和壓迫的戰鬥，前進和後退的戰鬥，這是一個人民性的戰鬥。」接着賈先生說，「如果我們要生活得有意義，要自由，要民主，那麼要全體動員起來，爭取自衛戰爭的最後勝利，才能有東北人民的和平民主的生活。」

教育界老前輩車向忱先生他慰勞回來，他忍不住自己的高興，作了一首詩：

民主大將嗚林彪 掌握幹員奏奇效

不惟長於游擊戰

尤能固守陣地壕

四平平原向難守

堅守頑軍三十宵

美式砲火彈如雨

寸土未讓確神妙

長春人民齊擁軍

各界感動來慰勞

民主聯軍爲了保衛人民的利益而戰，人民起來了，這就是不可戰勝的力量源泉。

火線下插曲

我們回過頭來，從火線下，向國民黨軍隊那方面望過去。

雙方陣地相距只有五十米遠，講話都聽得見。夜裏，民主聯軍地堡裏的留聲機又在唱粵曲了。對方射來槍聲，民主聯軍的戰士高聲叫道：

「中央軍的弟兄們，不要打槍，你們打東北的老百姓，良心上過得去嗎？還是聽聽你們南方音樂吧。」（新一軍里有不少華南人。）

槍聲停了，他們哼着家鄉的音樂，捺起了遼遠的鄉愁。

白天，民主聯軍吃着後方慰勞的白麵饅頭，又喊話：

「中央軍弟兄們，你們吃的黃豆不好吃吧？我送你吃個白麵饅頭，看看咱們吃的。」真的，一個白麵饅頭扔到對方陣地上去了。

對方說：「我們有時也吃吃白麵。」

民主聯軍戰士知道很清楚，他們那兒來的白麵，便說：

「別吹牛了。」

白麵鏢扔過去，髒了，不好吃。民主聯軍戰士，黃昏以後，把後方送來的慰勞品餅乾麵包和一張勸國民黨軍隊放下武器的信和宣傳品，悄悄地放在他們第二天白天必去的地方，每次都給拿去了。

一到夜晚，談話又活躍了，地堡裏的民主聯軍戰士靜靜地在聽對方陣地裏談話：

——唉，看他們不打槍，咱們還是過去跟他們談談看吧，排長。

——班長，咱們還攻不攻啊？

——攻？上邊催的倒是挺緊，可是攻不動，美國砲也不頂事啦，你們看不出來嗎？

——現在別說攻，這兩天連高粱米和黃豆也吃不上了。

——喂，你們說什麼？要是叫上邊聽到……

聲音消逝了。

國民黨七十一軍來代替在四平傷亡了三分之一的新一軍時，前線上又聽到他們在談話：

——你們去吧，我們新一軍是碰不進四平了。

——裝備最強的新一軍碰不進來，我們還不是來送死。

——排長，咱們過去不行嗎？

——哼，別亂說，叫長官聽到 還了得！

他們放下了武器

公開過不來，他們偷偷地過來了，放下武器。

一個土匪王××說：「和你們初次接觸時，聽到三八式槍聲，我們以為是真正敵人，後來看到是中國人，我們的勇氣就消逝了。」

代理排長彭××說：「中國人拿美國武器，穿美國衣服來打中國人，是不光榮的。」

上士排副孫××說：「國內迫切的需要和平統一，實施民主，不要和平統一和平民主的，是欺騙壓迫我們來東北打內戰的國民黨，我不願把血流在中國手裏。」

一個初中學生的排長說：「我在國民黨那兒感到不滿意有三點：第一是保甲制，徵兵抽丁，有錢的兄弟五人也不抽，沒錢的獨子也要抽；第二是國民黨說是「接收」，實際上是打內戰，他們說八路軍不好，何以八路軍能發展？說共產黨不好，何以共產黨得到人民愛護？大後方一雙襪子要兩千，一塊肥皂要一千五，工人職員沒法生活鬧罷工，官僚資本家，先發國難財，後發光復財，窮人沒法生活，就是國民黨腐敗政策的結果，所以我過來了。」

揮淚撤四平

國民黨軍隊被堵在四平街大門之外，他們在門外看見四平街，可是進不來，整整有三十三天之久。南京急得沒法，放出了空氣：國民黨拿不到長春，東北沒有和平，滇談判也不進行。

爲了保衛和平和人民的利益，民主聯軍保衛四平街達三十三天之久，爲了使東北能夠得到停戰與和平實現，中共東北局和民主聯軍決定撤退四平和平春。

如果不是經過艱苦的說服和動員，四平的兵力幾乎撤退不下來。保安一團四個連堅決不下火線，戰士躺在地堡裏流眼淚。

三道林子方面楊師一部，戰士也不肯下火線，他們在戰壕里放聲大哭了。

……
他們說：「我們整營、整團，整師的消滅過敵人，我們願以我們的生命繼續擋住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我們不忍由我們解放的東北同胞再受國民黨的壓迫！」

說服了又說服，他們才執行了命令：撤退

撤退了戰士還是不服，一個戰士氣憤憤地在地堡的鋼板上寫道：

「老子不自動撤退，反動派你休想進來！」

砲兵在陣地的壁上寫：

「頑固派，你小心民主聯軍的大砲啊！」

四平，公主嶺，長春的老百姓，對他們自己的隊伍更是依依不捨，說不出的深情。

四平公主嶺許多老百姓隨着民主聯軍撤出，到鄉下去住了。留在四平的老百姓說：

「同你們一起戰了一個月，深信你們一定會回來的。」

長春東大橋的一個老頭說：

「唉，你們讓出來，他們又來了。」接着是一聲無可奈何的嘆息。

一直到擔任後衛的民主聯軍撤退完畢，國民黨的那些好戰的將軍們還不敢進來，等了很久很久，

才慢慢開入沒有一個戰士的市區。

長春四平街的大平原上，又陷入沉沉的黑夜裏。

最後，我謹向保衛四平街的英雄們致敬！

十三 哈爾濱解放前後

起先我不明白爲什麼許多東北朋友在我面前誇讚哈爾濱的美麗，甚至誇張得她是遠東最值得令人留戀的城市，這一綫在東北，我三到哈爾濱，深深體味出朋友讚美的意思。這並不是說圍繞着市區的那條松花江多美麗，也不是說太陽島幽靜得多可愛，也不是說江邊水上俱樂部的音樂多悅耳，也不是說馬家溝清淨得如天堂，更不是說這裏中央大街多齊整而繁華，……這些當然都可愛，但我覺得更可愛的是哈爾濱人民堅強不屈的鬥爭性格。

一九三二年二月六日，這個被稱做東方巴黎的哈爾濱，開始被日本海盜侵略的鐵蹄所蹂躪。人民反抗的火焰到處燃燒起來了。

哈爾濱是北滿抗日的中心地之一，中共滿州省委有一個不短的時期就在哈爾濱，領導抗日工作，敵人感到即使在他認爲最鞏固的治安區內，都有抗日活動，在哈爾濱捉到思想犯就殺。一九三四年，公開逮捕了三四百人。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三日，下午一時，天空陰沉，小雪紛飛，在南崗極樂寺後面，敵偽第四憲兵隊拉出八十多人，其中有師範專科的教授許敬天，第二中學教務主任吳寶本，醫專

女生五六人，七八個工業大學的學生，其餘是中共黨員，抗日聯軍的戰士，抗日青年。一個也被稱做所謂文化人的溫大公，筆名叫莉菲，是許敬天教授的學生。敵人叫他用槍打死他的先生，無恥的莉菲說：

「先生，我不得不槍斃你！」

許敬天說：「好，我死在你手裏很高興，總算死在中國人手裏，」他看自己最後的時辰已到，便高聲叫出「中華民族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敵人看見，甚爲憤恨，叫莉菲不要打中要害，從胳膊上，腿上，胸上，……打了三十多槍才死。其餘的人也跟着叫口號，每一個人中了二十多槍才死。七七事變，敵人馬上就到各個學校去，如著名的有革命傳統的工業大學（前中共北滿省委秘書長，抗日聯軍第三軍政委，現松江省主席馮仲雲先生，就是工業大學的教授），師範專科，和醫專，等校，教員學生被憲兵調查思想，和對戰爭的態度。那真相是得不到的，但由此可見敵人對人民的恐懼。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敵人終於又展開他的毒手，從哈爾濱、瀋陽、吉林、黑龍江、佳木斯，一直捕到東京、京都、和北平上海，逮捕了三四千人，其中有抗日份子，進步人士，共產黨員，……處死了五六百人，釋放了一二千人，其餘就送到滿州里去當勞工，做國防工事，然後用機關槍打死，或者悶死在洞裏，怕洩露了內容的祕密。

哈爾濱外面，人民的抗日武裝，——抗日聯軍，越發展越大，越來鬥爭越艱苦，始終和敵人在國防最前線上堅持，保衛了大片自由的國土，達十四年之久，縱然被俘了，也沒有一個屈服的。在哈爾濱江邊附近設立了祕密喂狗場，以草人肚中放肉，訓練狼犬吃人，就是專門對付抗聯，抗日份子和中

共黨員的。而冬天的松花江，更是敵人的自然殺人場。一九三二年，敵人俘去了五六千的抗聯指戰員，在哈市的松花江橋下面，挖一冰窟，把一個個抗聯戰士推進冰窟裏去。當年，除了劊子手以外，誰也不知道。第二年春天，溶了，才被發現，整排整排的屍首，飄浮在江面上，滿滿的一眼望去，只見浮腫的屍體，連江水都看不見了。

在三肇（肇東、肇州、肇源，——哈爾濱西邊。）事變中，人民爲了和抗日聯軍共同反對日本，被殺死了有千餘。一個叫做張祥的抗聯戰士，死得更悲壯。敵人從獄中將他提出來，問他：

「你爲什麼抗日？」

「因爲日本侵略我們國家。」

「你受誰領導抗日？」

「中國共產黨。」

「你爲什麼不怕死，要抗日？」

「一個被壓迫的羣衆，不能怕死，怕死他永遠抬不起頭來。」

「現在要槍斃你，並且要把你的頭砍下來，你怕嗎？」

「你槍對着我，要是我的眼睛動一下，就不是中國人。」

真的，他身中二十餘槍，眼光炯炯，毫無恐懼之色。死後，屍體被焚，砍頭，懸在城門口示衆，走過時，沒有一個人對着這個不屈服的靈魂不暗暗流淚，從欽佩興奮，終於振作起來更堅強地去從事抗日工作。

張祥這個戰士的堅強性格，你說，多美麗啊！我愛哈爾濱。

哈爾濱及其附近的人民戰士，用他們的血寫下了這個偉大民族的不朽的詩篇，用他們的血，鋪成了我們解放哈爾濱的道路。

當人民和戰士在東北和敵人鬪爭流血的時候，那些不抵抗的將軍們，遠居南京上海武漢重慶，喝着咖啡，飲着香檳，抱着女人，在做「攘外必先安內」的迷夢，即使在抗戰時，也戀戀不忘如何進行內戰屠殺人民。對東北九省的喪失，則說「對革命並無損失」，對敵人也只要求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東北早就不要，奉送「友邦」了。

荒淫和無恥

等到蘇聯紅軍和中國人民武裝——民主聯軍解放了東北，解放了哈爾濱，不抵抗的將軍們，派大員坐着飛機來接收了。派來的松江省主席是關吉玉，哈爾濱市長是楊綽庵。

楊市長一九四六年元旦對哈市人民代表說話：「我要商店開業，工廠復工，人民有好日子過。」人民於是乎等了，等來等去，「傻老婆等呆漢」終不見來。

楊市長的日子倒的確過得不錯。

楊市長上任以後，「官職」有了行市，一個股長，只要五千元請一次客便可以到手。敵僞漢奸，只要加入國民黨，搖身一變，便是大員。像葉永年其人，原來是敵僞時代警察廳司法科警佐，三榮協案的主謀者，他曾評說許多善良老百姓爲抗日聯軍，死在他手裏的至少有四五百人。日本投降後，他到道外九道街國民黨專員辦事處去說：自稱是奉蔣介石命令做間諜的，所以要屠殺老百姓是爲了取得敵人信用，便於間諜工作，現在要求仍做國民黨工作。這位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馬上便當了國

民黨的少將了，建立武裝，接收什麼地下軍，消滅人民自衛軍，以待國民黨大軍了。他又取得了合法屠殺人民的身份了。

這些大員們每天跳舞，吃大菜，「倒把」，利用飛機，收買黃金，運東西到關內，單是金子一項，全東北就給運走了二千斤。在哈爾濱，他們則發行票子，大量收買白麵，囤積起來，提高市價，然後再賣。大員靠汽車乘膩了，也想坐坐馬車。哈爾濱馬車是有規定的，一次每人十元。但大員們揮金如土，一次就是百元，車夫給他找九十元時，搖手拒絕：「找些零頭票子給我，我還沒地放，你留着吧。」車夫自然樂意拉大員的買賣，身價陡漲，小百姓可更受不了啦。

自己過這樣「好的日子」還不夠，並且要別人也要這樣。楊市長在小學教職會上，在市府職員面前，公開地說：「男子要闊，女子要浪」。號召女子浪，浪漫了才有出路。他對哈爾濱那些樸素的女子看不順眼，一天他看到市立醫院一位看護到市府保健科來，市長關心地問她爲什麼不燙髮，不穿絲襪？她說沒有錢。市長說，不要緊，沒有錢，到我這兒來拿，當時就批了三千元的條子給她，市長，多慷慨！楊市長的高見是女子要打扮得美麗漂亮，這樣是代表哈市的文化！楊市長看到市立醫院有一漂亮女看護，就調到市府保健科來工作，這樣還不夠，市長還要到中央大街上海舞場去跳舞，跳到夜裏兩點鐘才回來。

楊市長辦事能力的確不小，到任不久，哈爾濱的風氣就爲之一變，市府女職員都燙了髮，穿了絲襪，走起路來，一搖一擺，——「浪」了。這樣才有事做，事才能做下去。

「上有好之者，下必有勝焉」。松江省政府建設廳長，吳博士，是從美國回來的工程博士，爲了代表哈市文化，他要建築一個美麗大橋，不管化多少錢都可以。部下說，被剝削了十四年的老百姓，

怕負擔不起，他說，爲了文化，那不管。可惜不久走了，宏圖大志，不能實現。

警察局長余秀豪，看見市長的權模，他也雇了三位女警察陪他，名譽上是做預防犯罪股的職員，教導第二代小國民，預防犯罪，這些「正人君子」們，他們忘記自己在做什麼事，還好意思說什麼教育第二代國民。警察們從大烟犯中的所得大烟。揀最好的自己抽。所以白天出勤時甚爲疲乏，晚間則很精神。

楊市長則「生財有道」，凡是敵僞時代的捐稅一律照舊徵收，而且是從一九四五年度起徵，一樣不減。在楊市長德政之下，物價高漲，盜匪日出，哈爾濱一天曾發生過七十起搶案！可謂蔚然大觀！但楊市長表面上却極爲廉潔，他到任時，說要改善待遇，從市長到勤務，每月一千五百元。一位市府小職員，不知其中奧妙，前去訪問請求楊市長解答何以他和市長同樣月薪五百元，家中父母妻子，連高粱米也吃不飽，而市長却吃大菜，坐汽車，穿漂亮西裝，跳舞，請問市長如何支配這一千五百元的？市長說：

「去吧，去吧，不要給我談這些事。」

小職員唯唯而退。不過老百姓不是市長屬下職員，表露得比較明朗而懇切，見照敵僞捐稅徵收，即在報上公開提出：東北淪陷後，人民已經精疲力盡，把中央盼來了，可是捐稅依舊，生活更加困難了。

牆上的標語更爲直率：楊綽庵你太不是人，你是大員，吃喝玩樂，不務政事，上跳舞場，消耗金錢，把敵人那一套搬出來，壓迫我們，你再不改變，我們不要你，打倒你！

街上時常發現筆跡不清，歪歪扭扭的傳單，文字也不漂亮，上面寫着：你們關占玉抗戰很勇敢，

可是到重慶峨嵋山上去抗戰；人家李兆麟，在東北，在和日本搏鬥，未死在日本人手裏，死在光復後你們手裏。你們有什麼臉來接收？你們既然來接收也罷，但捐稅更苛，你趕快滾，不滾，我們沒日子過了，就圍你們！

當董彥平將軍還在哈爾濱時，四月中旬，哈爾濱各界代表百餘人，在工商公會開呼籲和平大會，要求蔣介石先生：立即停止東北內戰，停止調兵至東北，派遣執行小組到哈，承認東北人民武裝力量，和民主政府，全體通過決議，請求人民自衛軍和民主聯軍在蘇軍未撤退時入哈，恐蘇軍撤退，遭所謂國民黨的地下軍破壞。

爲什麼想望中央的人民，從盼望中央，到懷疑中央，失望中央，而終於反對中央呢？這是值得當政者深思的事。

人民眼睛是亮的，他們抉擇能力是強的。

莊嚴的工作

四月二十八日，民主聯軍應人民之請，和平進入哈爾濱。這一支布衣簡樸的人民軍隊，給人民一種新的印象，市民以熱烈的情緒歡迎他們。他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軍隊爲了替人民做事，減輕人民負擔，吃的是粗茶淡飯，每頓只有一菜一湯，對老百姓和和氣氣，既不打罵，也不勒索。軍隊的領導者，林彪彭真等將軍，他們生活簡單到出人意外，每頓飯，只是兩三個菜，穿一身布軍裝，布鞋，林彪將軍有雙皮鞋，是爲了到城市裏來才買的，平常也不大穿它。他們整天在辦公室裏忙着開會，計劃，批閱電文，推動工作，設法改善人民生活，忙得一兩點鐘才能睡去。

十四年來，敵僞曾高高在上騎着老百姓的脖子，直到八一五後也還有人騎在老百姓身上壓榨，老百姓受了冤屈沒處伸雪，被剝削的沒處討還，民主聯軍和民主政府來了，他們如孤兒有了父母，有了靠山，他們站起來，挺起胸脯，給壓迫他們的人算賬。

三顆樹鐵路工人站起來，三千多人開會，清算電氣段段長何文卿，選出何文華等六人爲大會主席團，他說「自從民主聯軍到來，給我們帶來了自由解放和平民主，也就是我們老百姓翻身的時候到了。今天開大會是向壓迫我們的漢奸走狗算賬，吐一吐苦水，無論那一位工友有任何樣的冤屈，今天可以向他們算一算了。」

這位段長，曾經在冬天扣工友的煤，扣發薪水，扣烟捲錢，偷電氣段材料，自己在太平橋開材料行，把公家東西偷回家去賣……數不完的貪污和剝削，工友推翻他，自己選出何文華當段長。

老巴奪煙草公司工人，清算了喝工人血汗的經理趙一拂，自動開始生產復工。

沒有土地的鼎新屯的農民，清算了老焦之後，二千零五個人分得了二千三百畝地，分得土地後，相互訂了四不條約：一不出租，二不出賣，三不僱人種地，四不准荒。每一個人整理自己分得的土地，春耕中大事整頓，今後生活有了保證。

配給店過去剝奪人民的財物，都一一得到清算。

加在老百姓頭上沉重的捐稅如人力車捐，三輪車捐，手推車捐，電氣捐，犬捐……都取消了。

商人不必担心有人買東西不給錢，大部分都開了業，只有舞場和咖啡館的生意清淡了，楊市長曾在那裏舞到深夜的上海舞場等，從生意清淡而遭到停業的命運。

人民在安定中生活，國民黨統治時，一天曾出過七十次搶案的現象現在沒有了。在全國物價高漲

之下，哈爾濱在民主聯軍進駐後，物價普遍地降低，豬肉從三十元左右降落到二十元左右，高粱米從七元一斤降到三元一斤，……

哈市空前未有的市參議會，最近舉行了，人民選舉出自己代表主持政府，給自己做事。一切的事物在人民面前得到一個比較：民主政府和民主聯軍好。但他們也有不如國民黨的地方，穿的既不華麗，吃的也不豐富，更不懂得燙頭髮塗口紅可以表示文化，只有一個粗淺的信念，怎樣為老百姓服務，給老百姓改善生活。

這樣，他們在哈爾濱，得到人民普遍的擁護！

十四 穿過小興安嶺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七時，一趙客車從哈爾濱車站開出，第五輛是一節二等臥車，這裏面有洛甫先生，和合江省副主席李範五，黑龍江省軍區政治委員王鶴壽，白羽兄和我也搭的是這趟車，他隨王鶴壽先生去黑龍江，我和洛甫李範五先生去佳木斯。

車過松花江，正是暮色蒼茫之際，最後一線夕陽餘暉，反映在松花江上，發出淡淡的紅光，太陽島已隱入一片煙霧沉沉之中，只有松花江的晚浪，和我們的火車一樣，急遽地奔馳着。

過了呼蘭河，火車便在遼闊的平原上駛去，羣星閃爍，四野悄然，大平原也好像閉上眼睛休息了。我和白羽兄，把兩張沙發椅子放下，一接頭，正好是一張臥鋪，蓋上一條日本軍氈，沉沉睡去。到綏化時，天已大亮，去運輸司令部張聯芝司令早餐，飯後，又旅旅長陳雷將軍來邀，坐上兩輛綏化的公共汽車，我們去城內觀光，這是一個八萬人口的縣城，比她的省會「北安」要多一倍人口。有一條五六里長的大街，清潔整齊，兩旁商店住房，一律是平房，只有龍江樓飯館和鸚鵡洋房，算是城內傑出者。她保有北方小城市的樸素風貌。

王鶴壽先生他們準備在綏化停留一天，再去黑龍江，我和洛甫李範五先生十時登車去佳木斯。這次「登」的「車」不是二等臥車，（這輛車要去黑龍江），而是塗有彩色保護色的裝甲車，四

間各有楹眼，現在是我們眺望大平原的窗戶。

窗外是一望無際的黑龍江大平原，遍地綠茵茵的麥子，已長了有六七寸高了。縱目平原，眼光所及，看不到一家人家，邊緣上和晴空連接起來了。

車廂裏很靜，洛甫躺在臨時搭成的臥舖上在聚精會神地看書，我和李範五先生談了起來。

李範五先生是牡丹江穆稜縣人，原籍奉天遼陽人，祖父手裏並沒有什麼地，湊了一點路費，到穆稜趕上當時的「開荒佔草」，就是開荒種地。公家有一鞭子，結拜了乾親，佔有了幾垧地。當官家放荒的時候，他家也在黑龍江大平原，和別人一樣：用手一指：說從腳下到那棵樹那兒全歸我所有，於是乎這塊地就歸他家了，後來一荒，有近二百垧地。城內有「一號街基」（一號等於十丈長三十丈闊）。他學生時代，是在哈爾濱，反對日本建築吉會鐵路的積極參加者。後來去北平上大學，九一八事變時，憤於國民黨不抵抗政策失去東北，參加了共產黨。他是南下示威運動的中堅份子之一，三二年底，他回到東北，參加外號叫做劉快腿的劉萬奎自衛軍，抗日戰爭遭受挫折後，乃轉入羣衆運動工作，以穆稜小學教員面貌掩護下，進行抗日同盟軍工作，一度與周保中將軍組織游擊隊，任抗聯第五軍政治委員。後來在牡丹江一帶，做吉東地區反日總會會長工作。三八年，在晉察冀邊區東北工作委員會，擔任指導進行東北的祕密活動。八一五後，復回故鄉，組織人民自治軍，從事民主運動。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他被選爲合江省政府副主席，正主席是李延祿將軍。

民主政府成立以前，合江省被漢奸土匪攪得如一池混水，很短一個時期，模糊了人民的視線。臭名遠揚的漢奸李華堂謝文東，和做了四十年慣匪的孫榮九輩，日本投降以後，忽然都掛上了「中央軍」的招牌，出現了什麼中央十五集團軍的先遣軍，第一軍軍長張雨新，第二軍軍長孫榮九，第三軍軍

長李華堂，謝文東是獨立支隊。不久謝文東忽然挺進軍，李華堂是民衆軍，最後又變爲什麼忠義救國軍了。不管是什麼軍，他們儼然自命正統軍，而且對人民的軍隊，四散謠言：說是共產黨共妻，不問貧富，有兩個牲口拉走一個；有一把鋤頭，就切掉一半拿走，三十歲以下的女人都要拉去「共」，凡是他們腦筋裏能幻想出來的，或者他們自己做過的，這一筆全算在共產黨民主聯軍賬上。

謠言終究是謠言，事實畢竟是事實。

民主聯軍在人民面前出現了，在依蘭一個受了欺騙宣傳的老農，跑來向民主聯軍：「我有兩個牲口，你們要不要拉一個去？民主聯軍先是奇怪，後來知道其中究竟」，給老百姓解釋清楚，民主聯軍在那兒駐了很久，既不共產，也不共妻。人民認識了民主聯軍，把肚裏的真話說了出來。

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中央軍也曾在這一帶駐過。他們在的時候，市面很蕭條，飯店一律不敢開門，見了東西就拿，見了女子就搶，在依蘭南部，一家「燒鍋」（燒酒的）中，「中央軍」連長看中一個女子，就硬說他家有鎗，抓掌櫃，一陣鞭打之下，勒令繳槍。掌櫃的確無槍，從何繳起，連長的部下，告訴掌櫃說：連長無妻，不如把女兒和他結婚，事情就完了。掌櫃無法，勉強承認，暗中去報告民主聯軍。「中央軍」正在掛燈結綵，準備結婚！民主聯軍來把他們打走了。他們在路上，見老百姓穿的衣服好，就說咱們換換吧。「見鞋子好，就說，「換換鞋子吧。」

老百姓從事實裏領教了這批部隊，給他們取了一個名字，叫做「中央胡子」。並且坦率地說：國民黨才是共產黨，見了老百姓的人和物就「共」。

經過這樣的事實教育，老百姓認識了「中央軍」的面目。民主聯軍再去時，這就不同了。依蘭三道崗，一家人從九一八起，就藏起了三支槍，日本人繳槍的時候，未繳；「中央軍」來搜

時，提去吊了八次，也未繳；民主聯軍來了，並不知道他們有槍，也未去要，主人從土裏把槍掘出來，送給民主聯軍，說：「這槍我埋了整整十四年，誰來我都沒繳，現在總算繳到你們手裏了。」

民主聯軍爲了前去剿匪，部隊坐上汽車要從三道崗轉移，許多老百姓圍着不讓走，一位老太太竟然騎到車輪下去，哭哭啼啼地說：「你們一走，中央胡子來了，我們日子沒法過哪！」

洛甫先生在對面聽得出神，把手裏的書放下，坐了起來。他穿着一身藍呢中山裝，便帽，戴着深度的近視眼鏡，一口浙江官話，尾音挺得很長，說：

「謠言總是謠言，沒有用的。」他轉出去向窗戶外面望望，對我說，「你看看，小興安嶺的森林，遍地都是木頭。」

我貼着做爲窗戶的窗眼去看：這時火車已穿過鐵驢，岩手車站，從平原進入小興安嶺山岳地帶，到了神樹車站附近。

這是東北有名的小興安嶺的森林地帶。

小興安嶺和大興安嶺在連山中的峻峯英吉利山分開，湯原，通河，木蘭，鐵驢，綏楞，慶城，和巴彥縣，構成了小興安嶺的綏蘭道的森林。從綏化到佳木斯就在鐵驢湯原線上，神樹站已是湯原縣境了。湯原縣境有一百萬垧以上的土地面積，只有二萬垧是耕地，其餘全是森林。

興安嶺的森林，長千里，橫六七百里，森林高峯高到五六千尺，舉目四顧：滿山遍野都是稠密的森林，東西傾斜急峻，峯頂尖銳秀拔，分不出一棵一棵的樹，只見一片無涯無際的森林的海洋，如萬馬奔騰的海浪，向火車兩旁呼嘯而至。鐵軌附近的森林業已採伐，地上還留着削平了巨大樹根，在樹根與樹根之間，就是耕地。耕地附近的池塘裏，常有不少綠油油的一堆堆「塌頭草子」，就是草根。

在地上，四處晒着「土炭」——是土中的樹根，挖出來晒乾，做爲燃料。緊靠着鐵路兩旁，堆着鋸得很齊整的六尺左右長的木頭，堆得很高，到處都是，一點錢也不值。農家的牆都是用一根根粗大木頭連接起來築成的。

小興安嶺的森林的確是很富。

我忽然想起在哈爾濱時，我從當地一位老老那兒知道哈爾濱命名的由來，哈爾濱原來是一個三家村的荒涼地帶，滿洲話打魚叫哈爾，濱是水邊，松花江邊打魚的地方，這就是哈爾濱。我笑問合江省副主席李範五先生，佳木斯是什麼意思，他聽我講哈爾濱命名的故事，說這個大概也是什麼滿洲話吧。洛市幽默地說：

「佳木斯，是好木頭在此的意思，你看，」他指着窗外的森林說：「這不是佳木於斯嗎？」

在車上又過了一夜，拂曉到蓮江口，那兒一字排開幾十隻小船，晨曦初上，涼風撲面，松花江上，靜靜的。

十五 佳木斯商人

和洛甫李範五兩先生雇了一隻小船，橫渡松花江，一上岸，就是佳木斯。

佳木斯是一個十萬人口的城市，敵偽時代是三江省的省會，現在是合江省的省會。上岸以後，是一條瀾馬路貫穿市中心，從這條路派出幾條馬路，市區不到十里的樣子。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以前，蘇聯和日本在這兒有個激烈的戰爭，全市較好的房子毀於砲火的約有三分之二以上，有一些房子是日本人自己燒的，也有是當地老百姓激於十四年的仇恨而折毀的，所以市面上顯得有些荒涼，斷瓦殘垣，比比皆是。

省政府的房子是唯一破壞得比較還可以住的一幢房子。在那兒，我看到李延祿將軍。

李將軍是舉世知名的抗日英雄，他是延吉人，九一八事變後與李杜馬占山輩組織抗日救國，任總參謀長。三三年初，李馬由於環境惡劣退入蘇聯，李將軍獨撐抗日大旗，在甯安收拾殘餘，洗刷整理，創立了紀律嚴明的抗日救國軍，後任抗日聯軍第四軍軍長。三五年抗聯各將領在湯原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李將軍被推為代表東北人民向蔣主席及全國人民呼籲國內和平出兵抗日，接濟抗聯工作。在關內兩年有餘，毫無結果，三八年遂去延安，訓練幹部，輸送到東北，接濟抗聯。李將軍後來挺進熱河，開展游擊戰爭。東北解放，合江人民選他擔任了省主席。

在我想像當中的李延祿將軍，總以為是高壯粗大甚為剛強，一個富有東北人氣質的人。相見之下，並不如是，而是和藹可親，甚至和他談話使你有一種溫柔的感覺，慢騰騰的，語調細而低。他手邊放着一張合同紙，這個合同是一個曲折故事的頂點。

佳木斯市內，也像合江省其他地方一樣，曾經有過一度混亂的時期。

國民黨委派的合江省主席是吳翰濤，蘇軍未撤退的時候，他住在哈爾濱，但他却派了佳木斯保安司令孟耀宗到佳木斯來，來的目的非他，是在市面散佈謠言和佈置暗殺。暗殺這件事，李公樸聞一多案子以後，才引起全國人民的注意。在東北，國民黨先生們是早已推行久矣，頗有經驗的。

謠言散佈以後，繼李兆麟在哈爾濱被殺之後，佳木斯市長孫西林也被暗殺了。人民在謠言和暗殺中一時迷惑和恐怖了。

佳木斯有一個大商人，擁有萬萬以上的雄厚資本，名字叫劉向陽，是福順恆的老闆。他聽到謠言之後，怕怕離開佳木斯，到哈爾濱去了。這時國民黨松江省主席關吉玉，合江省主席吳翰濤都在哈爾濱，他準備去歡迎吳翰濤到佳木斯來接收。

劉向陽到哈爾濱看到另一種風光，當時哈爾濱和佳木斯是兩個世界。

關吉玉一到哈爾濱，首先興修動工的，不是工廠，不是有關民生的公營事業，不是民房，而是跳舞廳，一修就是三百六十萬東北票。部下職員，每人發九萬元安家費，關吉玉和吳翰濤則是整天吃喝玩樂，揮金如土，整天就伸出手來向人民，向商會……攤款派錢。

而吳翰濤先生更是做官的能手，搜括人民脂膏的幹才，他在北平時，在東交民巷的東北接收委員會辦事處只有二十名的隨員，到瀋陽就變成二百，到長春就是四百了，跟隨官員是幾何級數的增加，

吳翰濤主席荷包里的錢，當然也是幾何級數的增加。這四百名都是「劫收」的不世之才，所到之處，不問可知。

劉向陽大老闆，從佳木斯來充滿了一肚子希望，到哈爾濱就冷了半截，見到哈爾濱商界中人，見到國民黨官員，他的心完全冷了。這時他又想起了佳木斯，想起了佳木斯的民主政府，政府里人的不是從重慶派來的外省人，都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士，抗日的功臣，由人民的手親自選舉出來管理人民的事，他們穿的樸素，吃的簡單，捐稅減少，負擔輕了，整天埋頭在辦公桌上，給老百姓辦事。他過去幻想國民黨怎樣怎樣的好，完全給現實所粉碎了。

他的心從冰冷狀態裏復活了。

見到吳翰濤主席，他改變了初意，並不表示這次來是歡迎他去接收佳木斯，但吳主席却抓住他了。吳主席說：你回去，共產黨要共你的產，要殺掉你。劉老闆却不在乎，說：

「即使死了，我也要回佳木斯去。」

吳主席的謠言，這一次沒有迷惑住他。他回來去找李延祿主席，李主席並不認識他，他見面開口就說：

「我做了一件對不起民主政府的事，要請你原諒，但是現在我明白了。」

他於是把到哈爾濱的經過，和自己的前後想法，一一說給李主席聽，李主席這才恍然大悟。他坦率地說：

「過去我對你們有誤會，你們說的話，我都不信，說國民黨怎麼樣怎麼樣，我總以為是宣傳，這次我可親眼目睹了。今後再也不用你們說，我給你們老鄉說，這街上的人，他們都還聽我的話。」

果真，他在街上到處說他這次去哈爾濱所見所聞，原來民主政府發行的合江省銀行的票子，是一元合偽幣五元，經他這麼一說，馬上漲價，一元合江票兌偽幣八元了。

後來他又給李主席商量，他想給民主做點事，他說他對於做生意還算內行，他要和政府合作經營木材事業，政府有小興安嶺的木料，他出資本，到各省去運銷，四六對折紅利，政府六成，他四成，李延祿同意了，他們在合同上簽了字。

劉向陽老闆還準備和政府合作弄沙金，李主席也答應了他。

十六 牡丹江——一個新興的流浪城市

這個城的小傳

從佳木斯找到了牡丹江。

牡丹江，多美的名字。她是擁有十三萬人口的一個城市，綏甯省的省會。在十二年以前，她還是中東路的一個小車站，只有三十多家人家。東面是穆稜山脈，西面是廣方老虎嶺，北邊是龍爪嶺的山脈圍繞着，南邊是面對甯安盆地，一條牡丹江把牠們連繫起來。東面烏蛇溝河那邊就是蘇聯邊界。

日本侵略東北以後，這兒是抗日聯軍第四軍和第五軍的游擊地區，敵人一來，就把牡丹江劃爲「匪」區，防止義勇軍活動。首先是併屯政策，集團部落，控制糧食，設立公會，統一配給。其次是開展武裝移民團，從密山，甯安，牡丹江流域一帶，帶槍而來。凡是沿着牡丹江的土地，一律無代價沒收。接着有所謂國境線地帶，在東甯，密山，虎林，綏陽一帶，凡是國境線上的人民，一律趕走，代以忠實於敵人的韓奸去住，所有人民的土地，都落入敵僞的手里了。最後是把土地收爲公有，做僞墾拓地，鮮拓地，軍用地（關東軍用地），像甯安整個土地只有七萬垧，就收去了五萬垧。收過去以

後，沒有勞動耕種，倒回來又佃給老百姓，叫老百姓出荷，他們收租子。

另一方面，敵人決心把牡丹江做爲進攻蘇聯的一個戰略城市來建築，這個城市完全是根據軍事的要求來建築的，有龐大的兵營，有堅強的軍事設備，……人民的勞力一天天在剝削，一九四五年九月敵人準備了一次大勞工，如果實行的話，綏甯省的勞工要全部拉走，同時準備進攻蘇聯。

八月，蘇聯爲了世界和平，從綏甯省的邊界綏芬河那兒，向僞滿的敵寇出擊了。在綏芬河的戰事最激烈，牡丹江市內也不含糊，轟炸得很凶，每天輪流轟炸，繼續了七天，使頑強抵抗的敵人在市內抬不起頭來，最後，在蘇聯強大的武裝面前，遞上了降書。

全城毀於砲火者佔三分之二以上，市內最繁華的「銀座街」我去參觀時，這條街像死去了一樣，房子毀了，電綫桿子倒了，馬路兩邊盡是破碎的磚瓦，街上一個人也沒有，靜悄悄的，只是偶爾聽到一兩聲雀子啾啾的聲音，劃過寂寞的上空。

牡丹江毀壞得比佳木斯還要厲害。

十四年壓迫之下，人民第一次站了起來，選舉了自己的政府。

二月二十二日選出了市長褚志遠。

四月二十日省政府成立，主席是張靜之，一個北京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奔走救亡工作十多年，在抗日軍政大學七分校擔任過教員和政治部主任。

從褚志遠市長那兒我知道這個人民的市政府，一個月的收入是一百五十萬，總支出要靠二百萬，政府另外得想辦法生產來貼補貼補。二百萬元裏面有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是用在人民教育事業上，月支五十多萬元，辦四個中學，中韓各二，其中一是男中，一是女中，市內還有十三個小學。教育費佔政

府開銷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當然並不算多，但是我想起國民黨區域，教育經費只佔全年開支百分之三的可憐數目，却不禁有天壤之別了。

這個城市有一個特點：流浪性。從她還是三十多戶人家的時候起，發展到三千五百人口，最高的時候，發展到二十三萬，現在只有十三萬，因為是新興的城市，人從各地方遷移而來，人口的變動性很大，常來常往，來來往往，從來沒有過一次確實的人口統計，敵人統計了十四年，都不曾有過一次精確的統計，甚至於地都耕種了，有什麼事，要走，揹上行李就走，頭也不同，毫不吝惜在這兒建立的家業。所以這個城市也不易於管理。

褚市長告訴我，現在人口變動性比較小了，在民主的陽光下，他們自然會安居下來。

這兒的人民，比東北其他地方的人民，更清楚知道自己所受的痛苦的。他們從三十多家的小車站起，親眼看見敵人的侵略，親身受到用自己的血汗建築起這個城市，親自知道抗日聯軍十四年來在這一帶的抗日活動，親眼看到侵略者在蘇聯紅軍面前倒下去，解放了東北，用自己的手建立了民主政權，他們是懂得怎樣珍重勝利的果實的。

朝鮮英雄談東北朝鮮人

在綏甯軍區政治委員李大章將軍處，我會到朝鮮抗日英雄金光俠將軍，過去是二路軍周保中將軍的部下，他們一共在東北堅持了十四年的抗日戰爭。給他談完了他在抗日聯軍時代的英勇事蹟（朝鮮人在十四年抗日戰爭中，有他光輝的貢獻。），我的話題轉到東北的朝鮮人身上去。

整個東北有三百萬朝鮮人，間島一省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朝鮮人，綏甯省境有十萬人，而牡丹江

十三萬人口中，也有三萬以上的人口是朝鮮，這二百萬朝鮮人主要的散佈在東滿，尤其是鴨綠江邊的城市居多。他們並不是九一八事變以後來的，有的是已經幾代在東北了，他們雖沒有加入中國籍，但他們自己却好像已是中華民國的國民資格居住在東北了。

不過敵人却把他們劃分得清清楚楚，日本佔東北之後，跟隨着來的朝鮮人日益增多。這時，敵人盡量鼓勵朝鮮人移民，有意藉此挑撥中韓兩大民族的感情。日本人在東北，當然是「天下老子第一」，朝鮮爲亡國奴老大，中國爲亡國奴老二，以朝鮮人壓迫中國人，中韓民族之間的感情鴻溝自然越來越深。

同時，大量利用朝鮮人當特務，公開給予許多便利和優待；即使做同一樣工作，即待遇，也是各有不同，日本人第一，朝鮮人第二，中國人第三，配給東西，也是按着這個等級。而在中國人裏又分爲兩等，一是准日系，一是准鮮系，待遇自然有異。（一入山海關，東北人又有了下一代，關內人，這就是亡國老三，東北人——敵人把他稱做「滿洲國人」，要比關內人受到信任和優待了，在中國人中間又造成了分裂。」

中韓民族之間的感情裂痕是敵人一手造成的，固然朝鮮人中間也確實有不少是忠實於敵人的韓奸走狗，但絕大多數是好的。

國民黨到達東北以後，就承襲了敵人的政策，堅持打擊朝鮮人，表面上是給人民出氣，實質上是加深中韓民族的感情裂痕，實行惟我獨尊的大漢族主義。

金光俠將軍很激動地告訴我下列的事實：

五月十五日，八達溝朝鮮人在開農會，來了三十多個國民黨和土匪（他們常結合在一起。），問

朝鮮人幹什麼 告訴他們是開農會，他們就不再問下去，舉起槍來就打，砰，砰，砰，一連打死五個，揚長而去。

五月二十四日，也是一股和國民黨結合起來的土匪，爲首的是郎亞楨，到樺林去，殺死了朝鮮民主大同盟的一個朝鮮人，強姦了十二個婦女，從十多歲到五十來歲的男子，都一一挨了耳光，無一例外，說他們統統都是幫助「八路」。臨走時，把朝鮮人東西搶光，原有一百多戶三四百朝鮮人的屯子，現在只剩下七戶，其餘的不是回國，便到間島去了。

五月二十日，在五林縣的北甸子，也是這股郎亞楨匪，去強姦了十八個朝鮮婦女，其中六個在我們談話的時候（五月三十一日的夜晚），生命還沒有脫離險境。北甸子有七十多戶，二百多朝鮮人，現在正在往外搬家。

五林縣的伏塔密，傅邦俊，王小丁，李德林等國民黨部隊和土匪光臨了。伏塔密有一百二十多戶，五百多朝鮮人，所有的婦女都被強姦了，其中有三個十七八歲的少女，輪姦以後，一個星期也不能起床。全屯所有朝鮮人的衣服糧食，不論貧富，一律搶光，待遇極爲平等。家畜也都殺光，鷄犬不留。現在伏塔密一個朝鮮人也沒有了。

國民黨和土匪見了朝鮮人，非打即殺，對朝鮮女子則一律污辱，決不放鬆一個，同時在朝鮮人民中間，廣泛散佈謠言，說國民黨來了，如不趕快回國，全要殺光，衣服糧食牲畜都搶光，盡可能使朝鮮人無法立足於東北，造成一種恐怖的情緒。於是在國民黨和土匪威脅下的城市，城外的朝鮮人往城裏搬，城裏的往朝鮮搬，甚至種上莊稼的地也不要了，捲起鋪蓋就走。

金光俠將軍很奇怪地問我：「爲什麼國民黨不追問朝鮮人過去在偽滿時代給日本人做過事沒有，

而對每一個朝鮮人要問是否給八路軍共產黨做事沒有？難道他們對於八路軍共產黨的仇恨超過敵人嗎？」

我實在沒法給國民黨代答，或者，這就是國民黨之所以爲國民黨吧。我反問他在民主政府治下的朝鮮人民生活怎麼樣？

他說：民主政府的政策是：中韓民族平等，朝鮮人在這兒同樣可以享受自由民主的權利。長期住在這兒而不回國的，不做爲外僑來看，要回國的，短期住的，當做外僑。一個地區如果朝鮮人佔相當多數量的，盡量吸收朝鮮人參加行政工作，給他們以民主選舉的權利。牡丹江副市長金先生，就是朝鮮人。

但是敵偽時代忠實于敵偽的韓奸走狗，則毫不容情，要自食其應有的後果。

這政策，普遍得到人民的擁護。

牡丹江三萬多朝鮮人，他們自己有農會，工會，婦女會，地方青年隊，和民主大同盟，擁有六千盟員，委員長是朝鮮人姜友。

在民主政府管理下的朝鮮人，現在都不想回國了，因爲他們在這兒已得到的不是歧視、壓迫和屠殺，而是一個人所應有的自由民主的權利。

和金光俠將軍談話第二天的早晨，我搭上去十點鐘的早車，從這條中東路上去哈爾濱。沿途車站全是舊俄建築，一座座哥德式的精巧房屋，車站上的白俄很多，現在大部分都加入了蘇聯籍。過洗馬，火車在山邊上繞來繞去，這是一段轉山鐵路，在傾斜的坡度上繞下去。夜宿一面坡，六月二日到哈爾濱，在那兒停留了三天，然後去黑龍江省會。

十七 豐饒的黑龍江

六月五日午後七時從哈爾濱搭中長線車去黑龍江省會北安。夜二時到綏化，這趟車是直達佳木斯，去北安得另外換車。在車站睡了一覺，乘警備司令部車入城。綏化是一個八萬人口的縣城，在黑龍江說來，人口不算稀。在城里碰到松江省教育廳廳長韓幽桐先生和小說家白朗，兩人都是西裝革履，白朗現在是東北日報的記者，打算寫抗日聯軍的英雄事蹟，到處採訪，甚為活躍。我們一同在街上走了一遭；街道也頗寬大齊整，只是灰塵太大，浮面的塵土，不誇大地說，有一二寸深。商家全都開市，且日趨繁榮，舖子和地攤多了起來，哈爾濱來的貨，也漸漸在市場出現。到九江樓吃飯，搭晚上九點鐘的車去北安。

敵人曾把黑龍江分為兩省：北安和黑河，現仍劃為一省，省會在北安。

星夜從車窗向外看是黑龍江大平原，麥子長的很高，一望無邊，黑龍江的地，隴很長，多半是南北隴，一條隴就是三里三或者六里六，全省面積是七六一八三二三五平方籽，而人口却只有二三一八〇五三，人口密度每平方籽不過三〇。四，有的縣份，全縣人口也不過只有數千人。全省的地勢又好，有一半高，有一半低，阜年低地不愁收成，水災高地不怕，黑龍江真不愧為東北有名的穀倉地帶。

等我第二天早晨十時許到北安，下午訪北安省副主席楊英傑先生（正主席陳大凡到哈爾濱擔任北

滿鐵路總局局長去了。)時，我發現這樣一個怪事：在最富庶的土地上，最大多數的人民却過着最貧困的日子。

正因為她是一塊最富庶的土地，更吸引了敵人貪婪眼光的注視。敵僞從人民手里奪去的所謂開拓團土地，黑龍江的土地在其中佔的最多，全東北開拓團民在黑龍江就佔百分之四十。從一九三四年，瑞穗村開拓團就開始移入了。

從幾個簡單的數目字里，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看出黑龍江的面貌來：

黑龍江土地多，但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人口沒有土地；雇工數佔全人口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沒有牲口，黑龍江有很多地區是森林地帶，(小興安嶺森林在省境。)像湯原縣，全縣一百多萬垧地，只有兩萬垧是耕地，其餘全是森林，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沒有房屋。

我們把眼光轉到北安縣第四區(原來敵人稱做厚生區)來吧。(在北安縣街西北面)，這個區有濱州李屯等二十八個小屯子，住戶六百七十，絕大多數是農民。

一九四四年除少數人家遷移外，現在還有五六三戶，二七九〇人，私有地五六八五垧，每戶平均一垧多，另外租種僞政府關東軍等所謂公地，四二八垧，(加上租種私有土地二〇〇垧)，共約種地一千垧，平均每戶不足二七垧，共收糧二六二一一石，出荷佔去一八九九石，佔生產量四分之三強。負擔(包括，儲蓄，獻納，勞工等，出荷在外)，三十二萬多元，平均每戶出四一八元。沒有房子人家三二〇戶，佔百分之五六·五，沒有土地人家四五五戶，是百分之七十九。

在敵僞治下的人民，一天天更加貧困。

康德九年「出荷」時，閉戶七日，掘地三尺，連老百姓枕頭里的糧食也拿出來「出荷」了。和敵

人勾結的漢奸特務，偽區長屯長，自己當然不「出荷」，他們寫條子要老百姓「出荷」，老百姓稱之曰「大頭票子」。誰掣到「大頭票子」，無不失色，要多少就是多少，誰也不能少交。抓勞工，這不消說得，不出勞工，要繳勞工費，一家數百元。每家要送一條狗到「家畜交易市場」，敵人用狗皮做靴子用。送去的狗，有死的，有活的，敵人把牠堆起。活狗餓得無法，就低下頭來，啃下面的死狗，鮮血淋漓，慘不忍睹。每家每戶各種攤派，不勝枚舉，只拿派車派馬來說吧。敵人對車馬全部裝備都要新的，如有一樣不新，即將所有派差來的人，面對面站着，雙方互打耳光，打輕了還不行，這叫做「協和嘴巴」。

至于佔人口百分之六十的雇工，那生活，更不堪問問。這百分之六十沒房屋住處的人民，人們給他一句很恰當的形容詞，叫做：「天鵝下蛋，沒有着處。」他們一輩子在祖國的原野上，在石頭最多的省份里度着吉普賽人似的生活。如果對地主稍有不滿，地主就說：「你牛大的蛆，還能扛動我的醬缸嗎？」如果「扛」了一下，怎麼辦呢？把雇工拴在馬脖子上，穿着紅背心，打着洋鉄桶，自己說：「我叫甚名誰，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不對……」警察老爺就騎在馬上，帶雇工遊街示眾。

雇工何罪？生時受此凌辱！要是給地主服苦役，積勞而死於飢寒，却沒人過問一聲。北安縣四區一個雇工忽然在地主家里死了，地主把他衣服脫去，赤條條地埋入土里，連死者私人的行李也被沒收了。死者爺爺從家中跑來看，不知孫子怎樣死的，也問不出一個究竟，從此失去生命的依靠，心中焦急，含冤無處可訴，回家上吊而死。像這樣的事，遭受敵偽的迫害，和那些豪紳地主依賴敵偽勢力迫害老百姓的事，每個人都可以給你講述一番，記也記不完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到來了，「南望王師又一年」，一年一年，十四年來，東北人民日夜所巴

望的日子，終於到了。蘇聯紅軍和民主聯軍解放了他們。八月十五日是一根色澤鮮明光耀奪目的紅線，這紅線像漆黑夜空中的一線曙光，橫劃在東北人民生活歷史上，從此結束了過去悲慘的生活，在解放區里，開始了新的主人的生活。

八月十五日，在解放區的人民眼里，的確是一個人民勝利的日子。
先從北安說起。

北安是敵人的反蘇戰略基地，從一個事實就可以看出，只有四萬人口的一個小城市，却擁有能容納五千病人的大醫院。這是準備和蘇聯宣戰時，做爲接近前方的後方，收容傷兵的。我下火車，從車站走去，有一條很整齊的馬路通到北崗，快到北崗時，這條路便斷了，沒修好。縱目四顧，四周有起伏不高的羣山，馬路兩邊房屋尙未建築好，零零落落，雖說是城市，實際是在郊外，「城市」尙未建築好也。馬路左邊是原來的北安鎮，房屋樞比，街道崎嶇，泥深數寸，我坐在馬車上，顛簸不平，這街道需要大量金錢來重新翻修一下。黑龍江的氣候，原來就很冷，我到的時候，落了幾點雨，更顯得冷了。已經是六月的天氣，在南方的人們，穿着背心短褲還要叫熱吧，在北安，我穿着冬大衣却不覺得十分暖。這兒冬天，往往雪深三尺，穿兩件皮襖，也不足以禦寒，窮苦的人，一到冬天，飢寒交迫，就很難出門走動了。

但今年却不同了。

去年十一月十一到十三日，成立了民主政府，在一月三十一日的全省人民代表大會上，一百六十四位代表里選出人民的公僕——省府的委員們。

爲敵作俵奴役人民的漢奸特務，在人民面前自食其後果。且說北安市上，有位萬人痛恨的「黑帽

子」(僞滿時代的警察，敵人的被服廠廠長)，他曾經帶着特務捕捉抗日聯軍英雄們，對工人舉手就打，開口就罵，褲子做小一點，一擰子把工人牙齒打下，對工人的配給品一律扣下，工人要辭職不幹，不行，一不給起旅行證，二說不暗通義勇軍，看你那兒去！他自己挑撥人家家庭不和，離婚後，姦淫婦女，一時期後，又不要她，八一五後，工人不再受他壓迫，不來做工，他僞造民主聯軍供給部的信件，唬嚇工人，說：你不來，軍法從事。另一方面，則設法騙取公家的錢。拾巧碰在黃一然手里，這位曾經和他夫人合譯過「靜靜的頓河」的英國留學生，現在是一身黃斜紋戎裝，皮靴馬褲，投筆徒戎，是北安軍區的祕書長了，他知道着惠民的劣跡，就注意他了。五月十八日工會成立，散會後工人不走，說各處有法西斯殘餘，我們這兒也有，這就是蒼惠民。工人清算了他，剝削去的工人血汗，糧食，機器，現款，土地，總值一百萬，現在都分給了工人，工人要求槍斃了他。只有四萬人口的北安市，那天槍斃他，就快到兩萬人，大家都高高興興，伸直了腰，出口氣。

農民得到了土地 我們再看民主政府下的北安縣第四區。第四區是羣衆清算了僞區長以後，自己選出區長建立的，同時成立了農會，分得了一千二百多垧開拓地和公家地。起初分了地，還有人懷疑，這是自古以來沒有過的事啊！甚至土地分配完了，有人還不相信，直到發下地照，宣佈這些土地永遠屬於他們，個個才放心笑了！

有了土地，人力畜力不夠，政府又從羣衆裏吸收經驗，想了變工辦法。黑龍江區域，組成一付犁，要用三個到五個牲口，後面跟四五個人點種，踩格子，扶犁……組織變工，其法有三：

一、插犂——用各家牲口合起來，人力也合起來，共同耕種，以工計算。

二、換工——以人力換牲力，人吃自己的，牲口吃對方的，馬匹多的地方，以一人工換個半馬工

；馬匹少的地方以個半人工換一馬工；也有了工資計算的，如春耕時二三十元一工，鋤草時六十元一工。

三、僱牛犍——如一垧地從春耕，鋤草，打糧食，送糧食回家，全甲牲口，由大戶負責，每垧地給一石高粱。

沒有種籽，政府設法調劑，向大戶借一部分，政府發一部分，北安縣政府就發了一百二十石種籽。現在已經長出了我在火車上所看到的一望無邊的麥浪了。有了地，也容易有房子了，北安縣七區，很短期間，就增加了一百五十多間，大川注意的就是這些房子全是小戶，即貧農是也。

農民不但有了土地，而且釋去敵僞時代的沉重負擔，別的苛雜捐稅不算，單以出荷來比一比：三十三年度北安有的生產量是二〇二一六〇六噸（每噸合四石五，每石四百五十斤。），出荷量是一二二〇〇〇〇噸，佔生產量百分之六十。而對民主政府的負擔呢？去年生產量是五百五十萬石，只納十八萬石公糧，這佔生產量只有百分之三。六，其中還有商業資本徵收在內，實際上只有百分之二。六。和敵僞時代出荷一比，相差到竟然是百分之五十七。四！

所以許多貧農雇農對依賴敵僞勢力欺壓剝削他們的人說：

「現在開了南天門，天兵天將下來了，咱們救星到了，過去是你們的國家（僞滿），現在可是咱們的國家了。」

豐饒的黑龍江，不再屬於侵略者和少數剝削者，而是屬於人民自己了！

十八 東北甘地談美國

——齊齊哈爾紀事之一

六月九日的夜晚，我進入爲民主聯軍解放後第四十三天的齊齊哈爾。車站是一座四方的高樓，給旅客一個印象，這一定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城市，出站是一條廣闊的柏油馬路，一直通到嫩江大旅館門口，使你也還能夠保持第一個印象，待你往左邊一轉，則就不同，露出一個小城市的風貌來了，馬路雖仍然不狹小，但兩旁房屋已不十分整齊，向右一轉，則是哈爾濱原來的面貌了，——齊齊哈爾不像東北其他城市，那些城市敵人都是在舊有的城市附近，另外再建築一個新市區，瀋陽如是，長春如是，撫順本溪也如是……齊齊哈爾却是在原來的基礎上加以發展，新的高大洋房建築濛雜在舊的平房中間。直徑不到二里的原來舊城還依然健在，不過城門口太狹小，來往車輛行人感到擁擠，我去時正在拆城牆，放大出入口。

省政府就在這座小城里，政府的兩位主席，于毅夫是文人，車向忱是教育家。

我和正主席于毅夫先生談完之後，主席室里進來一位客人，穿着深藍色的中山裝，帶着一頂陳舊的呢帽，矮矮的個子，背有點駝了，面孔不大，雙腮已經有點陷下去，戴着一付黑的寬邊眼鏡，長着

兩撇八字鬍鬚，看上去有五十歲上下的樣子，于主席給我介紹道：

「這是咱們副主席，車向忱先生。」

車向忱先生，早已久聞大名，他是地方上無黨無派的民主人士，他是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他是狂熱的愛國者，他是有名的東北的甘地，在東北，一提起「車向忱」這三個字，大家沒有不知道的。

遠在九一八以前，車老先生在遼甯教書的時候，他就發動組織「國民常識促進會」，團結各地青年，來從事平民教育工作。僅僅瀋陽一市，他就創辦了四十八所的平民夜校，瀋陽的貧苦人民，兒童，老太太，車大，小販，苦力……都在夜校里得到求學的機會。等到學校放寒假，放暑假的時候，他又利用返回家鄉去的學生，在農村中又展開了平民教育工作。在那個時候，他已窺測出日本的野心和中國的危機，他到處大聲急呼，喚起國人的警惕，起來挽救垂危的中國，提倡國貨，抵制日貨，在可能範圍以內，他自己以身作則；製造手搖紡紗機和織布機，親自動手紡紗織布；製造豆油燈，不用洋油。

敵人隱隱懷恨在心，但他也無可如何。從此，他就被稱做東北的甘地了。

印度的甘地，只是消極地不合作，用以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

東北的甘地，在九一八之後，他却從消極的不合作，走到積極的抵抗。

北大營發出侵略者的信號以後，車老先生入關去北平，和閻寶航，高崇民，陳先舟諸先生組織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開辦訓練東北學生，把這些新的血液輸送到義勇軍里去，著名的抗日英雄苗可秀，張亞軒諸將軍，就是車老先生的學生。

不久，車老先生化名楊秀東，親身潛入北滿，在哈爾濱道外十六道街開了一個療養院，這個療養

院不單單治一般病人，而且治療中國這個東亞病夫，做爲聯絡各地義勇軍工作的二個療養院，不僅是一個衛生事業的醫院，主要是個政治醫院。

他自己却化裝乞丐，沿途叫化，爬興安嶺，穿大森林，到黑龍江，去見馬占山，給他的部下講演，鼓吹堅持抗戰，激厲士氣。這時，馬占山有子彈無糧食，遠在依蘭一帶活動的李杜卻是有糧食無子彈，經了他的聯系，雙方都有了糧食和子彈。他又到滿洲里勸蘇炳文和大家一致行動，免得孤立被擊；到鳳凰城見鄧鐵梅，把他的得意門生介紹給鄧鐵梅當祕書長；到通化見唐聚五；到北滿見「壓滿洲」，「擔一面」，「李破爛」……這些山林游擊隊參加共同抗日，……他的活動，漸漸被敵人知道了，於是乎用五千元的高價來懸賞換取他的頭。敵人的空想，直到他投降了也不會達到。

車向枕先生還到南京去見過蔣介石先生，希望從他那兒給義勇軍求得一點援助，這時南京正熱中於所謂「安內」，對「攘外」非特毫無興趣，而且口口聲聲親呼「友邦」，尙恐不夠禮貌，豈敢開罪？得不到援助，不足怪也。

但車老先生並不氣餒，即連後來他所參加組織的東北救亡總會（東北民衆救國會改名。）也不能活動，他還是不氣餒，他仍然回到教育崗位上，給國家培植人才，直到東北解放，他回到故土，當選了副主席。

回到東北，一方面使他高興，一方面使他憤恨。他說：「東北淪陷十四年，國民黨未派過一兵一卒來，而且對抗日軍隊，從來就不援助。等到蘇聯紅軍和民主聯軍解放東北，組織了人民的政府，這時候國民黨却挾着美國飛機坦克火箭砲來，要從人民手里來「接收主權」了，這不是笑話！」

這時他想起了美國，他摸一摸鬍鬚，憤慨地說：

「老實講，國民黨本身並沒有多大力量，他們所以敢於向東北人民逞兇，主要是由於美國的幫助。東北的煤鐵產量爲全國之冠，糧食出產也特別豐富，這就引起美國內帝國主義份子的垂涎。她想伸展她的手到東北，組織她的「東印度公司」，壟斷東北的市場，推銷他們過剩的機器，以解救本身的經濟危機。就是爲了這個自私自利的目的，他們拚命的供給國民黨以飛機、大砲、坦克、機槍、軍裝、給養。甚至還替他們訓練軍隊來打東北的人民。根據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的約束，美國是應當迅速自中國撤兵的，現在蘇軍早已完全自中國撤退，而美軍反而替國民黨把守交通線和港口，用軍艦替國民黨運兵，助長中國的內戰，它對華的錯誤政策完全暴露出來。東北人民對這種做法是堅決反對的，它破壞了中美人民的感情，對美國人民毫無好處。美國的進步人士應該起來警告美國政府，阻止他們幫助國民黨，擴大中國的內戰的政策。今天民主聯軍爲求取和平，不惜自動退出長春，這正是美國政府改變政策的時機，美國政策的改變必然會影響國民黨對東北問題的態度。由於反動份子的宣傳，到今天還有些人對蘇聯不了解，懷疑蘇聯有侵略野心。但是蘇聯已經按時自東北撤兵，而美國則仍無撤兵的意思，兩相對照，究竟誰能守信義，是非常清楚的。我們要求美國政府立刻從中國撤兵，不再助長擴大中國的內戰，以免失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

我迅速地記下他的每一句話，我知道，這不是東北甘地車老先生的話，這是代表千百萬人的心聲，這是千百萬聲音的總和，不過是從他一個人的嘴里說出來罷了。

十九 蒙漢人民握手

找來找去沒他道，民族出路只一條，
蒙漢人民大團結，依靠中共好領導。

——興安省青年團羣衆報

在齊齊哈爾碰到嫩江軍區政治部張主任，從齊齊哈爾到白城子，在西滿軍區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先生處又碰到張策先生，張主任是最近到東蒙去了一趟，張策却是興安省的副主席，從兩位張先生那兒，我得到興安省的一個輪廓。

被稱做東蒙的興安省，曾經是新聞的好題目，從二月間東蒙派了四位代表到北平去拜訪國民黨，大家的眼光都集中起來望東蒙，東蒙彷彿是個謎，這次我看到了謎底。

東蒙區域是整個興安省，敵偽時代把她分成了四省：興安東省，興安南省，興安西省，興安北省，民主政府把她歸還原樣，仍叫興安省。現在行政區域分四個盟，呼倫貝爾盟，哲里木盟，興安盟，納文慕仁盟；下面有二十九旗，兩個漢人區域的縣和兩個市：興安市，海拉爾市。興安省是東北九省當中面積最大的一省，人口却只有二百四十萬，真正的蒙人只有七十多萬。在遼闊的大草原上，人民

過着農業，半農半牧的游牧生活，完全過游牧生活的人，爲數不過三萬。

興安省現在是東北最大的一省，其實在滿清以前，蒙人區域更大，連哈爾濱，長春，四平這些地方都包括在內。滿清時代，地區才日漸縮小。

等到張大帥統治東北的時候，他的有名的「放荒政策」，所有荒地，只有你去站在那兒一指，說到那個山下，那棵樹底爲止是你耕種，這個地便屬於你的了。這樣大量向蒙古地放荒，用漢人往里擠，牧場縮小了，蒙古人擠到沙地裏去了，因此而掀起的幾次武裝鬥爭，由於沒有把廣大羣衆發動起來，內部也不夠團結，所得到的不是「成功」，而是「屠殺」。

遠在民國建立以前，興安省的大草原上，就萌芽了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的要求，民國之後，地方自治民族自治運動，更加到處澎湃了。民國四年以王爺廟爲主的和民國六年的突泉爲主的這種運動，參加人數雖多，範圍雖廣，羣衆沒有動員起來，也還是遭到軍閥地主的屠殺。後來，在國民黨「大漢族主義」的政策下，內蒙人民的革命和革命軍都相繼遭到摧殘，先後受到瓦解的命運。蒙漢人民在「大漢族主義」的政策下，自然對立起來，雙方之間，造下一條極深的鴻溝，發生過許多蒙漢人民對立的流血的悲劇。

九一八後，日本來了，又來了另外一套。

叫做「扶蒙抑漢」。

敵人讓蒙人用蒙文，組織蒙古軍，禁止漢人放荒。從表面上看，不是也還堂堂皇皇嗎？往裏一看：不然。

一九三八年蒙人的王公制度被敵人取消了，蒙古的統制機構發生了變化，四省的次長都是日人，

這是決定興安省一切事物命運的人。蒙古軍是用來給敵人充當砲灰的，張鼓峯事件後，所請「龍門坎」事件，就是敵人利用內蒙打外蒙的。至於蒙人牲畜，就在僞裝「扶蒙」的政策下，一一流到敵人的手裏去了。

國民黨「大漢族主義」和敵人不同的是：

「漢主蒙奴」！

其造成蒙漢人民之間的鴻溝，則一也。

當敵人末日到來，正在撤退的時候，要請蒙人帶路，蒙人把他們引進了迷途；蒙人拿起槍來，對着壓迫他們的十四年仇人，許多敵人倒了。

這時他們的幻想寄托在國民黨身上。

四位代表於是乎坐上國民黨飛機，想從北平去重慶，爲首的是馬尼巴達拉。這位馬尼巴達拉是國民黨宣佈的興安省接收委員。

他們在北平却碰了一鼻子灰。

國民黨說：今天不是自治問題，是接收問題。問題似乎僵了，然而國民黨對蒙人，却又暗暗送一秋波：接收以後，自治問題可以再說。

蒙人對於統治者的甜言蜜語，聽來頗有經驗，早已領略夠了。馬尼巴達拉抹下鼻子上的灰，吐出實話：

「國民黨好像是長了一身楊梅大瘡的人，但不去當面看看不明白，總不死心。」
失望之餘，他們在中共的幫助之下，實現了從來沒實現過的理想。

這就是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

前面所引的那首詩，說明他們痛苦的歷程。

五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這五天，是興安省蒙漢人民生活的分水嶺，結束了過去的災難，開始了光明的新生。

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第一次出現在大草原上。

五百多位代表的人民代表大會，組織了興安省參議會，從這裏選出了政府：主席是特木爾巴根，副主席是張策，議長是博彥滿都，副議長是克里根。各級政府裏，如蒙人區則設漢人科，漢人區則設蒙人科。

張策代表西滿軍區和中共西滿分局在大會上說明了中共的政策是：這個會是在蒙古內部團結蒙漢親密團結的精神下開的，要永遠保持下去，中共對少數民族政策是：反對大漢族主義，贊成少數民族自治，在老解放區就有國民自治區。

一個欣欣向榮的新興安省產生了。

羣衆團體也普遍組織起來了，工人聯合會，學生聯合會，商民聯合會，婦女協會和醫學研究會，青年同盟，也叫做東蒙人民革命青年團，團員有六百多人。民族自治運動，和內蒙古自治運動委員會齊一步伐，在東蒙已設立了支部，從事這個運動。

王爺廟是興安省的政治經濟中心。

東面的洮兒河西面的歸流河像兩個姊妹，圍繞着興安嶺中的王爺廟，北面高山上的成吉思汗廟，如一個保衛者，日日夜夜守衛在興安嶺上。

市上兩個市場，東市場賣鮮貨，西市場賣雜貨，其間一條四里長的興隆街，人來人往，構成一個繁榮的市面。

人口不過二萬三千人，現在已有了五個民辦小學，兩個完全小學，兩個師範學校，（第一師範是爲蒙人設立，用蒙文，第二師範是爲漢人設立，用漢文。）一個東蒙幹部學校，這個培養軍事和羣衆工作幹部的學校，第一期八十五名業已畢業，第二期又招收了二百五十名。

這兒有四種報紙，羣衆報，東蒙報，人民之友報，經濟新刊。羣衆報有蒙文版，也有漢文版。蒙古青年大半懂得三種文字：蒙文，漢文，日文。毛澤東選集蒙文版和整頓三風這些書，在興隆街當中的大衆文化書店裏暢銷書，蒙漢人民如飢如渴的買進文化食糧。戲劇也是用蒙漢語同時演出，蒙人和漢人通婚，現在不受到任何限制。

蒙人和漢人，已不是仇人，而是一家人，民族間感情的裂痕，用地方自治民族自治這付良藥，把她治療好了。

蒙漢人民親密地握起手來。

二十 與林彪將軍談東北形勢

六月十三日從齊齊哈爾回來，第三次到了哈爾濱，第二天晚上十一點鐘，我訪問了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將軍。

那時候他住在一條幽靜的馬路旁邊的一座小洋房裏，室內一張雙人沙發，兩張單人沙發和一張小圓桌子，便是他的會客室裏所有的設備，我走到門口的時候，他正坐在雙人沙發上，好像在沉思着。林彪將軍雖然是名揚中外叱咤風雲的中共名將，但他沉靜得如一個處子，文雅得似一個書生，作戰時却又猛勇得像獅子。當抗戰初期，敵人在祖國的原野上恣意馳騁，所有的軍隊都沉浸在失敗的情緒中，只有在平型關，第一次打了勝仗，消滅了日本最有名的精銳板垣師團，震奮了全國軍民的不是別人，就是年方三十一歲的林彪將軍。今年他已入中年，四十歲了。林彪將軍處理每一件重要事情的沉思，決定作戰計劃前的沉思，尤其著名。他經常在五十萬分之一的地圖前停留很久很久，想好什麼事就在地圖上寫下來。在八面城的時候，住在老百姓家裏的一個屋子裏。他的屋子正對着老百姓屋子，他一個人在屋子走來走去，踱着方步，低着頭，走了將近四小時，他在思考。老百姓看着奇怪起來，跑去問他的祕書李先生：

「屋子裏那位先生，是不是什麼東西丟了？」

「沒有。」

「一定是的，我看他低着頭，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找了一整個上午。」

季祕書笑了，林將軍在思考問題。

林彪將軍善於集中自己的精力，去做每一個時期最中心的工作，這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環節，這工作完成，實際上別的工作也附帶地得到解決。所以有些時候不了解的人，會覺得他對中心以外的作，彷彿不夠關心，實際並不然。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他研究東北問題，尤其是農民問題。他先細密地再一次研究整風文件上關於調查研究的論文，用紅藍鉛筆在上面寫了密密麻麻的批語和心得，他要自己親自主持一次農村調查，以半年計劃，調查十次，由司令部三科科長，張參謀，季祕書，組成了一個小規模的調查團，臨行之前，他對季祕書說：

「要真正找農民做先生，要向老百姓學習，我們要想了解整個社會情況，非了解老百姓不可。不要隨便調查一般社會現象，要找中心問題深入去調查，找具體對象問，我們不能滿足於道聽塗說的材料，要有自己的詳細調查材料，這樣對了解問題，解決問題，才有幫助。」

季祕書他們在林彪將軍親自主持下，到法庫縣第六區許家窩鋪調查去了。這一時期，他和每一個幹部常談農民問題，行軍時，他住在鄉下，也親自找農民來詳細地調查。

在戰爭環境中調查農村問題，似乎不是與當前問題無關嗎？不。這是當前最中心的問題。他研究了農民問題以後，對他處理東北一切重要問題上，是個中心環節，通過這，他掌握住現實發展的正確路線。

他對處理幹部來商談的問題，也不是瑣碎地每一件小事都告訴你怎樣去做，而是給你一個方針，

放手讓你去，從這個方針，你會得到對一切工作處理的啓示。剛才他就會了十個以上的客人，我是最後一個被邀進去的客人。

他有一張清秀面孔，兩道眉毛很濃，又顯得很英俊，中等身材，勿寧說有點瘦，但體格還算結實，穿一身整潔的草綠色的布軍服，站起來我握手：

「對不住，讓你等了好久了。」

「沒什麼，我正好在李祕書房間里休息了一下。」

「你平常睡的都很晚？」

「不，今天晚了些，我是農村習慣，早起早睡。」

林彪將裏生活極有規律，起得早，睡得也不晚，處理完公事，就看書，他們書箱裏經常帶着十多本社會科學名著，「共產黨宣言」是讀了又讀，讀完後，不禁高興地說：

「說得正對，究竟誰共了誰的產？誰共誰的妻？是資產階級。」他對第三段尤其稱讚不止。他喜歡的每章每段，就把它剪下來，貼成一個小本，帶在身邊，不時拿出來看看。所以他的書箱裏常常放着被剪過了的殘體的書。

這時候，正是蔣介石先生宣佈東北停戰十五天的第七天，爲什麼早不停，晚不停，而在這個時候停呢？當前的形勢怎樣呢？我把這個問題問林將軍，他沉思了一下，便用他的湖北鄉音明快地說：

「自我軍爲求和平實現自動讓出長春後，國民黨反動派並未停止進攻；但佔領地區越大越多，他的兵力就越分散，而處處薄弱，形勢亦就更加不利。長春撤退後，我們在海城、朝陽鎮、鞍山、大石橋、黑石鎮、樺甸、蛟河附近等地，一共消滅了他五六個團，而我們在四平街戰鬥後，卻未被消滅一

個運。國民黨反動派每佔領一個空城，即造謠吹噓自己勝利，實際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其實戰爭勝利與否，不在一地之得失，而在有生力量之消長。此次宣佈十五天停戰，是全國人民堅決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結果。但就國民黨反動派的企圖來說，可能是暫時無法進攻的停戰，是準備作新的進攻的停戰，目前在他們能打的局部地區，仍未放棄進攻。他們於日前佔領法庫後，九、十、十一、十二等日，還在蛟河等地轟炸與進攻。因此這次暫時停戰，在國民黨反動派方面，可能是爲了鞏固佔領陣地，爲修復進攻所需之鐵路與公路，爲了鎮壓雲南軍隊的反內戰的起義。」

東北暫時的和平，因爲目前沒法進攻，一旦準備好，形勢有了變化，東北還是可能有戰事的。我想起，四月間剛到東北時，在瀋陽，在開原，在撫順，我所會到的那些國民黨高級將軍當中，沒有一個人的談話中含有和平兩個字的，一律主張：「掃蕩下去，武力接收」，這就是打下去。所以執行小組派到東北各地方去，在瀋陽碰壁，在開原碰壁，在撫順碰壁……到處碰釘子，和平使者無法調處。酷愛戰爭的將軍們突然要停戰了，寧非怪事？不怪，因爲他暫時沒有力量打下去，停一停戰，豈不很妙？既得軍事佈置之時間，更博渴望和平之美名，一舉兩得，妙哉！妙哉！

「那麼和平怎樣才能實現呢？」我問。

他望着我，誠懇地說：「我們一向希望和平，國民黨反動派在東北專制獨威壓迫人民，以圖把東北變爲法西斯的統治地區，不尊重人民的意志，無視人民的力量，我們堅決反對，我們要使東北完成爲民主的東北。我們一再提出和平民主要求，願與國民黨在東北合作，但遭到拒絕。他們想以武裝消滅人民力量，我們不得不自衛。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已被消滅不少，如他們繼續打下去，反動力量會被消滅更多。但戰爭下去，對人民不利，爲了人民利益，我們任何時候都主張實現和平，只要國民黨

軍不進攻，即可實現和平；否則只有待反動派無力繼續進攻時，才能實現和平。」

一八四師在海城起義後，這消息震動了國民黨的軍心。一八四師師長潘朔端將軍是雲南部隊，潘師長和林彪將軍是黃埔同學，不僅同期（同是四期的），而且同班；不僅同班，而且同一個伙食單位。但在起義以前，他們既未見過面，也未接過頭。潘師長反對內戰，舉起了義旗。我問林彪將軍這一次潘師起義，主要的意義在什麼地方？他答道：

「一八四師在雲南時是主張民主反對獨裁的，此次被國民黨當局強迫調到關外進行內戰，是違背一八四師官兵意志的。故在海城戰鬥中，潘朔端將軍親率起義，這對那些內戰熱狂者，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從這裏可以充分看出國民黨當局所指揮下的部隊，有許多是不願內戰的。潘將軍等的起義，使被迫參加內戰的部隊，有了榜樣和出路，提高了我們堅決反對反動派擴大內戰行動的信心。如內戰繼續下去，這種起義還會更多，數量也會更多，可以變為結束內戰的一個因素。」

接着我問：「民主聯軍武器情況如何？可否見告？」

「來源有三種：第一是日本武器，日本在東北有許多倉庫遺留了武器，老百姓參加部隊也多帶槍來。第二種是美國武器，是從國民黨反動派手中繳獲過來的。第三是抗戰中從日本和偽軍手裏奪來的。因此與抗戰中不同的就是多了美國裝備，民主聯軍中有一些師和團就是美國裝備。」他這樣回答。

剛才我在李祕書屋子裏休息時，談到美軍裝備，他曾領我到林總司令的警衛班去，那兒牆上掛着一大溜「美國衝鋒式」，我取下一支來看：重甸甸的，真是短小精悍，警衛員說：衝鋒時，這個火力倒很強。不過美國步槍，並不得到民主聯軍戰士的喜愛，雖然它的好處是槍筒里有點水和泥土之類，也可以使用，但是太沉重，也太短，近戰時拼刺刀反而沒有日本三八式好使用。李祕書惋惜地給我說：

「可惜，現在在哈爾濱，不是在前方，要在前方，我可以陪你看整團整師的美械裝備，」他眯起眼睛，高聲大笑地說，「我們也有不少美械師美械團呢，全是國民黨給我們輪送過來的。」

如果東北再有戰爭，民主聯軍的美械裝備會更多起來，但我希望國民黨將軍們，從此終止輪送美裝給民主聯軍裝備，不要再打，有什麼事，好好協商，讓和平之神快點到東北來吧！

二十一 和平使者來去

執行部的美軍飛機，第二次出現在民主區域的哈爾濱上空，裏面載來了和平使者，這是六月十九日的上午十一時。

第一次出現是四月三日在東豐降落，美方白魯德少將和中共饒嫩石中將，會晤了彭真將軍。那次和平調處，遭遇到國民黨各方面有意阻撓，沒法進行，等他們知道武力不可能解決東北問題而自己又無力再向民主聯軍進攻的時候，距離第一次談判開始時，已是兩月又半，這其間，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汗，死傷了多少同胞，消耗了多少噸鋼鐵和多少億法幣……。

不管怎麼樣，和平之門，在東北總算是開了。

六月十二日早晨，我在白城子，正準備出發去通遼，臨行前五分鐘，我收到哈爾濱拍來的電報：「軍調部執行小組十四日來哈，望速返。」恰巧西滿軍區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先生今天要去齊齊哈爾還未動身，我就和他一同走。通遼之行，只好作罷。

到齊齊哈爾已是傍晚，在嫩江旅館住了一晚，第二天趕早車再去哈爾濱。見了林彪將軍以後，知道十四號不來，說十六號來。

哈爾濱人民和平民主促進會已開了幾次籌備會，準備歡迎，市面上已傳遍了執行小組要來的消

息，通衢要道都紮起牌坊，紅底白字，上面寫着：

——歡迎白魯德將軍！

歡迎白魯德將軍和執行小組等標語都貼上牆了，在這些標語之中，人民表示出自己的希望：

——澈底實現停戰政協整軍三大方案！

——反對美國片面援助國民黨進行內戰！

——請美軍撤回美國去！

大家都抬頭望着天空：等和平使者的專機出現！

和平使者却姍姍來遲！

左等不來，右等不來，在大家等得情緒都低下去，而懷疑會不會來的時候，十九號有了確實消息：今天上午十一時一定到。

幾十輛汽車停在馬家溝機場上，哈爾濱人民和平民主促進會代表們排了一長列，民主聯軍副總司令呂正操將軍，哈爾濱市長劉成棟先生，哈市警備司令張鶴亭將軍……都在等候着歡迎和平使者。

十一時飛機在上空出現，降落後，機門開處，只出來一個人：全身穿着執行部黃卡其布制服，領章上閃着兩顆發亮的金星。高長個兒，戴着深度近視眼鏡，長方臉，兩個顴骨有些高而突出，厚嘴唇微微翹起來，露出一排齊整牙齒，笑嘻嘻地和歡迎者打招呼。

這是李立三中將。

和李立三將軍還是在瀋陽見的面，分別以後，不覺已有兩月之久。他帶來確實消息，告訴我白魯德將軍明大來。

第二天我們再去歡迎，這次來了四個，第一個出來的是矮矮胖胖圓圓的臉，鼻子下面一抹濃黑鬍鬚，是饒嫩石中將，後面是他的隨員。

他帶來白魯德將軍一個條件：希望能夠間接地得到林彪將軍的允許，就是在停戰兩個星期完了之後（六月二十二日），能夠延續三天，如果國民黨不進攻，希望民主聯軍也不進攻。

停戰和平，是民主聯軍的一貫主張，林彪將軍立即滿足了白魯德將軍的希望。饒嫩石將軍寫了一封信，派他的祕書安東上校當天坐原班飛機去長春，面交白魯德將軍。

第二天白魯德將軍依然未來，他病了，是嚴重的傷寒症，他派了兩位代表來：杜特洛上校和克里上校。

杜特洛上校是瀋陽中心小組組長，克里上校是二十八小組組長，我們一同在開原待了四天，他手裏還是拿着他夫人送給他的那根緒色籐條的馬鞭，我問他，還記得在開原的情形嗎？他意味深長地點頭笑了笑，不勝今昔之感的樣子。隨來的記者，有大公報呂德潤兄，和中央社鍾鶴年兄，和德潤兄一別兩月，比前兩個月更加活潑，哈市是他舊遊之地，熟人不少，四處招呼。還有外國記者派克他們，這個和我從北平到瀋陽的合衆社胖子，好像比從前更胖了。

他們和李立三，饒嫩石呂正操諸將軍一一握手，又在哈市人民代表歡迎的行列面前走過，表示感謝，坐上插着中美兩國國旗的小汽車，到了民主聯軍總司令部交際處。

這是一座在哈爾濱頗為講究的去處，最初的主人是舊俄時代名將所築，僑滿時代是「滿鐵」總裁的住宅，蘇聯紅軍在哈爾濱時，是馬甯諾夫斯基元帥的公館，現在又是美國上賓的招待所，我和呂德潤兄也佔有了一間精緻的房間。

這幢房子，可謂是一部東北的歷史，他懂得東北的事，比任何一幢別的房子要多的多啊！

中午，交際處歡宴。然後杜特洛克理兩上校去林彪將軍公館拜訪，並做半日長談。

新聞記者和航空員利用這個時間，到松花江邊逛逛，在江邊中長鐵路水上俱樂部裏休憩了很久，望着松花江上的遊艇，望着江對面幽靜的太陽島，望着江邊的林蔭道，很多人都不想走了，不禁異口同聲地叫出：

「哈爾濱真好！」

美籍中國人的楊上尉，他尤其喜歡得手舞足蹈，說：

「要是哈爾濱派一個執行小組來，他一定要求調到哈爾濱小組工作。」

道里中央大街上，第一次出現了美國人，那幾個美國航空員被人潮包圍住了。

晚上是林彪將軍假交際處歡宴杜特洛和克理上校，在席上賓主都誠懇地表示了對停戰和平的願望和熱烈期待。

一個晚會在中長鐵路俱樂部禮堂舉行了：歡迎杜特洛和克理兩上校。

這兩位和平使者和林彪將軍交換了一般問題的意見，具體問題留到軍事調處執行部長春分部去處理，後來國共美三方成立協議，在法庫，拉法，海城，……等八個地方，派遣八個執行小組，調處停戰工作。

和平使者不虛此一行，他們得到所希望的收穫。

六月二十二日，這是十五天停戰的最後一天，我和杜特洛克理兩上校及饒嫩石中將一起離開哈爾濱，到長春降落，他們各自回去，我在長春走了一遭，再乘飛機去瀋陽，正好飛機在瀋陽要加油，我

借此機會進市內去看看中蘇聯誼社裏執行小組的舊友，然後當天再飛回北平。

至此，我結束了東北八十三天的旅行。

到北平，我聽到延長八天的停戰命令，真夠吝嗇地，爲什麼不永久停戰呢？只要和平，八天也是好的。

六月三十日，我從北平過上海去南京，恰巧是第二次停戰的最後一天，這一次不再延長八天，改由國民黨中宣部部长彭學沛先生發表了一個公告：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形式，一方面雖然聲明中央軍不對共軍採取軍事行動，但並不說明政府方面是否發佈停戰命令，更不說明這種特別形式所宣佈的休戰狀態是長期還是短期的？同時却暗暗下了一個伏筆：要在「保衛人民生命財產與維持地方安甯秩序」，「實行部隊隔離」，「恢復交通」的諸種藉口之下來進行所謂「自衛」，「驅除」中共部隊，不受任何限制。這便是要戰，使戰的如意算盤。

戰神的陰影依然威脅着中國，威脅着東北，除非全國頒佈無條件停戰命令，東北不可能單獨得到和平，目前雖然得到暫時的和平，但一旦國民黨兵力加強，形勢變化，國民黨在東北還會挑起戰爭的火焰的。

但是，我盼望勇於內戰反動派的將軍們，請姑念東北人民遭受了十四年的亡國痛苦生活，關內人民飽嘗了八年流離失所的抗戰生活，讓他們早點開始過和平民主的日子吧！

「無條件停戰，照政協辦事！」這是一條和平民主的大道，這是全國人民的願望啊，人民要用任何代價去換取和平與民主的。